

没买过车子，没买过房子，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
打工旅行
一年实现一个梦
吴非 著
边打工，边旅行，
世界没变，我变了
最好的人生，
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
最新锐媒体《新周刊》强势推荐
豆瓣·磨房·天涯 鼎力热推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没买过车子，没买过房子，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
打工旅行
一年实现一个梦
吴非 著
边打工，边旅行，
世界没变，我变了，
最好的人生，
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
最新锐媒体《新周刊》强势推荐
豆瓣·磨房·天涯 鼎力热推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打工旅行

一年实现一个梦

吴非 著



中信出版社

北京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感谢你们，感激你们的信任和理解。实现在未来的这个时候，你们认为对我的决定充满了担忧和顾虑，但半到如今，我们仍旧如此，彼此的生活都过得有条不紊，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最大的幸福，而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值得我好好珍惜。

从小到大，我很少（几乎没有）自己作出什么重大的人生决定，甚至会什么大事，这件事，都由你们代劳，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真是天真和无知，而当小孩子天真和无知的时候，大人们就总加地但要去保护和关怀。

直到，直到某一天，小孩子终于恍然醒悟，她自己作了一个决定，并且立志要为这个决定的结果负责，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家庭，终于开始了生命影响生命的良性进化。最近几年来，我切实感到我们都在成长，爸爸的脾气，妈妈的心态，我的思想，然而上海这个城市的魔力实在太大，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承担一些超负荷的压力。

但，但我坚信，我们的家会越来越好，有我在一切尽在掌握。



Shanghai 200092

CHINA

MOUNT COOK

THE VERY TOP

Looking across at the top of the country's highest mountain with the Southern Alps in the distance. Mount Cook was known to the Maoris as Aorangi/Aoraki - meaning 'cloud piercer', for good reason. It's 12,316 feet - 3,754 metres high.

Photo by Ned Norton - Hedgehog House
'NEW ZEALAND CARDS'©
PHOTOGRAPHY AND DESIGN
BOB BERESFOR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工旅行：一年实现一个梦/吴非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086-3178-3 I . 打… II . 吴… III .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3141号

DAGONG LUXING
打工旅行：一年实现一个梦

作者：吴非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2年2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5086-3178-3 / I·271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父母


STRICTLY
NO RIDING ON
BINS OR TRAILERS

目录

自序 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但又不知道要什么
第1章 出发，用一年时间换珍贵的回忆
第2章 幸运地当上了农民
第3章 旅行是虚无缥缈的，但梦想不是
第4章 搭车这件事必须去做
第5章 最美的彩虹下，做最炼狱的工作
第6章 这辈子第一次进监狱
第7章 在韩国人开的日本餐厅里做中国厨师
第8章 “要回头，就趁现在”
第9章 生命还有无数种可能
第10章 终于找到了最赚钱的工作
第11章 没有信仰，就是流氓
第12章 一个月的环岛之旅
第10章 终于找到了最赚钱的工作
第13章 最惨的时候遇见友情
第14章 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

自序 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但又不知道要什么

一九八四年九月 上海

我的出生是无数偶然的结果。无数的偶然是什么？

27年后我在新西兰的苹果树上，在包装厂里，每天经手几万个又红又绿的苹果，我忽然发现每个人，每颗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苹果块头大点儿，有的苹果皮肤好点儿，有疤的味道也许一级棒，光鲜亮丽的也许心早就烂了——这是人和苹果的共同之一。



明知如此，还是会想与众不同，仿佛那样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和苹果的区别之一。

想起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和这些苹果没有什么差别，都一样被更大的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人和苹果的共同之二。



幸而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对抗这种不由自主的人生——这是人和苹果的区别之二。

无数的偶然成必然，可那是我出生以前，是上辈子的事情。这辈子，我该可以自己做主吧。万一下辈子做了苹果，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苹果，长大以后，我们开始成人。有个成语叫长大成人，其实未必。

从苹果成长为人还挺难的。

一九九八年 江西

那年我高一，我的成绩得倒着数，才能名列前茅。我自己心里别提

有多着急了，觉得前途黯淡，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没办法成为社会栋梁。这样的情况到了高二已经完全改观，和老师叫板，和纪律死磕。成绩？成绩只不过是干坏事的挡箭牌罢了。到高三，就几乎整天傻乐。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用三种方法解同一道数学题，而且其中至少有一种得是没人见识过的。人生就是无知无忧无畏，以为明天就是光明的代名词。

我高三的时候，就是这么单纯地相信，只要念最好的大学，就会有最好的人生。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父母没有，老师没有。也许他们同样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不怪他们，他们已为我付出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后来我才发现，有些问题只能靠自己寻找答案，别人怎么教都没用的。

二零零一年 上海

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大学，如我父母所愿。我是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可填写那个志愿的人并不是我。

真好笑。

这一切让我觉得念大学就是个笑话。还没准备好呢，就被推上台了，而且台下居然人人鼓掌。

我的大学是从这样的惶惑开始的，后来我和其他人一样，逃课，打游戏，谈恋爱，通宵复习，然后挂科。大学这么折腾，我觉得完整了，没有遗憾了。可毕业的时候我才惊觉，四年大学生活我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为什么念大学？我的脑袋和牛胃一样，同样的东西，四年了还在反刍。

可牛终于还是吃下了草，挤出了奶。我和牛刚好相反，使了吃奶的劲儿，挤出一个字，草。

二零零五年 上海

毕业了。其实我并不打算这么快毕业的，因为毕业了也不知道能干什么。那年的一月份，我加入了考研大军，经济学方向，大家都说这专业工作好找，收入也高。我觉得这是根救命稻草，赶紧抓牢。绝望是希望的放大镜，迷惘是谬误的哈哈镜。

一个人连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都搞不清楚，如果成功，那是脚踩了狗屎。

我果然没有考上研究生，不得不面对那未知的社会。

和大多数不知道领带该怎么打才饱满精神的愣头青一样，我误打误撞，进了一栋倍儿有面子的写字楼，怎么有面子？嘿嘿，站在透明的幕墙后，远眺林立的繁华，近看玻璃上自己的面孔，比黄浦江还宽，这面子忒大了。赶紧收摄心魄，该干吗干吗去，获领导首肯，与同事和谐。

到2008年，套用电影台词，我自以为是地进入了事业的上升期和感情的稳定期。我一看当年身边的伙伴，呵呵，大家还在，有的上升得早些，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有些稳定得早些，我看着他们的合影。总之，心里踏实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然而我犯了一个错。不会做梦的人是不会有梦醒的一天的。我睡了这么久，居然是在做别人的梦，人家说同床异梦可怕，要我说，异床同梦才真可怕。我们读书识字，毕业找工作，为了经济独立，然后才可以人格独立。讽刺的是，为经济独立而奋斗的每一个人都变得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一年我和初恋分了手。被溶化的青春淋了个透心凉以后，眼耳口鼻心仿佛初降于世，我也开始第一次检阅那个频频敬礼的少年，是不是站错了阵营。

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我可以安全温暖地在公司继续努力不断奋斗，然后成为一个主管，手下有人；之后成为一个房奴，背上有债。再往后，就不知道了，没准儿当个经理什么的，衣冠楚楚地做人。

我发现的第二件事是，我知道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但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这让我很苦恼，天苍苍，野茫茫，没有牛也没有羊。何去何从，我想是大部分同龄人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仅仅是思索，恐怕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寻找的过程，一定是先动脑再动手。毕加索，绘抽象画，那也得上手。

从抽象画开始吧。等某天画到醍醐灌顶，就开始转行改画工笔画，画一个清晰无比的人生理想出来。

究竟是哪个混蛋家伙发明了理想这个词？理想什么时候是想出来的？

二零零九年 上海

一团糟的本命年终于过去了。好在这个世界上，我尚存一些热爱，比如推理小说。年底的时候，我的身份有了微妙的变化。我是个业余的译者，是个玩票的版权经纪人，是个貌似有货的图书策划。在完成了第一本小说的翻译，第一笔版权的交易和第一套丛书的策划后，我感到人生尚有些意思。

人活着，总需要些寄托的。比如，一些让我们坚强和充实的爱好。这些爱好可以在机遇出现的时候，变成我们的事业。

2009年刚开始，我离开住了多年的家，搬去公司附近的静安别墅。从静安别墅出门，沿着南京西路步行5分钟，就到了写字楼下。

我的父母很反对这件事。从最初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起就很反对。

“住在家里有什么不好的？”

“是不是长大了，觉得不需要父母了？”

“出去还要多付房租，这些钱省下来不好吗？”

“在家有做好的饭菜，你工作这么辛苦，出去还得自己弄，太累！”

他们的理由和架势，让我觉得任何辩解都是无情的证据，而且我讨厌说服人。后来，我反复琢磨，最后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

每天上下班，从杨浦区到静安区，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可以翻译2000字，按行业标准算的话，也能挣个百十来块。一个月就是3000元人民币。

“房租才多少钱？”我问他们。

他们不说话了。大概觉得我说得有理，住到外面反而更划算。

上海是个大城市，在大城市里讨生活都不容易。我的父母为了我，从江西来到这个地方，对此深有体会。对于未来的压力，他们比我更大。说了那么多理由，其实父母最担心的是钱，最想要的是我过得好。

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搬走了。周末回家，母亲说：“让你小子骗了，你上下班的时间省了，洗衣烧菜打扫房间的时间怎么说？”

木已成舟，我嘿嘿地笑。

我和父母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每周回家一次，有时候是半个月。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我自己烧菜，大部分时候不是陪客户就是在外面草草地应付了事。我本来可不是这么打算的，在我的计划里，要用独居锻炼厨艺，后来证明这就好像带着课本回家过暑假一样，都是扯淡。没有几个人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热爱厨房的。这个道理我在新西兰才真正明白。

我们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刚开始的时候，母亲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今天吃过了吗？吃了什么？”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后来就是：“周末回家吗？”

“不回，下周吧。或者下下周。”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前奏，这让随后发生的一段长长的离别不那么突兀和难以接受了。贯穿其中的对话则变了。

“什么时候再打电话回家？”

“下个月吧。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生活啊，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朝着你想要的方向走下去的。当童年的我捧起第一本书的时候，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能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永远别湮没自己心里的声音。

在新居住了两个月，春天来了，南京西路的梧桐树，一点点绿了。每天上下班的途中，我看着这些新生命告诉自己，这会是美好的一年。我感性起来不要命，不过南京西路的景致显然很对我的胃口。

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上网，微风和野狼这对年轻夫妻的环球之旅已经到达新西兰。一个很美的小岛——这就是我对新西兰的全部印象。两年后，我看到世界地图册上的这个岛国和密密麻麻熟悉的地名，几乎有泪要流下来。究竟需要累积多少回忆和爱，才能够在一瞬间让我感动至此？那些不自知的温暖昨天，竟然让春天延长再延长，长得让我相信花儿会一直开，鸟儿永远自由自在。

和很多人一样，我羡慕微风和野狼。周游世界，听上去多酷啊。可我怎么就没勇气把工作辞了？我真没用，我咒骂自己，骂完了第二天继续上班。

4月13日晚上，这对神仙眷侣写下了新的日志：

在这里，遇到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香港男孩，独自一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拍照。他已经在新西兰待了8个月。拿的是打工度假签证，一边打工一边玩。打工攒了钱，就带着地图走新西兰的经典徒步路线……

出来旅行这段时间，我们遇到很多拿着打工度假签证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难实现的周游世界，对西方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情，即使不是“周游世界”，他们也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别的国家旅行。

我和大野狼很是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儿知道还有打工度假这样的签证。更极端一些，我觉得也许大学毕业后不该急着找工作，在各国游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也许对以后就业更有益处。而且，拿着打工度假签证，可以自己打工养活自己，也没有给父母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

看到这里，脑袋里嗡地一下炸了，世界放射出新的姿态，我知道自己该干吗了。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Act 1987

Work Visa

Date of Issue: 22/Jun/2009 Must not arrive after: See Below 8333253

Number of Entries: See Below Client Number: 43823869

Family, Given names: Wu, Fei

Others included:

Others included:

Others included:

Passport No: G20080457 Sex: Male Date of Birth: 29/Sep/1984 Citizenship: CN

The holder may travel to NZ and on application may be granted a permit for/to 12 months. from date of first entry. First entry must be made no later than 22/Jun/2010. Visa valid for multiple entries for 12 months from date of first entry.

Conditions: You must leave New Zealand before expiry of your permit or face removal. The holder may work as part of a Working Holiday Scheme in any employment except permanent employment. Holder cannot work for the same employer for more than 3 months.

V<NZLWU<<FEI<<<<<<<<<<<<<<<<<<<<<<<<<<<<<<<<<<<<

G200804572CHN8409296M1006227<<<<<<<<<<<<<<<<

◎Working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签证，
约定了为每个雇主工作的期限和前往新西兰的期限，
入境后有效期一年，可延签三个月。

活到了25岁，这是我第一次处置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有这种权利，可是我们未必有勇气。我们的勇气早就在被安排好的一帆风顺里，或者在被预言的随波逐流里，被我们遗忘，不再愿意想起。

然而我终究还是寻回了我的子弹，并且放进了腐朽的胸膛。我后来一直挺感谢这对夫妻，因为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最终鼓起勇气的契机。我始终认为，很多人也有反抗现实的愿望，也为此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勇气，但是我们周围太缺少让他们鼓足勇气迈出第一步的契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国外很普通的一件事，在国内不仅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运气。

2009年底，我问妈妈：“你这辈子有什么梦想？”

她想了一下，说：“都这么老了，还谈这个？”

“你必须回答我，我很认真的。”

她又想了更长的时间，然后说：“想要去香港。总觉得那是个很好的地方。”

“哦？为什么？”

“也没有为什么，只是小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印象。”

我说："那我们就去香港。"

梦想的实现是美好的事，能够帮助我爱的人实现梦想，是我的使命。

我和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像朋友一样说话的呢？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几天以后，我们去了香港。

二零一零年 上海

我问我妈妈："如果明天我死了，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你还年轻呢，别瞎说！"

"那你还能好好活着吗？"

"应该可以吧。"

"如果明天你死了，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肯定活得很糟糕。"

我没有开玩笑，我忽然发现如果父母离我而去，我没有信心可以一个人对抗生活。想要获得一个人也可以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勇气，比什么都难。这个愿望剧烈地膨胀，把我的安全感迅速挤出身体。

春节我和一个做投资的朋友阿朱去了北京。到北京的那天碰巧是情人节，我们在空旷的东三环桥下走着，找一家叫国贸烤翅的店。北京的夜晚始终不及上海热闹，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到王府井的那个夜晚，才9点钟呢，路上就没人了。我当时怀疑首都遭到了不明黑洞的袭击。

这天晚上也一样，两个单身大男人走在情人节的夜色里，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一对情侣。黄色的路灯一盏盏从我们头顶过去。一年后，我身边的人换成了台湾女友，划过头顶的则变成一颗颗流星。

阿朱知道我已经决意要走，但他还是劝我："你有没有想过，回国以后能做什么？"

"想过啊，"我说，"但是没想出来。"

"你会不会太冲动了？"

"我都冲动了快一年了。"



◎新西兰拥有我见过的最迷人的星空，可以轻易用肉眼看到银河。

“你现在发展得不错，完全可以等挣到更多的钱后再去新西兰。那时候还不是想干吗干吗？”

我很想反驳他，借此坚定自己的决心，但我发现有点儿困难。我没有一个堡垒般的理由。

“那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

总之那是一种感觉，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我没办法解释。至少当时的我对说服阿朱无能为力。

结果国贸烤翅的店主也回家过年了，我们悻悻地和朋友会合，改去吃火锅。回到宾馆，我给老板发了辞职信。按下发送键花了我很长时间，我知道这是个一刀两断的动作，谁也不能如此轻易地和过去告别。宏伟的时间汤汤流过，细小的往事纷纷沉积，脚下的流沙永远是不断张大嘴巴的怪兽。

其实当一条鱼大概也挺好，可我还是想看一看飞鸟眼里的世界。反正人各有志，没有对错。

现在要说说我这个老板，当年一群高中哥们儿租了个阁楼，用最原始的方法，买一盘正版磁带，一堆空白磁带，制作和贩卖盗版磁带。他用上手机的时候，我们还以为那是板砖呢。后来他辍学去南方卖盗版碟，被债主追，逃到安徽，辗转潜回上海，从此安心念书，上班，娶妻，生女。

他第二天就回复了我：

“非常支持你的决定。如果再年轻10岁，我也会很向往这样的生活！”

10年前，再10年前，他的黑白方圆已经对得起青春两个字了。他的支持和理解让我如释重负，还有感动。

过完年，我用了两个月时间交接工作，拜访了一些旧客人。我没怎么说打工度假的事儿，主要觉得费事。

“啊？打工度假？什么是打工度假？为什么去打工度假？回来怎么办？”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其中有一位台湾主管兴高采烈地说：“你要去打工度假？太棒了。我有两本书，可以借给你看。我曾经也很想去澳洲，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成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过了30岁。当遗憾不能靠自己抹平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有人可以代理梦想。我考上大学算是完成了母亲的一个夙愿，这一次我可以为自己而战了。

5月的一个夜晚，朋友们为我送行，那晚我不是主角，我从来就不擅长扮演主角。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聊最近的生活，工作的破事儿，没人想过要展望南半球的星辰大海。仿佛我只是去去就回。更多的原因是，没有人知道这一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阿朱提着家乡的米酒到场，阿发贡献出珍藏的西班牙红酒，我们觉得不过瘾，又喝了一轮的啤酒和白酒。

这是我第二次喝醉。我清醒地看着自己一点点倒下去，倒向一醉方休的忘怀。

Tips

下面说说我这一年的行李。出行的某个定理是，无论你考虑得多么周全，总会发现有东西忘记带。忘记的东西，到了新西兰再买就是了。我将行李压缩在一个40升的背包里，感觉身轻如燕。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想象：背着包，走在新西兰的山野间，夕阳满天，山风拂面，我挥一挥手，拦下一辆大马力四轮驱动卡车，目的地不明。骨子里我向往一切浪漫的场景。

新西兰位于赤道以南，四季与北半球相反，通常划分如下：

6～8月，冬季；9～11月，春季；12～2月，夏季；3～5月，秋季。

New Zealand Travel Guide上写道，新西兰夏季平均气温在20℃～30℃，冬季为10℃～15℃。如果仅凭此便下结论说新西兰四

季如春，可就大错特错了。秋冬的夜晚，就是穿羽绒衣都觉得冷。5月是新西兰的暮秋，我携带的衣物包括：

帽子1顶（人体在户外的散热70%经由头部，故帽子对保温具有不可小觑的功用，建议携带）；围巾1条；羽绒服（保暖，必备）1件；抓绒衫1件；羊毛裤1条；棉毛裤1条；冲锋衣（防风雨，可应付户外工作）1件；冲锋裤1条；衬衣（工作服）1件；宽松便裤（工作裤）1条；T恤衫3件；内衣裤3套；袜子4双。

以上衣物（除穿在身上的一套）可压缩至10升。其他主要行李包括：



◎我的背包

舒适温度8℃睡袋（实际无法应付冬季的夜晚，建议携带舒适温度为0℃左右的羽绒睡袋，之所以不选用棉睡袋是因为其重量体积较大）1个；笔记本电脑1台；相机1个；摄像机（含磁带25盘）1个；三脚架（到达新西兰第一天遗失，至今下落不明）1个；电子书（多谢它，这一年仍然读了几十本书）一部。

这些行李伴随我经历了半年雨雪风霜，可算是最精简的出行方案。春天我回国一次，索性把冷天衣物统统丢干净，换了一个帐篷重返新西兰。新西兰的许多背包客栈允许自搭帐篷，价格较普通的通铺便宜30%左右。再者，虽然有很多果园为打工者提供住宿，但若自备帐篷，常常可享受极低廉的住宿费，甚至免费。对于和我一样热爱自然与户外的背包客，帐篷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我并不建议女生自带帐篷，一来出于安全的考虑，二来若在当地购买二手车，住宿亦可在车上解决，且比帐篷保温。

第1章 出发，用一年时间换珍贵的回忆



＞＞平凡的一天

2010年5月11日中午，我和父母吃了一顿告别午餐，这是生命里普通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我还在呼吸空气。

“在外小心，照顾好自己。”

“一切尽在掌握。”

我没让他们送我，拥抱过后就走了。

910巴士启动，我找个靠窗位置，看熟悉的风景沿街退去，心里头空落落的。旧房客搬走了，新房客还没来，屋子里的尘埃和味道还是昨天的。

我在南浦大桥换了一辆长途巴士。巴士一直开，开到太阳落山，持续的颠簸让我觉得漫长，以至于产生幻觉，以为这辆巴士的终站就是南半球。望着前车的红色尾灯摇曳，我睡了过去，醒来已是机场，我将搭乘子夜航班从杭州萧山机场出发。



◎我的行李，出发啦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看着电子公告牌上的出发航班信息和手中的登机牌，我默默地对自己说，终于要出发了啊。从拿到签证到迈出这一步，竟已过了11个月。也不是没有过动摇，比如想到将要开花结果的项目，比如飙升的房价。后来想通了，工作永无止境，而高房价和更高房价没区别，反正是高得让人望而却步。不如用一年时间交换一些终生难忘的回忆好了。人这辈子，有很多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例外的是珍贵的独家记忆。我觉得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年在新西兰的日子，出发的时候这么觉得，现在还是这么觉得。有一些让你想起来就忍不住欢笑的事情，不管多么微小，都是莫大的幸福。

你会说，恋爱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症状。那么分手时呢？中年危机时呢？死时呢？与放手即松的恋情相比，我们唯一忠诚的恋人，大概就剩下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和这个世界恋爱？你们朝夕相处，不好好爱她，爱谁？

飞机两起两落，告别了吉隆坡恼人的湿热，澳大利亚的耀眼阳光从舷窗射入，亮得犹如天界。走出机舱，我立即被清冷的空气包围。我感到疑惑：这就是秋天？这就是南半球？好像没什么区别嘛！新鲜感还没起来，就开始消散。这早已不是我第一次出国，唯一的不安来自口袋里的200美元和200元人民币——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你疯了？”朋友问我。

“挑战一下才好玩。”我说。

其实我本来打算带1000美元的，后来改200美元了，回想起来是这样：出国前，和一位前同事吃饭，他比我长几岁，我们谈到年轻和闯荡，他讲自己当年离开富庶的家庭，怀揣200元独上京城的经历。

“那时候，住最破烂的平房，吃最便宜的东西。从一个招聘会到另一个招聘会，跟条狗似的。”

“现在想起来特开心吧？”

“嗯。”

后来他终于被一家欧洲公司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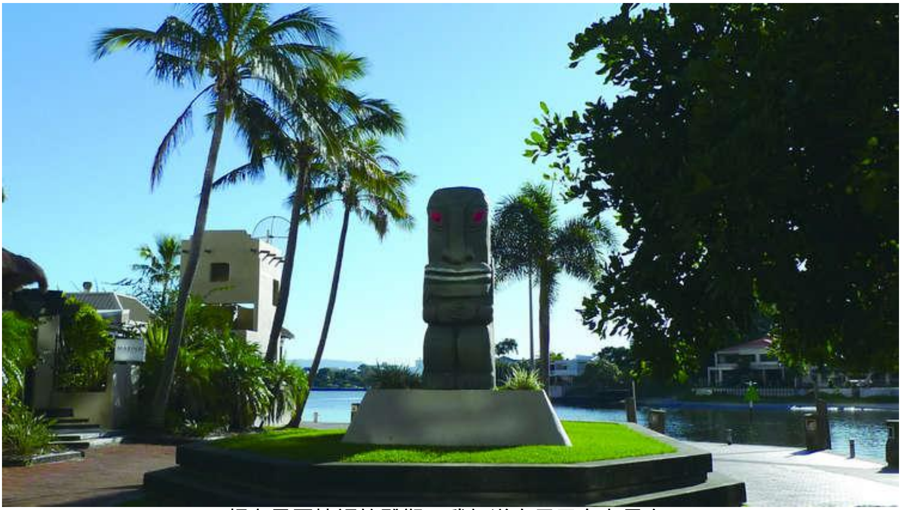
“你猜签合同的那天我什么感觉？就一句话。”

“什么？”

“老子终于在北京活下来了。”

不知为何，这句话让我由衷地感动，那是一种小人物独有的豪气干云。我立马意识到，这件事得亲身体验才过瘾。豁出去了，咱也带200元去国外试试看。万一成功了，我就崇拜我自己。

黄金海岸的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持过境签证可以出机场。我想，有10个小时呢，既来之，则安之，顺便玩玩吧，就当给打工度假暖场了。我把所有的人民币兑换成澳元，上了一辆巴士。巴士外的景致呈现出和上海迥异的风貌，随处可见如茵的绿草，不知名的白鸟悠然走在草地上，棕榈树热力四射，建筑普遍是低阔的洋房，我这才切身感受到，是在国外了。那片全面占领过我的故土，已经被抛得很远。有一站叫做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听名字就很销魂，我决定在那里下车。


◎颇有异国情调的雕塑，我知道自己已身在异乡。

坐在我背后的也是亚洲人，皮肤黝黑，看模样是日本人。

他给我指了通往海滩的路。我与两栋现代化的摩天大厦擦身而过，沿着一条铺着赭红色石板的步道继续向前走，路两边坐满了游客模样的人，还有异常活跃的海鸟，蹦蹦跳跳地抢食地上的薯条和面包屑，很快眼前就出现一道大大的金属拱门，弧形的支架顶部写着“冲浪者天堂”的英文，我加快脚步穿门而过，没走几步，一片宽广的蔚蓝便不期然呈现在眼前。

我在国内曾看过青岛的海，厦门的海，海南的海，浙江的海，但都比不上这片海，海是海，天是天，沙是沙，颜色各自鲜艳，却又合力以三重奏的姿态震撼着我。

海滩上有不少人，打球的，玩飞碟的，晒太阳的，遛狗的，当然还有冲浪的，但也算不上热闹，和天涯海角相比简直就该用冷清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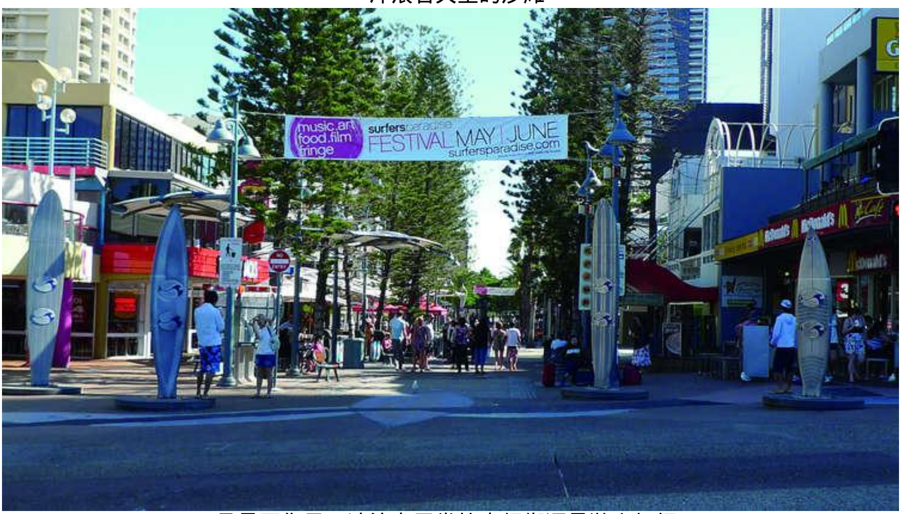
我忽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四，难道这些人都不上班吗？对，他们肯定和我一样，都是来度假的。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准确地说是自嘲，我还没从大城市的朝九晚六里缓过神来呢。

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让西装领带灰化，让讨厌的客户消失，让暗无天日的KTV滚蛋。

接下来的一年，每天都是我的假期！一年后的事情算什么，清凉的海风，赶紧来把我撕碎吧！就在这一刻，我属于我自己了。正午的阳光很快让我开始出汗，而且有点儿犯困，我取出地图，在路边的一处树荫下展开，背包就搁在脑袋下面当枕头。一开始睡不着，毕竟大白天的在公众场合睡觉，这事儿以前没干过。奇怪，这时候我会觉得理所当然。大概是被周遭慵懒的氛围感染了。



◎冲浪者天堂的沙滩



◎虽是工作日，冲浪者天堂的步行街还是游人如织。

我是被砸醒的，觉得有东西落在肩膀上，睁开眼睛一看，居然是一坨鸟粪，大概是要走鸟屎运了，我安慰自己。

炎热的午后，黏滞的时间缓慢流逝，我无所事事，于是起身四处乱走，在海滩入口处，有人和我打招呼。那是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尽管我只隐约记得当时聊天的内容，但这可算是我在异国第一次和当地人有较为深入的沟通，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明白我的意思。这让我备受鼓舞。

我们即将告别的时候，他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原来他是个传教人，我生硬地拒绝了他，有点狼狈。

返回巴士站台的路上，我在街边的免费报刊取阅处拿了一份报纸。记得出发前，在网上做功课，有前辈撰文，传授找工作的诸多手段，其

中便有当地报纸一条。我翻到招聘信息页，发现招工信息寥寥，有的也只是司机、电工之类专业性较强的工种。

我有手有脚，可我到底会什么？我望着报纸发愣，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如果新西兰的报纸也是这么不给力，那我一定死得很难看。

我开始忐忑了，想象可能的各种情况。怀着这样的心情，2010年5月13日午夜，我踏上了新西兰的土地。

＞＞懊恼的初夜

到达奥克兰机场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四下无人，我闪身进入一个隔间，顺手关上门，实施了蓄谋已久的计划。

一分钟后，我失望地望着抽水马桶，传说中顺时针的旋涡没有出现，按下阀门后，所有的水顿时被吸干——这是个真空式马桶！我不甘心，又去了洗手池，同样的问题，水还没来得及累积，就泄得一干二净。



◎奥克兰机场的毛利风装饰艺术

到达南半球都10多个小时了，可竟然找不到任何证据！我简直有些气急败坏，好不容易飞了两天两夜，才到了这个地方，居然没一点儿新鲜感。

这样的念头刚刚起来，我就觉得未免过于矫情了，一个大男人在午夜12点，不找住处，却要找什么新鲜感之类的玩意儿。我哑然失笑，连忙走出机场大厅，上了夜行特快巴士。

车厢里空空荡荡，几盏小黄灯幽幽地亮着光，除我以外，还有两个背负巨大行囊的年轻姑娘，一看也是背包客。真有胆色，我暗自赞叹道。

我戴起眼镜，查看巴士停经的每一站，之前听人推荐奥克兰的国际青年旅社（YHA）不错。

Tips

Youth Hostel Association，国际青年旅社协会，国内办理会员卡花费50元人民币，可享受住宿每晚3新西兰元，约15元人民币的优惠，住三次回本，看上去很划算。但在新西兰，YHA绝非背包客的住宿首选，我曾在新西兰的汉默温泉（Hanmer Springs）小镇住过一次YHA，结合其他背包客的经验，我不建议办YHA卡，原因后述。

我很快就在一份机场出口拿到的简易地图上找到了其所在地，比照巴士行车路线，决定在终点站下车。

发车前，又上来一个中亚面孔的年轻男子，他的背包少说有我的两个那么大。没想到这么晚了，依然有同伴，也许我们可以结伴前往青年旅社。我放松下来，看着窗外，有路灯，有山坡的轮廓和树的影子，但大部分的风景都淹没在沉沉的夜色中。巴士第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中亚男人就下车了，我望着有些荒凉的街道，心想他难道要搭帐篷过夜？

巴士不断停靠新的站台，乘客纷纷离去，最后整辆车只剩我一个人。这时候我告诉自己，吴非，醒醒吧，你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别老想着有人伴你同行，这个国家和你非亲非故。

车缓缓地靠站，司机大爷告诉我，到终点站了。

我问他："您知道国际青年旅社怎么走吗？"

"早过了，第一站就该下车。"

我竟然把行车线路的上行和下行弄反了！这下傻眼了。

"那这附近还有什么旅馆？"

大爷见多识广，想必一眼即知我这样装束的小伙儿图的就是个便宜。他大笔一挥，在地图上刷刷几笔，圈出几处BBH。

Tips

Budget Backpacker Hostel，即覆盖全新西兰的背包客廉价旅社组织，拥有370家以上的会员，几乎每一个在新西兰旅行的背包客都有过BBH的住宿体验，对于打工度假的年轻人，建议可办理一张BBH会员卡。花费45新西兰元，持卡人可享每晚住宿3新西兰元

的折扣。从理论上说，折扣只限卡片持有人，但实际上我也曾借用过朋友的卡片。BBH卡内还包含20新西兰元的电话卡，打国际长途很划算。新西兰各BBH可取免费的BBH手册，其中对各家客栈都有评分。BBH在90分以上的不是地理位置无敌，便是风景绝佳，抑或服务周到贴心，读者可以此作为选择入住与否的重要参考。

和YHA相比，BBH网点更多，设施更好，价格更优。YHA有的，BBH都有，市中心，公用厨房，免费泊车，休息室，电视。BBH有的，YHA很多都没有，如免费无线网络、免费使用脚踏车、免费DVD、免费甜点、免费早餐。

©BBH，新西兰BBH的标志，一只走路的奇异鸟。

我谢过大爷，独自走上冷清的奥克兰街头，夜风徐徐地吹来，地面上有些碎纸屑和空啤酒瓶在打转，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周末的夜晚，没有预期的狂欢，也没有人，一切都很安静。这是我一个人的城市，可以恣意地喜怒哀乐。

我在地图上挑了最近的一间旅馆，摸着路慢吞吞地找过去。奥克兰乃是新西兰最大城市，皇后街（Queen　St）是奥克兰最热闹的马路，但我找不到繁华的痕迹。路不宽，一条条岔路更是可以用窄小来形容，欧美电影里的许多暗巷就是这副模样，蛰伏了暴力、酒精和毒品。我心跳微微加速，10分钟后，背包客栈的招牌映入眼中，门口站着个胖子，灰蓝色的香烟袅袅升起，他冷冷地看着我。

这人是干吗的？打劫的？揽客的？还是路过的？我硬着头皮绕过他，朝楼上走去。

“前台在二楼。”他在后面喊道，声音洪亮。

我回过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慌慌张张上楼去了。前台是个姑娘，我问了价格，要25新西兰元。

“这是最便宜的？”

“对。”

“我能去别家看看价格吗？”我觉得自己傻透了。

“当然！”她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我松了一口气。

下楼又和胖子兄打了照面，他问我怎么不住在这儿，我说去别家看看价格。

“哪儿都一样！”他在我后面说。

两天两夜的飞行，已经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我决定再看一家就做决定。走出百米开外，迎头正是肥骆驼客栈（Fat Camel）的黄色招牌。前台告诉我通铺有特价，一晚只要19新西兰元，我大喜。

“那我住一晚。”

“就一晚？”

“……”

我被问住了。明天要住在哪里呢？一个声音说，应该没那么快能找到工作吧？另一个声音说，别这么妄自菲薄，说不定明天就有工作了。

最后我说：“就一晚。”

电梯发出巨大的声响，把我送到楼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黑暗中隐隐有人翻身，我卸下包，轻轻坐在床沿。头又热又痛，真想就这样躺下去，然后睡个痛快！可理智告诉我，战斗才刚刚开始，没几天钱就会花完，到时候还睡得着吗？这又不是上海，没钱了还能回家混吃混喝。家乡已经在万里之外了。

我顿时感到巨大的失落和压抑。没想到离家的滋味这么难受。我本以为天高地远就能无忧无虑呢。

我回想当时的自己，大概和豢养的雄鹰处境相仿，在笼子里关了太久，不知道自己还有展翅高飞的能力。是啊，井底的青蛙如何能坦然面对天高地阔？好在我拥有了起飞的契机。每一个想飞的少年，都要找一个没退路的练习场。

结果，这一夜我折腾到凌晨一点多才睡下，临睡前，我检查行李，发现三脚架不见了，三脚架的袋子里还装着相机和摄像机的充电线。这是我最重要的行李之一。我又想起了日间的那坨鸟粪。真够倒霉的，南半球就这么欢迎我啊！

我强忍怒气，回到楼下，请前台帮忙联系夜行巴士公司。

“我有个东西落在车上了，是……”我忽然不知道三脚架该怎么说，“是三个脚的，用来拍照的……”

“你说三脚架？”

“对！对！八成在那辆车上。”

遗憾的是，虽然前台尝试联系巴士公司，但因为时间太晚，已经没有相关人员接听。她表示第二天再继续帮忙联络。

我谢过她，出门右转，回到之前询过价的客栈，胖子兄已经不在了，前台姑娘看到我颇为惊讶，她一定在想：这小子难不成把市区的所有客栈都逛了一遍？也太货比三家了吧……

我说明来意，她表示并没有看到任何三脚架。我只好悻悻地回到肥骆驼，再次倒在床上。出发前，我答应电视台要用摄影机记录打工度假的生活，可现在充电线和三脚架都丢了，原定的计划全乱了。明天还要办银行开户，办理税号，翻译驾照，买手机号，找工作，找住处……

这些纷乱芜杂的念头让我无比烦躁，然而我的身体已累至极限，终于陷入睡眠。


◎奥克兰的标志性建筑，天空塔（Sky Tower）

＞＞卑微的勇敢

6点钟我醒来，室友还在睡。我知道这将是漫长的一天，便强打精神下床，冲个热水澡，让自己恢复状态。

出门直奔邮局，办理税号，又称IRD号。

邮局里人不多，柜台后竟然有华人面孔，我一边排队，一边琢磨着待会儿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没多久就轮到我，我用英文说："请问……我想申请税号，如何办理？"

对方交给我一份表，填完后，我连同护照和驾照一并交还给工作人员。她正准备确认签收，忽然对我说："你这驾照不能用，必须要翻译件。"

"上面有英文。"

“那也不行，得翻译过才行。”

翻译要好几十元啊，我舍不得花这笔钱，只好敷衍道：“那好，我这就去翻译。”

拐上皇后街，可把我惊呆了，马路上几乎全都是亚洲人！黄皮肤，黑眼睛，差点以为自己在中国，新西兰的一切只是场梦。

我问了路，打算去车协碰运气，顺道搞定手机号码和银行开户。沃达丰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我解释了一番各种套餐，我没太听懂，又不好意思老问，就说：“OK，OK！”后来在当地人家里听到这么个笑话：当亚洲人说OK或者Yes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并没有听懂……我一想还真有道理，东方人都有点羞于承认自己的无知，结果常常是有苦说不出，只能往肚子里咽。

现实是残忍的，我再一次被车协的工作人员无情地拒绝了。她告诉我，在霍布森街上有一家叫华贡的翻译公司，走路并不远。



◎IRD的模样

Tips:

IRD，全称为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即新西兰税务局，在新西兰合法打工，公司需要为雇员缴税，而打工度假的年轻人，通常一年期满后选择归国，此时可申请退税。驾照可以没有，手机可以没有，但是税号必须有。办理税号需要两种文件，根据官方网站的说明，大陆背包客通常是提供护照与驾驶执照的翻译件。若在国内未能取得驾照怎么办？别担心，分享我两位朋友的成功经验。他们直接前往税务局位于奥克兰北岸塔卡普纳（Takapuna）的办公室，凭借护照和开户银行提供的银行对账单（Bank Statement）申

请成功，办理税号可直接前往税务局各地办公室，也可交邮局或车协（Automobile Association，简称AA）代办。

看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该花的还得花。到了翻译公司，被告知翻译需要半天时间，可以下午来取。离开前，办公室的一位大姐说："你是要找工作吧？"

"对啊。"我听到这两个字，眼睛肯定亮了。

"刚来新西兰，别急着工作嘛，到处转转，对面有个天空塔，上去不要钱的。工作的话，看看我们的报纸吧，上面有招工信息的啦！"

咦？我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找工作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啊！我抓起报纸，连声道谢。翻到招聘信息的一页，哇噻！可把我乐坏了，只见各种职位占据了满满的一版，还几乎全都是华人的招聘。

得救了。

彼时的我被这样的感觉充盈着，浑身轻飘飘。这真是讽刺，我在国内鼓足勇气，诸般折腾，只为丢掉一份工作，转眼竟又乞丐似的，期待有人施舍另一份工作。

心情一旦轻松，胆子就跟着大了起来。我沿着霍布森街没走多远，就看见一家店面，玻璃外墙上写着几行中文：

20张全尺寸标准撞球台

比利时水晶球

环球皇冠等高级球杆

好家伙，原来是个撞球俱乐部，大白天的，里面没开灯，有点昏暗，深处的球桌难以辨认出墨绿色的桌面。我发现自己还没摆脱对母语的依赖，看到有华人或者中文招牌，总不自觉地有亲近感。脑子里总冒出"都是炎黄子孙，他们应该会帮助我吧"这样的念头。

我径直走了进去。柜台后有名伙计，正低着头不知道在干吗。

"嘿，在忙？"

"还好，"他抬起头，"你有什么事？"

"请问你们招人不？兼职的也行。"

"你什么时间可以上班？"

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闻言大喜："都可以，我刚到新西兰，时间自

由，随叫随到。”



◎带给我希望的撞球俱乐部

他掏出纸笔，说：“把你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留下吧，我问问老板，有消息打电话给你。”

“谢谢，谢谢！”

在我离开前，他叫住我：“喂，以后找工作别跟人说你刚到新西兰。”

我一愣，随即顿悟，再三道谢后，走出桌球馆，心情愉快。我是第一次用这样原始、直接的方式找工作，因为早上出门前，肥骆驼客栈的前台跟我说：“在新西兰，找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登门询问！因为登广告招人得花钱，店家大都不愿意。”

现在回想，那种愉快，也许只是因为自己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而并不是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但只要能够不断地向前走，成功难道不是早晚的事吗？

撞球俱乐部对面的树已经染上秋天的色彩，红黄相间，在蓝天下分外美丽。不经意之间，南半球向我张开了怀抱。

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之后的路就好走了很多。我又沿街去了不少咖啡馆和饭店。我之前的工作经验，理科背景和服务性行业真是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准备简历时，我便想，要凭什么才能吸引未来的雇主？既然没有相关经验，就只能想办法证明自己是个特别的人吧？对，想到这里，我搜索近几年的经历，发现除了上班下班，我幸运地拥有过一些与众不同的记忆：零下30℃的极北之冬，没有尽头的马拉松终点线，涉足版权代理的阴差阳错……我忽然意识到未来的一年，也很有可能成为一段刻骨的过去，为了这，所有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每一次回想那些

因为追逐幸福而流过的泪与汗，多半会开心地笑，所以快乐是可以预支的吧。



◎南半球的秋天已经来临

在霍布森街与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交汇的街角，有家Esquires（时尚先生）咖啡店，店员告诉我他们正在招夜班员工。我有点退缩，但转念一想，聊胜于无，就留下简历，约好明天过来和主管谈谈。

中午我没敢下馆子，就吃早上在超市买的特价面包。面包很干，不过我出门前在旅馆灌了自来水，这真是一顿难吃的午餐。饭后，为了让自己开心起来，我决定照翻译公司大姐说的，上天空塔看看去。这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想象登高远眺的感觉就让我心胸开阔。在天空塔底楼大厅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竟然找不到上去的电梯。服务台后有个老奶奶，我上前跟她打听。结果老奶奶来一句："你买票了吗？"

"啊？不是免费的？"

"不是啊，25新西兰元。"

"哦，谢谢您，买票在哪儿？"

"在地下一层，电梯口也在那儿。"

我谢过老奶奶，落荒而逃。

虽然翻译公司提供的旅游信息有点不靠谱，但他们的本行干得还不赖。我很快便拿到了翻译好的驾照，重返肥骆驼附近的邮局，递交了税号申请，接着又续了两晚的住宿。一琢磨，计划的几件大事居然依次摆平，可以专心对付工作了。我掏出报纸，开始研究起来。

油漆工、木匠、厨师、打咖啡……

唉，一个都不会。

继续找找看，这下有一些新的发现。

洗碗工、餐馆楼面、收银员……

唉，我一本科毕业生，居然要沦落至此？说心里没有落差那是假话，但没饭吃的时候，自尊值几个钱呢？

我立即拨通了报纸上的号码。

“喂，请问是××大酒楼吗？”我用中文问道。

“啊，系啊。”一听就是广东人。

“你们系不系招楼面啊，我在华页上看到广告来的……”不知不觉我也变半个广东人了。

“哦，揾工啊？你等等！”

过了一会儿。

“你好，请问你有工作签证吗？”

“有啊，我系Working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签证）！”

“那个不行的啦，我们要Work Visa才可以，你那种签证做3个月就跑路，我们吃不消的。”

我一听，愣了。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同样的回答，我急了。难道打工度假签证就是个华而不实的摆设？可也没听说有哪位前辈流落街头、客死异乡啊。

＞＞喂鸟的青年

我学乖了，不再把初来乍到挂在嘴边，因为没有人会因此而同情你，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我也不再主动透露自己的签证类型，我学不来欺骗，只好选择沉默。

一轮电话打完，我开始在市区瞎逛。偶然经过市中心的图书馆，大大的玻璃幕墙上，写着提供免费网络，这对急于找工作的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当然要进去。里面有不少上网的人，也有读书、看杂志的读者，我想起我的大学时代，那些在图书馆睡觉，口水流到地上的日子。更多的日子里，我是去图书馆打工的：整理书架，值班。直到一次看话剧旷工，然后被开除……

唉，等等，也许奥克兰的图书馆也需要人手！我想到这里，立刻向

一名馆员求证，喜出望外的是，他告诉我有图书馆在招人，然后给我一个网站，我点击进入，是一个图书馆助理的工作。我兴奋坏了，仿佛与一个久违的好友重逢，我写了很多字，填满了开放式问卷的每一处空白。这花了我很长时间。

感到饥饿我才离开图书馆，就在门口席地而坐，拿出面包啃了起来。人群从我面前经过，我不用在意他们，他们眼里也没有我这个人。几只麻雀落下来，它们渐渐聚拢，蹦蹦跳跳地朝我靠近。它们的眼神让我觉得挺可怜的，我有点犹豫，要不要给它们些吃的。我一边感叹自己连工作都没有，一边还是把面包屑撒了出去，看着它们啄食的欢快模样，我感到内心平静的喜悦。同样是世上的生命，麻雀只要一点点面包屑就能满足。和它们相比，我已经幸福到可以尽情地享用面包了。

从这天起，我就有了喂鸟的习惯。

喂饱了麻雀和自己，我又开始四处上门找工，但得到最多的答复依然是拒绝。刚开始面子上还挺挂不住的，后来也就麻木了。即便如此，没有工作的事实依然像一座山，冷冷地横在我身前。为了让自己开心一点儿，我决定晚餐要吃顿好的。最终我在维多利亚大街享用了一顿红烧肉丸饭，那是种久违的幸福感觉，和厨艺无关，只是有家乡的味道。真是出门在外才会想家，身在国外才会更爱国。



◎头几天，舍不得吃东西，晚餐是最奢侈的开销之一，价值50元人民币的盖浇饭。

回到肥骆驼客栈，巴士公司依然没有带来好消息，我知道我只能另想办法解决摄影的问题了。夜里睡不着，我又端着电脑，跑到图书馆外的露台上，漫无目的地登陆工作网站。身边坐着几个和我一样蹭网的家伙，毫无顾忌地抽着烟，爆发出阵阵大笑。图书馆对面的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扇窗户，一个女人临窗而立，似乎满腹心事。白天的时候，我觉得女人正在期待美好一天的开始。可现在，我觉得她就像“北京一夜”里的那位等待了千年的老妇人，良人不归她不睡。

我忽然怀念起白天的那些麻雀，它们现在肯定睡觉了

＞＞失败的面试

次日上午，我在约定的时间前往Esquires咖啡店。这是个夜班职位，我想了一宿，忽然想通了。

我父亲已经在药店上了10年夜班，没有双休日，风雨无阻。他都快60了，从没怨言。我总是劝他，算了吧，太辛苦，可他不听。为了我，父母提前退休，离开了舒适的小城市，一头扎进大上海的繁华与寂寥。上海可能并不适合他们，只不过我在这里。

我值得他们牺牲至此吗？毕业后的几年，我反反复复地询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伴随牺牲的爱总是让人喘不过气，与此相比，现实的压力又算什么。再怎么逃避现实，我还是他们的儿子。人们都说父母的爱无私，但那种毫不在意子女感受的付出，不是自私又是什么呢？

有机会上夜班的话，心里多少会好受一些，我是这么想的，辛苦了父母的辛苦，牺牲了父母的牺牲，并且站在感同身受的立场，也许更能平等地对话和说服他们吧。

就这样，我怀着期待不已的心情，开始面试。

“可以看一下你的工作签证吗？”这家店的主管是个中国姑娘，名叫Jo，素面朝天，挺漂亮的。

我翻到签证页，递上护照。她瞥了一眼，还给我。

“你能在这里干多久？”

我犹豫了几秒钟，说：“3个月。”

“啊？才3个月？”

我又给她看签证，说：“我是打工度假签证，只能为同一个雇主工作3个月。”

“那很遗憾，我们不能用你，要打出好咖啡至少要学两个月，我们刚刚可以用你，你就要走……”她露出十分为难的神色，“你的简历很不错，我们可以给你培训。但是这种情况实在是不行。”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心情的起落，已经距离成功那么近了，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但我很快振作起来，和她用力握手表示感谢——我是真的很感谢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是第一个对我做出肯定评价的人。也许她只是客套或者表达安慰，但对我来说，一点点鼓舞就意味着莫大的力

量。

出店门的时候，之前阴沉沉的天空开始下雨，雨势迅速地转大，人群在骤雨里慌乱地奔跑，我迈着悠闲的步伐任凭雨水洒下来，想借此令内心安静。不知不觉，再次来到了图书馆门口，今天的图书馆一反常态，响亮的歌声穿过厚厚的玻璃流淌而出，我愈发好奇。进去才知道，今天是某个音乐节，图书馆的舞台上有两个年轻人在边弹边唱，他们自得的表情，仿佛拥有整个世界。而图书馆居然能放声歌唱这件事，也让我大开眼界。我一边听歌，一边上网，顺便给一个朋友在网上留言。

在这天下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通过报纸上的招聘信息，获得了一个试工机会，是北岸的一家日本料理。接电话的男子名叫安迪，有中国东北口音，岁数比我大不了多少。



◎井然有序的奥克兰图书馆是背包客的最爱，因为可以免费上网。

“做过帮厨吗？”

“没有。不过我可以学，我很能吃苦的。”

“这个……”

我知道对方在犹豫，立马急了，言辞恳切几乎感动自己。最后他说：“你别急，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样吧，你下周一早上来试试，我和老板说，争取让你留下来。”

说到“当初”二字，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也许是想起了一些往事。新西兰是个异乡，我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染上和遗忘乡愁的早晚罢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天空异常明朗，云仿佛都是透明的。奥克兰的天气真的就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如同孩子的脸。我信步来到皇后街位于市区尽头的渡轮码头，那儿景致绝佳，好的风景真的能够改变心情。在码

头，我看到一个胖胖的亚裔男孩，无所适从地晃荡，后来他一直茫然地望着某个方向。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简直就是旅途中的至理名言。可惜他不是个姑娘，不然我想的必然是另一句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我上前搭讪："你好啊，兄弟。"

"你好。"他有点紧张。

"听口音，你日本人吧？"

"对啊。"

"幸会幸会，我叫吴非，可否请教尊姓大名？"我改用日语问他。

"敝姓田中。"

"那，田中桑，你为啥来新西兰？"

"我被公司开除了……"他脸上微微有落寞的表情。

"这么惨？为什么选新西兰啊？大老远的。"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我心想这小子也有点意思，为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理由居然飞过了大半个地球。能够跟着感觉大步走，也绝非普通人能干得出来的事。无论结局如何，至少追随感觉的过程，通常是愉快的。

"不过我也没比你好多少，已经快没钱度日了。这不，找了两天工作了，还没摸到门呢。"

我们对望了一下，然后都笑了。他的笑像个高中生，腼腆、单纯。

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最后我问："我说田中，你有什么理想啊？"

他眨巴着小眼睛，想了半天，说："我要做个有钱人！你呢？"

"我要写本书，随便什么书，不然人生也太没劲了，"我说，"看来咱们都是有理想的人，一起加油吧！"

从小时候开始，当被问及理想的时候，多半会回答科学家或者飞行员这些看上去很酷的答案，却并不知道那些职业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生活。

直到我们在现实的大河里泅渡，并且离幸福越来越远，我们才重新开始考虑要做些什么才能够让人生更有意思，可往往已经力不从心。让

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去看他年少时的理想，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悲壮的事吗？喜欢的《俾面派对》里，有这样的歌词：

似为名节做奴隶

种种方式的捆绑

请柬一出怎抵挡

想出千般的推搪

明日富贵与闭翳

也要靠你俾下面（给点面子的意思）

我总是担心自己有一天要为了名利背弃理想，所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赶紧做些什么，恐怕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

复旦校长在2009年新年寄语中说过这么一段话：……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它“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它，就无法照亮“此岸”。

这段话一方面给追逐理想提供了更加坚强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理想的尽头不过是新的理想，唯一的选择是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些话我当然没有和田中说，毕竟语言不通。但是每当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我就用它来鼓励自己。



◎夜色下的码头，灯火照耀下，流光溢彩的海水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提议，我和田中一起对着海与天的尽头高呼“努力，奋斗！”把这些年的积郁一股脑儿都倾泻出来，真是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几只海鸟扑扑地拍着翅膀，在路灯顶盖上看着我们。

＞＞突然而至的工作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

“是吴非吧？”

“对，您哪位？”

“我是萨尔马，看到你的留言了。”

“哦……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我都准备滚蛋了，再晚一步，你的书就拿不到了。”

“哈哈，抱歉，我不常上网的，那咱们明天约个时间见面吧？”

“好啊，吃完午饭，在天空塔一楼见面如何？我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你认识。”

“没问题。”

萨尔马是一个女孩，和我一样是打工旅行的。她比我早几个星期到达，一次在网上聊天，她请我帮忙带一本中文的高等数学。高等数学，我在复旦拼死拼活地钻研，毕业5年压根儿没用上，没想到却在新西兰救了我一命。

秋天的夜黑得早，6点多的海面，已经被霓虹灯染得五光十色。我和田中悠闲地从一条马路逛到另一条马路，不去想明天、后天、大后天……打工度假的每一个瞬间都像这样无忧无虑该多好啊。

分别的时候，田中问我：“非桑，明天你有什么计划？”

“哦，我明天要去北岸试工。对了，是一家日本料理店！”

“哦，”田中说，然后他憋了半天，竟然又冒出一句，“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当时的反应和各位读者一样，我被雷到了。此人心血来潮的功力和我绝非同一层级。

“后天早上8点，我在码头前面的车站坐车去北岸，如果你愿意，就一起去吧……”

这便是我俩最后的对话。如果有重逢，他会不会带着装满日元的麻

袋，眨巴着小眼睛，面带天真的笑容，朝我走过来呢？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和萨尔马在天空塔见面。她是穆斯林，我很容易认出了她。同行的还有她的朋友乔安娜。萨尔马在新西兰的开局比较顺利，不仅有了工作，房子也搞定了。有趣的是她租房的经历，当时她在一家饭店吃饭，她后来的房东走进来大声询问有没有人要租房。于是他们一拍即合。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只是特别幸运”。萨尔马也给我带来了幸运，所以我相信她的幸运不是偶然。


◎我和田中，两个浪人的友谊


◎夜深了，我在图书馆外席地而坐，上网找工作

她一看到我，就高兴地招呼我入座，然后塞给我一个白色塑料袋。

“你千里迢迢帮我带书，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带了点吃的。一些泡面和零食，别介意哦。”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见面礼了，两天下来，面包和水已经快要让我口

中淡出酸水了。我忙不迭地递上此行的终极货物：高等数学教科书。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久萨尔马的另外一位朋友乔丹也到了。

“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找工作的朋友，吴非，”萨尔马为我们相互介绍，“这是乔丹。”

“你想找什么工作？”他问我。

“都可以。”

“做过木工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

“我也许可以帮你找找这方面的工作，木匠在新西兰的需求很大，我就是干这个的。”

“可以马上工作吗？”我问道，这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可能要等一阵子。你想马上工作？”

“对，越快越好。”

“他的钱快花光啦。”萨尔马在一旁插嘴。

乔丹一思索，说道：“我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是个工头，现在应该有摘猕猴桃的工作。我以前在他手下干过，他人不错。”

他立即开始打电话，我竖起耳朵，希望出现了。

挂了电话，乔丹说：“明天工头家刚好有人来奥克兰办事，你下午可以跟他的车回奥波蒂基（Opotiki）。”

“然后我就可以上班了？”

“对。”

我仍然不敢相信，漫长失落的两天，居然以这样戏剧化的方式逆转。

乔安娜说：“那我们走吧。”

她起身，和几位身着制服的天空塔工作人员打过招呼，带领我们进了电梯。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她就在这里工作，而我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免费登上天空塔的机会。

电梯开始无声地上升，很快便到达了360度的观景平台，奥克兰的

全景在我脚下一览无遗，更远处，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海洋。

乔安娜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视野中的景物，从奥克兰大学的钟楼，到顾城自杀的岛屿……我却走神了，各种无意义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远。原来，如孩子的脸多变的，不只是奥克兰的天气，还有人的心情啊。无论多大的困苦，都有可能在下一秒消散的。身边的人凝视着远方，他们不会知道两天前，有一个男子，他囊中羞涩，饥肠辘辘，从天空塔底楼灰溜溜地逃走。而这个男子，现在就站在他们身旁，眼睛里倒映着相同的风景。在后来打工度假的日子里，当我觉得累了，就会想起这一刻，然后获得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天晚上，没有心理包袱的我甩开膀子和肥骆驼客栈的几位室友彻夜长谈。



◎我和我的两位南美室友，他们回到圣地亚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我们那儿的部队里，可不都是聪明人……”

“我们国家有鲜花盛开的沙漠，还有乱吐口水的山羊……”

“我这两年打工度假只有几天没工作，工作嘛，不难找的……”

“中国字很难学的，放弃吧……”



◎送给室友的中国礼物

德国人、瑞士人、智利人、中国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但我们的年轻和对这个世界的向往没有区别，我们聊啊聊啊，天南海北，不知疲倦。

我开始觉得世界真大。星期一早上，我搭乘D2巴士前往北岸的日本餐厅试工。安迪告诉我餐厅位于写字楼群里，很好辨认。顾名思义，北岸位于奥克兰以北，从市区到北岸需要过海，巴士行使在跨海大桥上，海面上金光万点，太阳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下车后，我发现马路对面有几栋高楼，剩下全是大片的绿地和民宅。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写字楼群”？我将信将疑地朝约定地点移动，很快就遇到了面带笑容的安迪。

他将我带到一家不大不小的日本餐厅，厨房里已经有人在忙碌着准备中午的寿司和天妇罗。因为之前工作的原因，我对日本料理有特别的好感，此时我已经跃跃欲试。

“你在厨房等一下，老板在和客人说话，”安迪告诉我，“一会儿好好干。”

于是，我便饶有兴致地看厨师们洗、切、煮、炸，同时想象自己在厨房大展身手的模样。感觉这工作还挺带劲儿的。

没多久，老板进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然后把安迪喊过去，小声嘀咕了一番。

“不好意思，老板说这地方已经不要人了，”安迪回到我身边，有些尴尬地说，“不过他在市内还有一家店，一会儿带你到那边去。”

我无所事事地又在厨房消磨了一会儿，便跟着马来西亚老板上车了。在车上，他似乎有些谈话的兴致，说起她的女儿，和我年纪相仿，在加拿大打工。

“年轻人啊，有闯劲儿，想出来看看世界，我就随她去，不过工作还是要勤力。”他的重点显然是最后那句话。

“那是，那是。”我附和道。

市区的这家餐厅比北岸要大不少，我麻利地换上制服，便进入厨房。和之前的小而有序厨房相比，这个厨房显得拥挤混乱。不大的空间里，居然有将近10个人在忙东忙西。老板给我安排了一个前辈，说：“教教他。”

“你，把那包肠粉拆开。”那人一边忙着手上的活儿，一边吩咐道。

我心想，我连工具在哪里都不知道，拆啥？拆完了又要干吗？我傻傻地站在原地，周围的人都当我不存在。曾经很向往电影《海鸥食堂》里那种温暖、安静的氛围，但现实的厨房生活一点儿都没有电影那么浪漫。

我勉强干了一会儿，然后问老板：“今天算上班吗？”

“今天？”他一脸意外，“先试两三天再说。”

我等不了那么久，看来是时候离开奥克兰了。他不置可否地看着我脱下制服，走出餐馆。

正午骄阳下，有几只麻雀在路边散步，我记起了图书馆门外的朋友们。对它们来说，所谓成就感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被迫离开奥克兰的我，渐渐能够体会到一种不甘心和挫折感，即使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但留在繁华的奥克兰这个愿望落了空。那些被迫离开北上广的年轻人，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踏上归乡的火车呢？

我忽然想起还有件事没做，就掏出手机，给安迪发短消息：“安迪大

哥，我打算去奥波蒂基摘猕猴桃，虽然没有留下来和你一起工作，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关照。”



◎奥克兰，海边的城市



◎奥克兰大学匆匆一瞥，便得离开。

他回我：“那地方有很多黑工头，千万小心，有事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

奥克兰到奥波蒂基来回10多个小时车程呢，真太爷们儿了！我感动得不知道回什么好。正是遇到了安迪这样的好心人，才让我对跌跌撞撞开始的打工度假更有信心。我一直有种感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付出正在一去不返地减少，这其中的原因太多，比如自顾不暇的人生或者世风日下的浸染。而在新西兰，我暂时不那么悲观了，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美好和简单的人际关系。

下午2点，我在天空塔下等一辆轿车，工头的朋友崔哥将载着我奔向梦中期待的猕猴桃果园。在国内，我无数次地想象过“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闲散生活。一次在德国出差，轿车奔驰在广袤的、绿油油的原野上，我跟同事讲，我的理想就是当个农民。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第2章 幸运地当上了农民



车窗外蓝天白云，最多的是草原，连绵起伏。短短几天，我已经用同样的句式造了很多句子。

在新西兰，可以把这辈子的蓝天大海，草原雪山都看过；在新西兰，可以把这辈子的猕猴桃、樱桃、草莓都吃掉；当一个人拥有足够多的期待，他就是幸运的，因为在那么多的期待中，总有一个会实现的。

轿车持续以100公里的时速奔驰在新西兰的国道上，经过一个又一个不知名的小镇，6小时后，天渐渐黑下来，我们终于在夜色中抵达了奥波蒂基。

崔哥说，先去超市买点吃的，明天要上工。于是我们去了一家叫“新

世界”（New　World）的小超市。可是该买些什么东西呢？我傻愣愣地跟在崔哥后面，没有头绪。

“今天米没打折啊，”崔哥喃喃自语，“你少买点，下次再来看。唉，别拿那个，不好吃，拿旁边的。新西兰的长粳米煮出来的饭都不怎么好吃，炒饭还差不多。”

“买点面包，牛奶，还有鸡蛋。买那个蓝色商标的，划算。”

“火腿今天便宜，拿一个。”

就这样，他说什么，我就买什么，也顾不上好吃与否，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明天的伙食。结完账，我兜里几乎空了。我问崔哥：“今天这车钱能不能等……”

“等发了工资再说。”

和新西兰的绝大多数民宅一样，工头家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橘黄色的灯光从落地窗后透出来，照亮了门口的一小块草地。一些拖鞋和运动鞋散乱地堆在门外，迈步进门的时候我在想，能在这里安顿下来就好了。

脱鞋进门，脚底传来地毯的触感，毛茸茸的；客厅里有一张餐桌，桌上摆着一盘猕猴桃；客厅连着厨房，灶台上有锅和电饭煲；整个房间都沐浴在柔和的黄色灯光里，我心里顿时又踏实了一点。在茫茫大海里的一个小岛上，没有任何朋友的我，特别需要这样的感觉。



◎我在奥波蒂基的住所，一下子有了家的感觉

工头杰夫和我寒暄了两句，便带我去了卧室。住在这里的一共有三个人，杰夫、崔哥以及另外一个白净的马来西亚小伙。听说晚些时候，还有一个福建的男孩也要过来。我和马来西亚小伙同屋，在门口打过招

呼，就返回客厅和崔哥吃晚餐。

崔哥是杰夫的朋友，俩人都来自东北，晚餐自然是东北特色。我满脑子都是对安定的渴望，吃什么都香。

“明天上工吗？”我边吃边问杰夫。

“上啊，6点半起床。”

“这么早？太辛苦了吧！我平时可是不睡到8点就浑身难受的！”我当然没敢这么说，我回答的是：“没问题。”

“工资每个星期结一次，房租直接从工资里扣。80新西兰元一周，包水电和网络。你缺钱的话，可以预支一点儿工资。”

“居然还要房租？我还以为免费的呢。”我也没敢这么说，我说：“我知道了。”

卧室大约10平方米，两张床垫直接往地上一摆，就是我们的床。我的马来西亚室友维克多是今年3月份独自来到新西兰的。来打工度假的年轻人，多少都有一些迷惘，我们隐约觉得这一年可以用来铸成豁然开朗的钥匙。但这种隐约本身，也是另一种迷惘。唯一让我确定的是，我终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从此以后，我会认识越来越多的战友。在打工度假的旗帜下，以解放群体性迷惘的名义高呼：同志们，冲啊！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和猕猴桃大战三百回合。

我睡了几天来最好的一觉，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和维克多早早起床，杰夫已经在客厅了。



◎家门口的河流，我们有时在此钓鱼

“下雨了，暂时在家等着，等农场主通知再上工。”他说。

什么？顿时有种被耍的感觉！我们失望地回到房间，福建小伙也起来了，他说可以叫他阿华。他脸上永远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睛弯成一条缝，既有喜感，也有点痞子味儿。

我们睡了个回笼觉，起来吃了顿热乎乎的早餐，面包牛奶。我没用过烤面包机，觉得新鲜。牛奶则用微波炉加热。我在国内不喝牛奶，只因奶味太重，可没想到新西兰的牛奶味道居然如此清新脱俗。

临近中午，雨终于停了。杰夫接到电话，让我们1点出发。我用火腿、鸡蛋和土司做了个超级三明治，算是中饭。

阿华开车，我和维克多在后坐，尾随杰夫出了小镇。出镇后不久，公路有一段沿着海岸线延伸出去，我知道海岸朝北，海尽头就是我的故乡。茫茫的海，容易让人产生思念，因为只有思念，才足以跨越它的广阔，也只有思念的方向，不需要罗盘来指示。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们到了果园。新西兰的很多果园有十分易认的标志——防风墙。这些道路两旁的绿色兵士身姿笔挺，别有一番美感。

我们三个小鬼迫不及待地冲进果园，只见大部队已经整装待发了。

可是，为什么大部队几乎全都是白头发的爷爷奶奶？

杰夫把我们三个新人叫到一旁解释：“摘猕猴桃是团队计件工，整个队伍干得多，你才能赚得多，所以谁也不敢偷懒。”

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别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想吃白食？做梦！

可是，这些老胳膊老腿能和我们年轻人比吗？

怀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走上了战场。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头给我们每人一副手套，一个标有号码的果篮。



◎果园的防风墙，路的尽头是一片海

我们戴上手套，有样学样地将果篮挂在胸口，跟着大部队走向果园深处。大片大片的猕猴桃从我头顶经过，我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阿华也是第一次摘猕猴桃，我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着，一派轻松自在。

“一边吃一边赚钱，太爽了。”

“别看现在吃得欢，就怕回家……”

“那也值了啊，国内一个猕猴桃要多少钱你知道不！”

“听说每天能赚100多块新西兰元？”

“是啊。咱们就要发了。”

“哈哈，拿到工资我要去超市花个痛快！”



◎很快就累得不行了

＞＞要命的猕猴桃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了小半辈子的我来说，只知道猕猴桃长在树上，今天才亲眼见到它们生长的环境。猕猴桃的种植方式乍看之下类似于葡萄，需要配合支架以供枝叶攀附和生长。果树依靠在每隔10米左右纵向排列的木桩旁生长，列与列之间，有若干条铁丝以相同方向向前延伸，扮演了负重的角色；果实累累的枝条与铁丝纵横交错，遮住了大部分的阳光，只有星星点点的光线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地面。工头告诉我们，摘猕猴桃是新西兰唯一不受太阳暴晒的户外工作。

刚开始，我以为摘果是个很简单的工作，只要伸手摘就是了。可过了一会儿就发现问题了：那些老人家都摘得比我快！这让我情何以堪？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居然用鄙视和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个拖后腿的家伙。

论身手和体力，我哪一点在同龄人里都不算差，这可叫我想不明白了。

好在杰夫及时走了过来。

“吴非，你摘果的频率是快，但是每次一只手只摘一个，这样效率就低了。”

说完，他给我做示范。原来一只手同时可以摘3个猕猴桃，双手一伸一次就可以摘6个。比我原来的效率高了2倍，难怪我怎么追，都赶不上其他人的速度呢。哈哈，我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技巧。



◎依然活蹦乱跳的我

下午两三点的太阳十分毒辣，尽管在阴凉下工作，但我很快便汗流浃背，尤其是肩膀，被果篮的肩带勒得生疼。当挂在胸口的果篮装满猕

猴桃之后，便要走到前面不远处一辆挂满大木箱的拖车那儿，将篮子里的果实倒进木箱。我们每天的工资就是以木箱为单位计算的。

每次倒果，需要先将篮子略微举过木箱上沿，装满猕猴桃的篮子有好几十斤，每次发力，肩膀都一紧。当清空篮子后，脖子也跟着酸了起来。我转转脖子，肩膀传来一股汗味。

因为是第一天工作的缘故，我铆足了劲，连偷吃都顾不上，想给队伍的其他成员留下好印象。结果才半天不到，就累得半死。5点半杰夫宣布下班的时候，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终于下班了，腿已软，手已断

“终于下班了。”我有气无力地对阿华说。

他连回答我的力气都没有了。

生活的真面目总是和期待不同，自己选择的生活，只能自己扛着。

回到家，我摊在床上，什么事都不想干。维克多看上去也好不了多少，我俩没说话，等到饿了才恋恋不舍地从床上爬起来准备晚餐。

因为太疲惫，晚餐我做了一个菜，大概是番茄炒蛋。好在房东家有电饭煲，省去了煮饭的麻烦。我那时还没用过一般的小锅煮饭，听说很容易粘锅。

炒菜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做饭都不用煤气，而是用电磁炉或天然气。之前在肥骆驼客栈我没下过厨，对这玩意儿完全没概念。现在稍加研究，发现并不难。而且比煤气的开关更加便利，不会发生打不着火的状况。

忙东忙西，到洗完澡，已经9点多了。我什么事也不想干，只想躺在床上。出国前，我和出版社签过翻译合同，交稿期并不宽松。我跟自

己说，白天打工，晚上翻译，如果做不到就是猪。在摘了一天猕猴桃后，我觉得还是做猪比较幸福。

另一张床上的维克多忽然问我：“明天中饭你吃什么？”

我一听就愣了。对啊，明天中饭吃什么？压根儿没想过还有这问题。不过就算打死我，我现在也不愿意起床做饭了。于是我说：“明天早上再说吧……”

我忽然发现还没和同屋的小兄弟好好聊过，于是便率先打开了话题。

“你啥时候来的新西兰？”

“3月份。”

“一个人？”

“嗯，不过我在奥克兰有亲戚。”

“你以前有工作经验吗？”

“没有哦，我还在攻读本科呢。现在只拿到了学历证书还没有学位证书。”

“啥意思？”

“马来西亚是先念3年大学拿到学历证，再念一至两年才拿到学位证的。你呢？也是学生？”

“我都工作5年啦！5年！我最宝贵的青春都耗在酒桌上了。”

我曾经是个业务代表，一般人的工作都是朝九晚五，我是朝酒晚舞。

我们又东拉西扯地聊了一通，后来我问：“你刚来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麻烦吧？”

他想了一下，说：“还真有。”然后他便用有些马来西亚口音的中文给我讲述了“人生第一次进警察局”的故事。

2010年3月，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继续念那意义不明的本科学位，就来到新西兰，夏天就要过去了。

我带了1000多新西兰元，花到4月份的时候，终于快完蛋了，但是我不知道工作在哪里，就在我还剩下二十几新西兰元钱的时候，出现了转机，我找到了一份在果园摘猕猴桃的工作。不，不是在奥波蒂基，是

在奥克兰附近。

那天早上很冷，6点多的时候阿姨把我送到奥克兰西区的一个麦当劳门口，等待工头来接我上工。工作没什么好说的，每一个摘过猕猴桃的人都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就是一遍一遍地伸手缩手。

晚上8点，我回到了麦当劳门口，但是我不打算住到阿姨家里去了，如果这样的话，明早还得麻烦她送我过来。马来西亚的麦当劳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我走进了这家麦当劳，打算在这里过夜。

没想到进去后一问，这里虽然24小时有人，但到晚上12点就不营业了。

我问对方：可以在你们的办公室里过夜吗？

对方说：不行。

我又问：要不我就坐在店里？

对方：这要问我们经理，（过了一会儿）不行。

我再问：那在你们的车上呢……

对方：那不行，万一你偷我的车怎么办？

我心想，难道自己看上去像坏人吗？我挺绝望的，不知不觉就在桌子上趴着睡着了。过了不知道多久，有人敲桌子，我一看，是两个小流氓，就用甲和乙来称呼他们吧。

甲：小伙子，喝多了？

我：你才喝多了。

乙：要不要来点那个？

我：哪个？

乙：就是那个，大麻啊。

我：别烦我。

甲：年轻人火气倒不小，我问你，How are you用你们的语言怎么说啊？

我：ni hao。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吸过大麻，总之他们俩一直围在我身旁，不停地

说：ni hao，ni hao，ni hao，ni hao……我简直要抓狂了。后来这对活宝终于走了，我又不知不觉睡着了。

结果我又一次被敲桌子的声音吵醒，这次是个中年大叔。

大叔：小兄弟，碰到麻烦了？

我（本能地）：没有。

大叔：我是个保安，有事可以跟我说嘛。

我（看你也不像）：我没事啊。

大叔（好像很着急）：你看，这是我的证件，这个是我的驾照，这个是我的……

我见他心诚，就将信将疑地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他听罢，跑到柜台和麦当劳交涉了很久，完了一脸无奈。

那天晚上12点，保安大叔送我去了警察局，我在警察局里过了温暖无比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打车回到麦当劳，身上只剩下两毛钱。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警察局睡觉了吧。

维克多说完他的故事，问我有没有什么难忘经历，我说："我才刚到新西兰一周不到。"

"不会吧？"他惊讶万分，"才一周就找到工作了？"

"嗯。"

说完我掰着指头算了一下，没错，自己才刚到新西兰5天而已，为什么感觉像5个星期那么漫长呢？过去的5年，在我心里留下的竟然是一片模糊的笔触！

5天里的一幕幕不断地从我的身体上碾过去，让我体会到真实的生命的密度。人人都曾经有过岁月百变、人生多彩的野心，可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胸襟去容纳一个步步惊心的游乐场？我疲惫不堪，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我的肩膀好些了，可脖子却痛得更加明显，最要命的是，痔疮发作了，一定是摘果半蹲的姿势造成的。懒得弄午餐，我就把吐司和火腿装在塑料袋里。每天早上的头一个小时是最难熬的，因为身体还没有从睡眠中完全苏醒，双手乏力，整个人病恹恹的。而且那时朝露还没来得及蒸发，猕猴桃湿漉漉的，每一次摘果，都会有很多的露水流到手上，再一路流进腋下。若是戴了手套，不一会儿，手套便浸湿了露水，黏糊糊地包裹着十指，难受得很。晨间休息时，手指已经被泡得发白了。


◎夕阳下的果园防风墙，呈现令人赞叹的金色

我偷偷观察周围，大家都在认真地工作，那些白发老人可真不容易。明明已经可以靠政府的津贴过日子，还要来受这份罪，到底是为什么呢？

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就拣一处阴凉席地而坐，因为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每个人都拼了命似的往嘴巴里送东西。只有这样，待会儿才能躺在太阳下，享受一天之中片刻的悠闲。

小于是山东人，因为信息比较闭塞，他花了十几万，通过中介来到新西兰打工度假。为了偿还这笔费用，他工作很玩命，堪称我们队伍的标兵。

休息的时候，他塞给我几个猕猴桃，说：“熟的。”

人们对未知充满了期待，其中有很多被幻想美化的部分。在来奥波蒂基的路上，我就在想，这下可以痛痛快快地吃水果了。到了果园才发现，和苹果不同的是，猕猴桃被摘下的时候，通常都没熟，摸上去硬邦邦的，根本不能吃。因为猕猴桃保存时间较短,一旦成熟变软，就得尽快食用。所以如果等它们彻底成熟后再采摘就太晚了，而且在采摘、包装等一系列作业过程中，很容易因为和人手的接触造成碰伤。

我一边摘猕猴桃，一边流口水，只能看不能吃的现实让我失望不已。

我接过小于的礼物，手感软软的。我问他：“刚摘的？”

“对。”

“我怎么没摘到？”

“哈哈，你才刚来，还不熟练，过几天就没问题了，到时候只要摸到果子，就知道能不能吃。”

“嘿，那境界可了不得！”



◎猕猴桃果园的真面目

我吃了2010年第一颗猕猴桃，酸甜、清凉的汁水充满口腔，一上午的辛劳顿时烟消云散，生活真是太美好了。这是个让我爱上新西兰、爱上打工度假的时刻。我开始相信，未来的一年，一定会有许多这样的时刻。

随着动作的熟练和效率的提高，身体的负荷也相应地增加了。这天下班，我和阿华、维克多摇摇欲坠地回到家，杰夫仿佛早就料到会这样，微笑着说：“怎么样？吃不消了？”

“呵呵……”我们没说什么。

“过一个星期就好了，”他开始给我们上课，“人体对于一种新的体力劳动会逐渐产生疲劳，这种疲劳曲线在工作开始的第三天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在第七天左右趋于平缓……”

我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身体累点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能逃离劳心的都市生活，就是最好的休息。

晚上洗过衣服之后，我来到后院的门廊，头顶拉着一根铁丝，因为冬季的小镇常常下雨，大家都把衣服晒在这里。我没看到衣架和夹子，于是就回到客厅找杰夫借。哪知崔哥来了这么一句：

“借衣架？直接挂铁丝上不就行了？你还当是度假啊？来这里是干活的！”

他的话很冲，我有点不爽。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并没有做好吃苦

的准备，否则何必在意这样的小细节呢。我悻悻地回到后院，把湿漉漉的衣服往铁丝上一撂，然后回屋休息去了。

最初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摘果的重复性很高，每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必须靠胡思乱想来打发，否则时间就漫长到难以忍受，然后开始质疑来到新西兰的初衷。有时候我会和阿华或者维克多开开玩笑，聊聊天，但就算这样暂时的放松也会遭来其他队员的白眼。也许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我们队伍始终没办法形成融洽的团队气氛。

一旦对工作的厌倦情绪开始增加，人就迫切地希望从生活里获得快乐。地上的草、天上的云都可以成为快乐的理由。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那么热爱上海南京西路的梧桐了。



◎下班路上，看看如此动人风景也能缓解疲劳

某天下班，所有的云以张扬肆意的姿态在天空中燃烧，一时间令我怅然若失——因为我想不起来上一次看到这么壮美的火烧云是在什么时候。在路上，我渐渐发现每次旅行所期待的只不过是某个感动的瞬间，哪怕只有一秒钟，那么这次旅行就算值得，人的闪光记忆从来都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个个亮点串成的轨迹。而所谓的长久感动，也是如此累积出来的。

＞＞微笑的毛利人

奥波蒂基的雨比奥克兰还要多，工作一周不到，我们已经因为下雨耽误了很多工时。有一次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下午，最后被告知，今天的工作取消了。但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我得以较平时晚起片刻，悠闲地制作早餐，培根煎蛋、面包、热牛奶，这些我从来没想过的早餐组合，在新西兰成了胃的新宠。

在奥克兰的时候，为了省钱，每天有两顿都是清水和面包，现在有条件了，即使再简单，我也会保证一日三餐都有菜色。超市里有一种冷

冻的什锦蔬菜，包括花菜、西兰花、胡萝卜、红黄椒、蘑菇。不仅省去了耗时耗力的切洗，也保证了营养的均衡，烹饪也方便。这些蔬菜让我如获至宝，常常买来吃。

我并不太会做菜，但是打工的生活渐渐稳定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每天晚上吃什么”或者“明天的午餐带什么”这样的问题。如果因为懒惰而不在“吃”上面花心思，舌头和胃就得受苦，无论是谁都没办法坚持太久吧？人是逼出来的，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我们几个室友开始互相学习厨艺，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但很快就发现大家都比较缺乏独自生活的经验，菜来来去去总是那么几个，因此自然也就不再避讳三个臭皮匠的事实，而朝着诸葛亮的目标努力前进了。

没有老师，我们就只能靠自学成长。而新世界超市就是我们的课堂。每次逛超市，我们都琢磨着能不能搞出点新花样，尽管这里有各种食材和调料，可外包装上的说明是一水儿的英文，看得我直犯愁，心想自己的英语也太烂了吧！



©最简单的晚餐

就这么折腾了几天，餐桌上好歹多了些鸡腿啊，鱼排啊什么的，总之技术含量没啥实质性提高，唯品种翻新尔。和天天番茄炒蛋的日子相比，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工作了大约一周后的某个休息日，我和维克多、阿华一致决定有必要逛一逛这个叫奥波蒂基的地方。对于此行，我可是非常期待，因为奥克兰给我的印象毫无性格可言，当然这和我的短暂逗留有很大关系。总之，奥波蒂基是我第一次以放松的心情去领略异国的某个角落。

我们花一个小时慢慢游历了这个迷你小城——一个小时已经可以走遍这里的每个角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博物馆、电影院、图书馆、

邮局，凡是你能想到的公用设施，几乎都可以找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19世纪末，这个临海小城迎来了第一批西方人，之后不断的大火把这里的木质房屋焚毁，人们再不断地重建，这让我想起一个成语，浴火重生。



◎小镇家家户户种了很多橘子树，但没人吃，橘子结满了枝头，我们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帮忙处理了。

重生是一个坚强的动作，因为被摧毁总是令人绝望。

奥波蒂基是毛利人聚集区，有人告诫我要小心他们。新西兰政府对毛利人的宽松政策，导致他们的某些行为缺乏约束。例如，毛利人偷窃低于200新西兰元的财物并不触犯法律等等。在奥波蒂基的马路上，我也常见到这些肤色迥异于白人的原住岛民，他们的相貌很容易给人留下凶恶的印象，以至于我母亲竟然担心我会成为他们锅里的菜……可那说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在新西兰的一年，遇到的毛利人都是乐于助人的好人。“旅行是消除无知和仇恨的好方法。”马克·吐温的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当我经过一个杂货店的时候，在门口驻足，里面的店员是个年轻的毛利姑娘，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过一两秒，她也笑了。我在新西兰碰到过很多对我微笑的陌生人，这在国内实在是稀有现象，就算在餐厅吃饭，服务员也总是面无表情。笑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动作，有的时候我们不因为幸福而笑，反倒是因为笑而感到幸福。人天生就会哭，但没有人天生会笑。好不容易学会的动作，不用就生疏了。



◎小镇有个历史悠久的码头，如今已经停用了

在药局里，一个老奶奶看到我的装束，便问我是不是游客。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开始介绍小镇的基本情况。在这里，人和人的距离非常近，就连我这样的过客，也在短短一小时内好几次感到温暖，几近原始的直接总让我感动不已。

我在邮局买了一些明信片，打算寄给国内的亲朋好友，这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但我忍不住想要和他们分享的冲动，他们一定无法想象我现在的新生活。

＞＞水中的希望

休息日很快就过去了，重新开工的第一天，金色的朝阳照亮了每一颗草叶上的露珠，路边的风景依然是清朗的高树和苍茫的大海，还有永远嬉皮笑脸的云朵，我已经能够跟着车载音响里的每一首歌哼唱。

然而天气一再地跟我们开玩笑。4个小时后，农场主宣布今天放假。众人反应不尽相同，有人欢呼，有人愁苦；有人想要休息，有人想要赚钱。我属于心里偷乐的那一拨。

杰夫载着我们重新回到海边公路，他在半路拐进一片沙滩，把我们放下来。

“看看海吧。”他说，然后递给我们一人一罐可乐。

大海像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铝箔，异常缓慢地上下起伏，时而白得耀眼，时而蓝得幽深。

“这里有很多螃蟹哦，”杰夫优哉游哉地说，“我们每次都抓很多，小的扔回去，只留下大个的。新西兰的自然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附近的海滩还有蛤蜊。”

说完，他用手比划了一个惊人的尺寸。

我们在海边消磨了半个小时，回家后，杰夫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从床底下拿出若干渔具，对我们说：“趁天晴，去钓鱼吧！”


◎钓鱼的伙伴

我简直开心得快要跳起来了。

河就在出门5分钟的步程内，我们兴高采烈地扛着钓具，像准备去春游的小孩。

因为持续降雨，河水湍急、黄浊。在杰夫的指点下，我们插好定竿器，杰夫绑上钓饵，然后娴熟地挥竿，鱼线在铅砣的引导下飞速地延长出去，最终在河中央溅起一小朵水花。他将钓竿安放在固定器里面，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这不是明知故问嘛！对于钓鱼，我还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我小时候，一家人都住在江西。父亲是个狂热的垂钓爱好者。每个周末，他早早就出门了，若是冬天，天还没亮，真可谓是披星戴月。

我总是站在家门口，踮脚等他回来，盼望他从鱼篓里倒出一尾尾鳞光闪闪的鱼，口里念叨着：“今天有个大家伙。”他偶尔也带我去河塘或水库，记忆中那些炎热的，一丝风都没有的午后，我就在河岸上来来回回地奔跑。所有的钓者，或坐或站地成为整幅静物画中的一角风景。我总是竖起耳朵，等待铃响，鱼儿上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到遛鱼的精彩场面。而对于他们来说，等待的时光是最幸福的。

我是如此怀念那些把希望种在水里的日子，然而自从举家搬迁至上海后，这样的回忆就再也没延续。

我迫不及待地接过鱼竿，以杰夫传授的要领压线，后仰，挥竿，松

线，然后目送鱼饵划出一道抛物线。由于自幼学艺不精，我可算是毫无基础可言，只见鱼饵落在距岸边不远的河水里，很快就被风吹到靠岸的几株乱枝丛中。

杰夫立即跑过去，想把线拉出来，几番尝试后，他露出无奈的表情。

“帮忙把刀给我。”

他麻利地用刀割断了鱼线，把断的那一头线绑在树枝上。

他向我们解释：“等过两天水位退下去再来回收鱼钩。岸边的石头比中间大，容易挂底。”

我们又尝试了好几次挥竿，可风太大，就连杰夫抛出的鱼饵也被冲到岸边，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决定放弃。

“今天水流急，看不清浮标的情况，就算有鱼咬钩也不一定能发现。而且水太浑，鱼看不见饵。”

“哦……那就改天再来吧！”

没想这成了我在新西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钓鱼。

两天后，工资到账。我看着银行卡的存款瞬间从小数点后一位变成前三位，再次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在新西兰活下来了！”

当时的那份成就感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庆祝，我去新世界超市买了觊觎已久的上海白菜。

有个关于中国人和新西兰人的笑话，说两个有钱人在马路上相遇。中国人说，我只吃肉；新西兰人说，我只吃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西兰素菜价格的昂贵。两棵白菜通常要卖两块五新西兰元，碰上打折的鸡肉牛肉，可以吃好几顿了。这对于爱吃素的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也许是发了工资的缘故，晚上的餐桌比以往丰盛，我们开开心心地吃着晚餐，聊着新西兰的种种。

“你们每周花多少钱吃饭？”杰夫突然问我们。

我们面面相觑，没人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拿出超市的收据，大致算了一下，50多块。

“一周30块，有肉有菜，吃得就很好了。”杰夫微笑。

我被这个数字震惊了，我以为自己足够节俭了。看来我是得意得太

早了，仅仅活下来是不够的，还要活得好才行！一年的历练才刚刚开始，我因为杰夫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充满了斗志。从这天开始，我开始留意超市的促销和打折信息，很快就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比如哪些品牌通常比较便宜，哪些产品打折力度大，什么时间促销的可能性高……我和生活正面遭遇，没有援军，不得不和这些琐碎的小事展开贴身肉搏。终于有点理解母亲为了省下几毛钱扫描整个菜市场的心情。有趣的是，当我一年后回到国内，却发现母亲已经不再这么做了。这是我的间隔年，也是她的间隔年，我们都变了。

摘果的日子很快便临近尾声了。在当时的我看来，摘猕猴桃已经沦为了又无聊又辛苦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不断地找到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我们会在午餐前摘一些农场主家的橘子当开胃菜；我们会在午餐后跟着大叔大嫂去捡山核桃（5月份是新西兰核桃成熟的季节）和牛油果。

我们谈论精彩的下一站会是南岛的雪还是北岛的湖。并且，辛苦也变得不再那么辛苦。皮肤已经不再因为纷纷扬扬的绒毛而难受；肩膀和脖子也不再因为日复一日的负荷感到酸痛难耐；痔疮也不再因为长久半蹲的姿势而蠢蠢欲动；那些为了孩子而努力工作的大叔大嫂也让年轻的我没有抱怨的资格。

＞＞狼狈的逃离

5月底的一天，杰夫告诉我们，还有两天摘果就结束了。我算了一下，刚好是儿童节。大学的时候，还曾经为了过这个节日煞费苦心，非要过出一个快乐儿童的样子来。蔡康永在《LA流浪记》里说：会在乎青春的人，就势必已经不在青春里面了。会察觉自己在流浪的人，就势必将要结束流浪了。我是幸运的，虽然已经不在青春里了，可我的流浪才刚刚开始。



◎每一天，我们都工作到太阳落山



©面朝大海，思念家乡

儿童节也是新西兰的冬天开始的日子。

“冬天就要来了呢，”我对工友说，“今年可以逃掉上海黏糊糊的夏天了。”

“嗯，听说这里冬天的晚上很冷。”

“可不是，我这几天晚上都被冷醒了。冬天得买被子了吧？”我的睡袋薄，穿着羽绒服才能睡着。

“我的被子就是秋天买的。”维克多说。

“等去了南岛再说。”阿华已经决定在猕猴桃季节结束后，下南岛打工。

这天回家，杰夫把我们召集起来，有些严肃地说“摘果结束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仨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见状，继续说：“最赚钱的农场工就要来了，三个月赚两万新西兰元……”

我们一听都傻了。

“呵呵……别激动，其实就是冬季剪枝。”

果园冬季剪枝，在背包客口中被流传为打工度假的炼狱，皆因其对体能的挑战为新西兰诸多户外工之最。对这一点，我早有耳闻，但三个月两万新西兰元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于是我们答应杰夫学习剪枝。

剪枝是猕猴桃优质丰产的关键技术。冬季剪枝采用疏剪和短剪相结合的方法，剪短往年结果的老枝，并疏除病虫枝、枯枝及弱枝，留下长势强旺的枝蔓作为来年的结果枝。

杰夫告诉我们，剪枝的工作通常从每天早上5点开始，你可以干到任何时间，就算挑灯夜战也无所谓，只要你扛得住。

“没事儿，年轻，扛得住！”我笑着鼓励别人。

事实证明，心血来潮的无畏正是年轻生命的标签，被现实轻轻一拍就掉。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喊起床，接受剪枝的特训。从起床的那刻开始，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看来这活儿不容易。

站在茂盛的枝叶下，杰夫开始传授剪枝的各项技巧。他一边说，一边示范，不一会儿，头顶的一片天亮了起来，原本杂乱无章的树枝呈现出井然有序的姿态，它们均匀地错落在铁线上。阳光雨露，每一片叶子都是平等的。

“剪枝真是种艺术……”我下意识地说道。我是个外行，这完全是情不自禁的感受。

杰夫却严肃地说：“你说得没错，每年的剪枝比赛都会将美观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这之后，就轮到我们的实习时间。我颤巍巍地伸出剪刀，犹豫半晌，不知从何下手。每一刀都有可能毁了一棵树。



©很小很小的小镇

我越犹豫，就越心急，越心急，就越容易犯错。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完成了一个单元的作业，结果惨不忍睹，被杰夫骂得颜面无存。就连在奥克兰最落魄的时候，我都没有这般羞愧。阿华和维克多也好不了多

少，我们算了一下，按照这样的速度，别说是三个月两万，就是两千都成问题。那个挣到两万的老兄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

后来，有人说采樱桃赚钱，有人说选苹果赚钱，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成功者的故事，和我的关系是不大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打工度假到底要挣多少钱呢？

猕猴桃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6月5日，我们三个新朋友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我做了异常失败的拔丝土豆、马马虎虎的炸鸡块和毛利白菜。我们约定要在未来的某天，在离开新西兰之前，完成一次重逢。尽管明知旅途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极有可能成为过客，但这一次我的愿望是真心的。他们像是我的战友，伴我打响了在新西兰的第一场战争。一起流汗和吹牛的日子，不是说忘就忘。但我们都没能赴约，维克多回国了，我和阿华都联系不到他。阿华倒是和我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但后来我有一次拨打他的手机，却发现已经停机。

我承认这样的告别让我有些沮丧，有时候旅行让人变得冷酷。因为聚散匆匆，大家都变得吝惜感情。可匆匆的岂止旅行，还有生命，不是吗？不过，总有一些人会为你保持开机的。我想我会食古不化地真诚下去，并且乐在其中。

次日一早，送走两位工友，屋子里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我关了灯，让凉白的晨光滑进房间里，四下很安静。回到一个人的感觉有些微妙，夹杂着兴奋的失落。阿华力劝我和他们一起下南岛，我拒绝了，这也许是一种男人的本能，未知的世界像一片处女地，我还是想要一个人开垦。

Tips

在新西兰打工度假，尤其是工作难觅的冬季，有一种省钱的手段：换宿。英文叫：work exchange或者help exchange。顾名思义，对于预算紧张或者省钱至上的打工者，换宿的直接结果就是可以帮你免除每日的住宿和饮食费用（有时候只包住宿不包用餐，但比较少），因此你也可以称之为换吃换住（当然不是混吃混住）。

打工者在换宿期间，每天为屋主提供若干小时的无偿工作，作为回报，屋主会提供免费住宿和一日三餐，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没意思了。住宿和一日三餐可以花钱买到，而好的换宿体验可以回味很久。换宿的工作内容，主人是否有趣，当地文化的浸染，这些都是独特的旅行。

换宿通常有三种方式：

第一，专门的换宿网站（需要收费）。

我用的是Helpx（也有其他的比如Workaway），升级为高级会员才可以浏览屋主联系信息，费用为15欧元，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换宿信息比较多。每天工作时间为四小时左右，主人包食宿。

以Helpx上某家主人放出的信息为例：

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件等。

现有工作：家务与烹饪晚餐，另有果树和菜园相关的户外工作。除草，种植，制作堆肥。

我们会向不同背包客提供最合适他们的工作。这样一来，你得以利用自己的技能并且感受到为这个家庭作出的贡献，对此我们将心存感激。

我们家事繁多，若你想透过一个小窗口亲眼看看新西兰人的生活，请和我们联系。

请认真对待你的工作，就像认真对待你自己。你的工作将没有人监督。

在你停留期间，我们会让你宾至如归。因为我们也曾经是走在路上的人，所以明白热水澡和舒适的睡眠有多么重要。

我们节约用水，注意垃圾分类。

我们住在美丽的峡谷，距离最近的两个小镇都只有20分钟车程。

我们家有四口人，我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

我们提供独木舟和渔具。

无敌的海滩就在10分钟之外，你有很多时间欣赏这幅美丽的田园画。

祝旅途愉快。

第二，背包客旅馆（BBH）换宿，工作内容主要分为前台和清洁，通常无三餐供应，但工作间也少，为两个半小时左右。与Helpx不同之处在于，与人接触的深度下降，但广度提高。

以BBH网站上的一则换宿广告为例：

工作内容：前台接待，每周工作16~20小时，没有薪水。

享受权利：免费住宿，免费洗衣，免费网络，学到许多新西兰

旅游方面的信息，结交世界各地的新朋友。

第三，WWOOF，世界有机农场连连看，全称World Wide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为1972年在英国率先成立的一个组织，当时的用意是为让都市人体验农村生活而推出一种以工换食宿的工作假期。在澳洲、新西兰、丹麦、哥斯达黎加等数十个国家运作多年，串联全球的有机农场主人与旅人。依据WWOOF的准则，旅人可以到参与WWOOF计划的农场打工，每天只需工作4~6小时，就可赚取农场提供的免费食宿。WWOOF为所有梦想自由周游世界的人提供了机会。和Helpx不同，WWOOF的工作类型主要是农活。

第3章 旅行是虚无缥缈的，但梦想不是



＞＞免费的午餐

因为手头宽松了不少，我暂时不需要为第二天的午餐担心，在离别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开始琢磨下一站。最后我决定去新西兰当地人家换宿，一来是休息，二来是把译稿赶出来，三来想更深入地了解新西兰，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

我通过网站给不少当地人家写了邮件，但不是已有帮手，就是暂时没活干。这难不倒我，没有机会我就自己制造。

尊敬的xx&yy：

你们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一名三好青年，身高八尺相貌英俊，身体健康不抽烟。在网站上看到你们的广告，自觉条件皆符，故而冒昧应征，不知道是否尚有交换食宿的机会？

虽说你们需要的是一名法语老师，但是我觉得说中文也很棒，不妨考虑让你们的孩子学习中文吧！

盼复。祝一切好！

吴非

结果对方回复如下：

你好吴非！

感谢来信。

中文确实是个伟大的语言！不过我们家有法国人，不得不学习法语……与你这样优秀的青年失之交臂实在是我们的损失。

祝你在新西兰一切顺利！

xx&yy

从猕猴桃摘果结束前一个星期开始，我便开始不断寻找换宿，可没一个成功的。直到某天，收到之前拒绝过我的一户人家写来的信。

Hi Fei！

我们和姑娘谈过了，她表示不介意和你共处一室。你的工作是砍柴，除草，砸水泥，每天五小时。你要是身体够强壮、体力够好的话就来吧！没车的话我们可以过来接你。

期待与你见面！

之前我写邮件询问被户主告知已有一位法国姑娘在他们家帮忙，故而暂时不需要新的帮手。没想到转机这么快就出现了。我立即答应下来，并且约定了见面时间。

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英国女王的生日（各英联邦国家规定不一，如澳大利亚则是6月第二个星期一），这天早上，我坐立不安地在杰夫客厅里等待鲁迪。

8点过后不久，门外传来车喇叭的声音，透过落地窗，我看到一个身材结实的老外下了车。我匆忙和杰夫告别，出门迎了上去。



©鲁迪和朱莉位于山坡上的家

“您是鲁迪？”

“对，是我。上车吧。”

我钻进副驾驶，感到背后有好奇的目光，回头一看，两个可爱的小男孩正瞪着蓝色眼睛看着我。

“扎克和凯根，我儿子。”鲁迪介绍。他一直在微笑，我感到彼此的距离被拉近了。

“嘿，小朋友你们好啊。”我冲后座挥挥手。

“你好。”扎克说。

凯根小脑袋乱转，他还不太会说话。



车内气氛有点尴尬，大家有一瞬间都没说话。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来新西兰快一个月了，还没好好地说过英文呢。这会儿我身体发热，舌头打卷，真巴不得早些抵达鲁迪家。

好在鲁迪打破了僵局，他问我来自中国哪个城市，在新西兰多久了，都做了些什么，聊着聊着，我不再那么紧张了。

20分钟后，轿车拐入一条上坡的土路，路尽头是一栋尖顶的木屋，像个别墅，暖炉的烟囱没冒气，可好像还是驱走了一点寒意。我刚下车就被包围了，两只大狗踊跃地扑到我的大腿上，吓我一跳。

“这是土伊，这是菲比，他们在欢迎你。”鲁迪告诉我。

进门便是拥吻，先是中年女主人，再是一个年轻女孩，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被女友之外的姑娘亲过，我耳朵发烫，脸八成红了。

“你们好……”我激动得有些结巴。

“非，我来给你介绍，这是玛丽昂，她前两天刚来。”朱莉真是个热情洋溢的女人。

我朝房间里走去，被巨大的厨房惊呆了。要说这个厨房的大小，真是叹为观止。5米多的超长料理台和吧台横跨整个房间，靠窗的一侧摆放着6人坐的餐桌。

在卧室摆好行李，鲁迪带我参观了这个家。主屋后有一个铁皮房，是鲁迪的工作车间，路在车间前分叉，分别通往山上和山下。山上是个果园，种了一些果树，有苹果树、梨树和桃树。还养了一些家禽鸡鸭等。看到有人，它们急急忙忙凑了过来，大概是饿了。通往山下的路顺着山坡蜿蜒而下，这面山坡种了许多小树苗，鲁迪说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另外也为鸟类提供了栖息之地。他指着对面山坡上的密林，说：“三四年前，那山坡和我们家一样，只有草。想不到吧？”


◎我和法国姑娘住的卧室，中间用屏风隔开

“树长那么快？真想不到啊。”

“两年后，这里也会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小心地下坡，避免踩到树苗，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地。正对面有两个猪圈，各养了一头猪，右手边又是一个山坡，三头牛正悠闲地漫步。

“每天早上，玛丽昂负责填饱这些家伙的肚子。”

“它们吃什么？”

“明天你就知道了。”

四下转了一圈，我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今天我的工作是什么？”我问鲁迪。

“你有没有劈过柴？”

“没有……”

“跟我来，我教你。”

我们来到工作车间旁的一小片空地上，这里堆了一些被电锯切成小段的原木，鲁迪告诉我，这些原木都是周围邻居送的。

他将一段原木搁在一个粗大木桩上，抡圆了胳膊，一斧子就把原木劈为两半。

“就像这样，很简单，”他笑呵呵地说，“我再劈个难度高点的。”

说完，他拿起一段粗得多的原木，显然没办法一劈为二。

“这种大块头，就绕着圈从边上开始劈，等直径小了，就可以从中间下手了。你没问题的，试试看。”

他把斧子递给我。

我照模照样抡圆了胳膊，遗憾的是斧子好像没长眼睛，劈歪了。我又嚓嚓嚓连劈三下，不是锋刃歪了，就是没能瞄准木头中央。

“多练练就好了，没问题。”鲁迪倒是笃定得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

“明年你背上会长出新的肌肉哟！”朱莉打趣道。

劈柴的时候，我想起了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正在接近这样的幸福，漫长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站在尘世彼端

的绿野，远处就是大海，我需要担心什么呢？动物的饥饱，粮食的价格，明信片过海的时间吗？

我可以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下午。发呆是城市里的奢侈品，现在我可以挥霍这样的奢侈了，我认为这就是幸福。

半小时后，我摸到一些门道，劈出的柴至少不那么龇牙咧嘴了。玛丽昂和我配合，将我劈好的柴火搬入遮雨的小棚。今天上午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新西兰人的午餐通常很简单，几块面包、几块培根，一个三明治就打发了。我有点不太习惯，就说：“我中午吃得比较多。”

“我们的习惯是晚上吃得比较丰盛，不过你有什么要求就说，我们不会饿着客人的。”

在国外，我的感觉是，虽然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人家都会尊重你的习惯。所以如果心里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还是应该说出来。我后来认识一个女孩，也是换宿，每天中午都吃不饱，又不好意思说，实在是受罪。

下午，我和玛丽昂在鲁迪的带领下，前往山坡上进行除草作业。正是这片山坡，寄托了鲁迪两三年后郁郁葱葱的愿望。当我想到令它实现的力量里，有我的一双手，不由得提前感到满足起来。

我本以为要将整片山坡上的杂草全都除去，但鲁迪表示，只要将树苗周围打理干净就行了，其他的部分可以用除草剂。

“那为什么不都用除草剂呢？”我问道。

“除草剂会伤到小树的，所以我们要把树苗周围整理干净，到时候就可以放心使用药水了。”

“了解啦，那我们开工了！”我和玛丽昂都很有干劲。

这份工作上手不太难，我们用手配合剪刀迅速地扫荡丛生的杂草，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太阳爬到半空的时候，我们在山坡上坐下来休息片刻。玛丽昂放松地靠在草丛里，一头金发反射出耀眼的光。我望着法国姑娘，望着这片绿色的山坡，望着远处的牛羊猪和更远处的海，有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就像做梦。爱丽丝开始冒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累了就在山坡上静静地坐一会儿

自己还确确实实地活着吧？真的把西装和领带丢进衣柜里了吗？我真的在新西兰吗？

“嗨，你为什么来新西兰啊？”我问法国姑娘。

“我啊，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她微微侧过脸来。

“朋友们觉得你是个勇敢的人吧？”

“是吧，可我不这么认为。我倒觉得自己是因为不够勇敢才来到新西兰的，如果留在法国，我可能会结婚，要承担一个妻子的责任；如果有了孩子，还得承担一个母亲的责任，我还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我并不勇敢。”

追逐梦想还是逃避现实，也许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别人眼中的豪勇，甘苦自知。

因为节日的关系，家里下午来了很多客人，孩子们闹得欢。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敲下了译文的第一个字。临近傍晚，几个小客人拉着我来到屋后的小坡，主人在此用塑料布搭起了滑梯，孩子们闹着笑着从高处踩着纸板滑下，身体左摇右摆，就是不倒，有冲浪高手的风采。换我了，只下滑了几步就一屁股摔倒在土坡上，把我自己都逗乐了。

晚餐的丰盛着实让我吃惊，在德国养成对西餐的坏印象，今天晚上可说是彻底扭转了。席间，我和主人的朋友聊天，说到上海有2000万人口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呼出声，因为那是新西兰全国人口的5倍！

我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而眼下这个场合是个绝好的提问机会。

“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形容新西兰，你们会用哪个单词呢？”我问大家。

“好问题。”朱莉说。

大家议论纷纷，最后有人说：“Green（绿色）。”



◎杂草丛生的山坡，花了我们一周时间清理。

这个答案在意料之中，我到新西兰是冬天，可完全没有万物萧瑟的迹象，满眼的绿意盎然。一场雨过后，青草又长出不少。鲁迪说反倒是夏天的山坡会有枯黄的草。

“不过我们说的绿色可不只是颜色而已哦，绿色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崇尚可持续发展的生活，今天下午你参与的植树项目只是其中之一。新西兰每户人家的屋顶都有雨水收集功能，否则政府是不会验收的。另外，我们有自己的菜园和果树，还有牛羊等家畜，我们尽可能地自给自足，以减少商品的消费。连牛奶，我们都是直接去奶牛场购买的。不仅新鲜，而且保留了对肠胃有益的细菌。对于垃圾分类，我们也有严格的规定，就连可回收垃圾都有好几种。”

我这个人，一到人多的场合就拘束，连中文都说不好，更别说英文了。这顿晚餐吃得我磕磕绊绊，每次听不懂说“抱歉”的时候，就特恨自己。我甚至觉得，这种程度的英语，还是放弃做翻译算了。

只有在和玛丽昂聊天的时候，我才能恢复一点儿自信……所以通常在和她聊天之后，我的心情都比较愉快。


©鸡舍里热闹非凡，还有一只鸭子，总是被所有的鸡欺负。

疲劳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临睡前，玛丽昂问我："你打呼噜吗？"

"不会。"

"好极了。"

＞＞挖井的梦想家

有了猕猴桃果园的工作经验，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工作是容易的，但反过来说，也没有什么工作是不能够进步的。第二天劈柴，我完全贯彻了快准狠的出手风格，玛丽昂惊呼，"你今天状态太好了！"还有例行的各种喂食，我们用浸泡在水桶里的猕猴桃喂猪和牛，用专门的饲料喂家禽们，菲比和土伊各吃了10块狗饼干。它们的性格是如此的不同，土伊一直在人前晃来晃去，它有条淘气的尾巴。菲比总是安静地跟在土伊后面，偶尔接近人，但我向它伸出手的时候，它又退缩了。它们把饼干嚼得嘎吱嘎吱响，我渐渐喜欢上这两个家伙了。

12点，今天的工作宣告结束，鲁迪和朱丽带着孩子去城里上学，所以家里只剩下我和玛丽昂，我们热了昨夜的剩菜，有野菜沙拉、通心粉和羊肉土豆泥，又炒了鸡蛋。我们坐在可以看风景的小露台上，享受悠闲的时光。

"你和朱莉聊过天吗？"她问我。

"还没呢，一直没机会，她说她以前是在BBC（英国广播电视台）做制片助理的，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吧。"

"她是个很特别的人，和她聊天，我感动得大哭了一场。"

“她现在是干什么的？”

“明天她在家，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半信半疑地应了一声。

次日，朱莉在家，我瞅了个机会和她搭讪。

“朱莉，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教育，我给老师做培训。”

“啊哈，你是老师的老师？”

“对，我的梦想就是启发别人。”

“为什么要离开BBC呢？”我问。

“为了旅行，我在路上10年了，到新西兰的时候，身上只剩下10块钱。”

“找到梦想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也没人们想象中那么难。人的自我价值有八个方面：家庭、身体、智力、精神、财富、社会地位、工作和假期，你觉得这八点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二重要的是什么？最不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了一下，没回答。

朱莉继续说：“人生的不同阶段，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家庭。在我年轻的时候，最重要的也许是智力和精神。因此，我的梦想也是在不断变化着，只有一个梦想的人生真是浪费了。没有人规定我们一辈子要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挖井，每次快要挖到水了就停下来，换另外一个地点，所以他一直没有挖到水。不断地拥有新梦想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事无成。”

“你的这个比喻好像有点不恰当哦，如果这个人的梦想只是挖井，那么他不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了吗？如果他的梦想是水，那么他始终都没有改变过梦想啊。这个挖井的人一直在朝着梦想的方向努力，无论最终能否达成，无论走到哪一步，都已经无悔于人生了。因为他没有挖到水就嘲笑他的人才是愚蠢的。”

朱莉又说她相信这个世界是平衡的，失去就有获得，痛苦一定可以换到快乐的。只要相信这一点，就不会计较在追梦的路上付出的一切。

“就连那些非常痛苦的，一辈子的伤口都可以这样被抚平吗？”

这一次朱莉犹豫了一下，说：“有时候的确很难，但还是可以。我年轻的时候，身上曾经发生过很糟糕的事……但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亲情和友情，我得到了无价的东西。”

我相信玛丽昂会哭了。我感到绝望和希望拥有对等的力量，眼泪可以证明悲伤和喜悦并没有大不同。

我赶在流泪前控制了情绪，并且开始思考对我而言重要的东西。好像和旅行无关，旅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否则我倒不如把这辈子都搭在路上。事实上，我的父母身体健康，我的姑娘还在远方，我没有欠过银行的钱，否则，我会留在上海。



◎阳光普照的露台，没有工作的下午，我会在这里悠闲地读书。

王小波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活在世上只有两件心愿：一是想要明白些道理；二是遇见些有趣的事。过去5年中，让我不明白的道理越来越多，而有趣的事却越来越少。我很害怕这辈子就这样毁了，即使不知道打工度假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好歹试试看吧。这和梦想无关，因为我当时的梦想其实是写一本推理小说。旅行很多时候是虚无缥缈的，但梦想不是。

换宿的日子因为有了这样的谈话而变得闪闪发光，我们熟悉后，彼此会因为一个玩笑而开怀大笑。

“你多吃点，就能长胖点。”

“那样我会担心啊！”

“担心？”

“担心太胖的话，一辈子在衣柜里，不出来……”（英文里的in the

closet，在衣柜里，是一个比喻，指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向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以及社会隐藏其性倾向，我是在和朱莉开玩笑。）

＞＞比萨饼战役

每周五晚上，是例行的家庭比萨饼大赛，朋友们欢聚一堂，贡献各自的手艺和创意。

“非，你也要参加！”

“我没做过比萨饼……”

“没关系，很简单的，一起来玩呀。”朱莉鼓励我。

当晚的客人是附近农场的保罗和安妮夫妇，以及在他们农场换宿的另外两个法国小伙。这俩哥们儿打完法国内战之后，轮到我和玛丽昂登场。

我想既然是来玩，就玩大一点儿好了。于是我在完成了常规的擀面饼和涂抹酱料后，用苹果和梨切块，做了一个水果比萨，在众人的惊呼声中，面饼坯子被送进烤箱。



◎生平第一次做比萨饼

大约10分钟后，生平第一个比萨饼出炉了。

我们大口喝酒，大块吃饼，大声说笑，窗外的屋檐下挂了一圈五颜六色的小灯，一闪一闪，美丽极了。这是我在新西兰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夜。

换宿是一种特别开放和包容的生活态度，国外的许多家庭都十分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和这些背包客相处的过程，也是看世界的一种渠道。这往往又和他们年轻时周游世界的经历有关。正

是因为曾经感受了世界的精彩，才愿意把这份精彩以别的方式延续下去。反过来看咱们国家，让陌生人进自己家门是一件要再三考虑的事，更别说还要让对方在家里吃喝拉撒了，简直是天方夜谭。在中国，尤其是城市里，一栋楼里的邻居常常见面都不认得对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快节奏的生活会让我们没有心力去关心别人，但这个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当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追求物质的时候，精神世界必然是空虚和苍白的。我以前一直以为英国是个冷漠的国家，英国人都很高傲，但这次旅行让我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内心是非常愿意帮助他人的。在国内，如果有个老太太在马路中间摔倒了，上去帮忙前还要想一想是不是其中有诈。这是个滑稽的现象，做好事居然和做坏事一样，都得小心翼翼。

我在鲁迪和朱莉家住了10天，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他们带我去温泉游泳池玩水，去果园培训剪枝，去法卡塔尼的观景台看整个城市，去酒吧参加每周一次的问答游戏。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经历的，比如皮划艇，抓生蚝，看海豚。时间过得太快了。

临走前，我送给他们一个中国结，还写了一封中文的信。

鲁迪、朱莉：

与你们相遇在新西兰注定将成为我人生旅程中美妙的一笔。当你们有机会读懂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好奇。扎克与凯根是否长高了些？小树是否已经成为葱茏的大树？牛羊鸡鸭是否已经更迭了好几轮？这些问题让我着迷与微笑——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有那么多城市，每个城市有那么多村镇，每个村镇有那么多人家，而我偏偏走进了你们的家庭，我由衷地感到幸运。

希望重逢的时候，我能够更加富态，但也不要胖到走不出衣柜（你懂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这些日子里，你们给了我灵感，让我继续思考“爱”这个命题。你说所有的物体都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但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例外，我想我应该会选择“爱”吧。

有缘再见，我爱你们！

非

2010年6月15日



◎我、法国姑娘，和主人一家

我说，将来你们还会遇到懂中文的背包客，到那时候你们就会读懂这封信。

朱莉问我，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像你这样有趣呢？

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6月16日，鲁迪、朱莉送孩子们进城，就把我放在前往怀特岛（White Island，位于新西兰的丰盛湾，是新西兰最活跃的火山）的码头。那天阳光明媚，是个出海的好日子，新的旅程又开始了。

第4章 搭车这件事必须去做




◎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岛之一，新西兰怀特岛

＞＞初次搭车

怀特岛是一个嘶嘶喷气的小怪物，还没上岛，强烈的硫黄味就让人皱眉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造访，导游的英语里夹杂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对于喜欢追根究底的我来说，一知半解是最大的折磨。

我为什么要花钱来受这份罪呢？因为朱莉和鲁迪的强烈推荐，因为经过不要错过的小市民心态，总之这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在国内，我最不爱逛的景点之一是博物馆。尤其是历史博物馆，我是个外行，又没有思古的幽情，在博物馆看热闹远多于看门道，既然没办法和古人对话，还不如混在俗世，和今人相知，或者寄情山水和自己多亲近亲近。

旅行的一个误区是，一百个人都说好的景点我们通常都不愿意错过，其实那地方可能并不对你的胃口，最重要的是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美景。所以人生和旅行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社会规定的目标，很可能你达到以后，会觉得索然无味。

下午4点，我回到法卡塔尼码头，空气里有黄昏的味道，我加快步伐，准备挑战人生第一次搭车。这是我在新西兰一直想做的事。野狼从新西兰回来和我说，新西兰一定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可以搭便车的国家。谷岳也告诉我，他的搭车生涯正是从新西兰开始的，那儿的人民足够纯朴热情。听上去多美好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去做。我的银行卡里还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一张车票，但我没那么干。

我告诉朱莉我打算搭车去内皮尔（Napier）找工作。

“那可要注意安全哦。前两年有德国的背包客出过事。”

“搭车最好是去加油站，另外千万别在上坡搭车，司机都不愿意停车的。如果是在法卡塔尼搭车，镇上有座出城的桥，那地方不错。”鲁迪建议道。

我沿着码头向西走去，走在法卡塔尼的河边，我不知道5个小时后会在哪里——理论上我可能出现在法卡塔尼到内皮尔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我试图让自己变得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并且发现这不难。完美的生活和心电图一样，总是平伏交替，对于已经平淡了二十几年的人生而言，要喜欢上5小时的跌宕起伏就像喜新厌旧那么简单——这是人的天性。很快，法卡塔尼的旅游问讯处（I-Site）进入我的视线，我走了进去。

“你好，我想搭车去内皮尔，该站在哪儿拦车好呢？”

柜台后是个有点腼腆的金发姑娘，说话轻声细语：“河上有座桥，你过来的路上有看到吗？”

“看到了。”鲁迪口中的桥八成就是那座。

“你得先去罗托鲁瓦（Rotorua），然后从那里去内皮尔，”她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个直角，“你有没有标示牌？”

“那是什么东西？”

“你得把你要去的地方写在纸板上，这样来来往往的司机一看就知道你要去哪儿了。这比竖大拇指快多了。”

我摇摇头，竟然还有这招。姑娘说：“你等着啊，我帮你做一块。”说完就返身进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她拿着硬纸板回到座位上，开始用签字笔一笔一画地描起了地名。她低着头，表情很专注。我觉得她真美。有人说，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接受帮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开口请求别人的帮助，一是不信任，二是怕欠人情，实在是很遗憾。

“你好勇敢啊，我就不敢搭陌生人的车，”姑娘依然低着头，朱唇轻启，“不过，我以前倒是让别人搭过一次车哦。”

她将完成的标示牌交给我。

“多谢你。”我发自内心地说。

“祝你好运。”她温柔地笑了。

我的背包只有40升，装不下很多东西，唯一可以不断塞进去的是感动和希望。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过了桥，路肩还算宽敞，我举起纸板，开始祈祷。再过两个小时，天就黑了，万一搭车失败的话，大不了就回镇上的旅馆。我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数着经过的车。我瞅了一下时间，竟然才过了5分钟，可感觉明明已经等了很久。出镇公路的方向几乎是正西，明黄色的夕阳让每辆车都放下了遮阳板。我心想，司机们该不会因为逆光而看不见纸板上的字吧？

我正胡思乱想呢，一辆车打着转向灯，缓缓地减速，在离我不远的前方停下来。幸福来得太突然，我还没准备好。我愣了几秒，赶紧冲上去。打开车门，是一家子毛利人。司机是个中年女性，大概是孩子们的妈。

“我们不去罗托鲁瓦，不过是顺路，可以把你放在半道上。”

“太感谢了！这是我第一次搭车，没想到这么快。”

“哈哈，不用客气。我叫西蒙，你呢？”

“叫我非，我是中国人。”

我忘了我们后来聊了些什么，有印象的是许多棕色的小脸和那位阿姨热情的卷发。朋友说，记忆的细节总是被时间剥离，甚至连情绪都忘记了，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一个灿烂的笑容，一种熟悉的气味……就像绘画成了印象派，写诗成了朦胧诗一样。然而欣赏它们的人一看，依然会发出由衷的赞叹。他说得很妙，只是，用卷发来纪念给我生命里的初次搭车，恐怕会心一笑的人只有我自己吧。



◎生命里的第一次搭车

其实只开了很短的时间，西蒙就将我放在路边，天又暗了一些，可是那温暖的黄色转向灯却扎了根似的，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搭车到内皮尔。

15分钟后，我上了一辆小货车，司机叫道尔顿，去罗托鲁瓦接儿子回家。道尔顿不爱说话，小小的车厢一旦被沉默笼罩，我就会觉得不安。总觉得不说点什么，就浑身不自在。道尔顿好像不这么认为，对于我发起的话题，他都爱搭不理的。如果不是他主动载我上路，我一定会认为他讨厌我。



◎罗托鲁瓦的夜晚，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一年后，我搭过八千里路云和月，才意识到，有的司机是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有的司机只是单纯地愿意去帮助别人。沉默也好，热闹也好，都无所谓。没什么语言可胜过来自陌生人的无私关怀。

在罗托鲁瓦停留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了。一路无话，换了一辆车，午后抵达一望无边的陶波湖（Taupo），几只黑天鹅随波起伏，它们有鲜红色的喙，优雅而高贵。我决定在湖边逗留，不然多对不起这漂亮的风景啊。

我拿着纸板，沿着陶波湖慢吞吞地走着。车辆不断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打算走出城，找个加油站。仅仅过了几分钟，一台红色房车在前方不远处急刹车，我还是慢悠悠地朝前走，来到车旁，车门哗地一下开了。车上的哥们儿头一甩，说：“上车。”

我指了指纸板上的地名，丢给他一个疑问的眼神。

“没错，我也去内皮尔。”他使劲儿地点头。

就这样，我的搭车之旅不期然结束了。上了车，照例是自我介绍一番，台词我都快背熟了。他叫本杰明，来自德国，21岁，是位热爱摇滚的青年。车子里的摇滚音乐都要把我的耳朵震坏了。

“你喜欢什么音乐啊？”他扯开嗓子问我。我发现很多司机都会问这个问题，好像我说了他们就能按照我的胃口更改曲目似的。可事实上，

我听的歌曲和他们是两个世界，这种白费力气的事儿我干了几次就放弃了。

所以这次我回答：“我不常听音乐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红辣椒（hot chilly pepper），知道不？”他指了指播放器。

“听说过，你来新西兰多久了？”

“一个月。”

“去内皮尔干吗呢？”

“找工作啊，我玩了一个月，又买了这台车，现在穷了。”

“看来你也是持打工度假签证！”

“没错。”

“你之前在德国是干吗的？”

“在我们村做了两年焊工，终于攒够钱可以出来玩了。我们村很小，只有600个人，不过你有没有听说过霍亨索伦城堡？”

“没有，我就知道新天鹅堡。”

“嘿，霍亨索伦城堡可是德国第二有名的城堡啊，离我们家很近的，骑车就到了，我闲着没事就去遛一圈，以后你去德国，我带你去。”

“说到找工作，我知道现在是葡萄园冬季剪枝的旺季，咱们可以一块行动。”

“那再好不过了！”



◎本杰明的红色爱车

伴随着红辣椒激越的歌声，伴随着房车飞驰在山道上发出的轰鸣，我HIGH了。

＞＞冰窖里的一夜

到达内皮尔是晚上6点。1931年的一场大地震将这个城市夷为平地，却造就了一个奇迹的重生。今天，内皮尔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30年代建筑群。在这个城市漫步，你会看到装饰艺术、西班牙布道院风格、经典条形设计的美丽典范。

我惊讶于这座小城的大气与典雅，从粉红色拱门里看海，我怔怔地说：“真美。”

大海像一位锦衣巨人，醉卧在甜美夕阳里。

“今晚你有地方住吗？”他问我。

“还没找呢。”

“不介意的话，睡我车上好了。”

为了表示感谢，我请本杰明去吃了全球最有名的餐厅——麦当劳。然后我们开着车找地方睡觉——本杰明家在小村子里，自是安静异常，因此他对于睡眠环境要求很高。

“我有一次开车找地方过夜花了一个多小时呢！”他告诉我。

最后我们找到一处僻静所在，似乎是个公园的停车场，四下也有些其他的车。

他拿出两瓶啤酒，问我干杯用中文怎么说。

我说："干杯。在中文里，这就是要喝个底朝天的意思。"

"哦，"他吓了一跳，"那我们还是Cheers好了。"

"德语呢？"

"Prost。"

最后我们用中英德三国语言说了三遍干杯，然后相视大笑。黑夜里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但这是我离开法卡塔尼后最开心的一刻。小时候父亲总是喝醉酒，回来就指东道西说很多讨厌的话，我幼小的心里就下定决心要离这种邪恶的东西远远的。直到工作后，我也终于体会到身不由己的无奈，然而顶多也只是无奈，一种被动的情绪。至今我仍然不认为"能够喝酒"和"是条汉子"这两件事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想令我改变的原因在于喝醉酒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曾经，并且现在也不太喜欢上海，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程度是我评价城市的标准之一，所以我更喜欢北京。人类还是有一些伟大之处的，巴别塔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发明了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酒精。

在酒瓶相撞的瞬间，我愿意掏心窝子说点什么。

"我给你讲个我朋友的故事，他女朋友是德国人，然后他搭车从北京去了柏林。耗时3个半月，共搭车88次。"

说"搭车"的时候，我加重音调，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他的房车。意思是，就是像我这样搭你的车。

"真的？"

"真的。"

"这是我今年听到最神奇的故事！"他惊奇地说。

"他女朋友太幸福了。你有女朋友吗？"

"分手了。"

"是你要来打工度假吧？我可没办法忍受一年的无性生活。"

"……"

都是年轻人，差别咋就那么大呢？我本来想说，你这个禽兽，但我喜欢他的真实，他总比背着女朋友在外面干坏事的混蛋强多了。

我们喝完酒，草草地刷牙，本杰明关门，然后打开房车里的小灯。他读他的书，我读我的书，我们偶尔说上两句话，不久就睡着了。

清晨我被冻醒。新西兰的冬天可真够冷的，房车里跟冰窖子似的。我骂了句脏话，蜷成一团，拼命地摩擦双脚，没想到反而越来越冷了。最后我索性起床，到马路上跑步去！本杰明也起床了，我们很快开始找工作。从咖啡馆，到汽车旅店，港式餐厅，半天下来，收获无数被拒绝。

在必胜客，和当地一位华人聊天，他告诉我，内皮尔50000多人，冬季有3000人在找工作，新西兰的失业率是8%，政府当然希望优先照顾本地人。我们这些外来人员找工作就更难了。金融危机以后，不仅找工作难，连季节工的收入都下降了不少。



◎第一次见到葡萄园，和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我们还去了几家提供葡萄园职位的青年旅社，但被告知必须住在旅社，每周的费用比租房贵多了，还是通铺。更何况本杰明有房车可以住，这自然不是上选。

不过这一路也并非全无收获，在一家餐厅，有人告诉我们一个食品供应商的联系方式，说也许会有机会。在一家餐厅的橱窗上，我看到一则招租广告，我联系到房东。

“我的房客都是打工度假的年轻人，你可以请他们帮忙介绍工作哟。”那是个中年女人，听口音是香港人。



◎黑斯廷斯的Te Mata山是玩滑翔伞的好地方

我们在路边吃了顿盒饭，决定离开内皮尔，去它的姊妹城市黑斯廷斯（Hastings）碰碰运气。黑斯廷斯位于内皮尔西南20公里，开车很快就到了。

因为内皮尔给我的惊艳实在太猛烈，以至于我对黑斯廷斯的第一印象很糟糕。我们直接去了著名的季节工中介机构PICKNZ登记个人资料。

在小小的黑斯廷斯兜兜转转一圈，天黑了下来。本杰明的冰窖子我是住怕了，我说今晚我找别的地方过夜，咱们就此别过吧。

“今晚我也睡旅馆，好久没洗澡了。而且今晚的世界杯有德国队的比赛，我绝对要督战！”

我会心一笑。在一间旅馆门口，我们拥抱告别。

“来中国的时候，请你喝白酒。”

我在旅馆门口打了个电话，给维克多的朋友糖糖，听说她刚到黑斯廷斯，在葡萄园工作。糖糖是北方姑娘，很爽快地说：“你等着，我们来接你。”

她和另外两个朋友住在一栋大楼的二楼，以前是个语言学校，现在已经没有学生了。楼梯上铺了地毯，那柔软的触感又让我想起刚刚在奥波蒂基安顿下来的那一晚。二楼的走廊两侧排列着卧室、厨房、浴室。整个大楼里就只有我们几个房客，灯光昏暗，有点阴森。

“还没吃饭吧？给你留了一份。”糖糖把我带到厨房，热情地招呼。

我也没客气，吃了个精光。以前总觉得麻烦别人不好，结果总是欲拒还迎，半推半就。在外一个人才发现，不是你帮我，就是我帮你，如果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被信赖、被依靠的对象，那么接受帮助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糖糖给我们相互介绍，另外两个男生，来自东北和河南。

Tips

在新西兰找工作，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免收个人中介费。PICKNZ乃是最著名的季节工中介，办公室遍布新西兰全国，在农场工作的旺季，PICKNZ是相当高效的找工作渠道。一般人力中介有Canstaff，Kelly　Services，Drake，Adecco，等等，只要去这些公司填写求职意向表，即可进入职缺数据库备选，不收任何费用，但需要常常打电话询问进展。获得工作后，薪资会有小部分给中介公司。新西兰各地I-Site会提供当地的中介机构联系方式列表。

东北男孩想学兽医，新西兰的梅西大学拥有世界顶尖的兽医专业，打工度假对他的意义，大概就是通往梦想的一块跳板。河南的小洪则是听中介吹得天花乱坠，说国外好赚钱，结果来了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为了出国，他欠了一些债。他说，他要想办法留在新西兰，继续打工挣钱。小洪是学酒店管理的，他说以后也许要在新西兰的酒店拿工作签证，等攒够了钱就去念书。在我离开新西兰之前，他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目标明确的人，往往已经成功一半了。

晚上，我在小洪的房间打了个地铺，我抚摸着久违而粗糙的地毯，在心里欢呼，再见了，本杰明冰窖！

＞＞不得不离开你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等待几位朋友的消息，一边往返于内皮尔和黑斯廷斯找工作，因为没有车，这段双城记格外漫长。开车20分钟的路，得走三个小时。一次我沿着公路走了一个小时，才搭到一辆好心人的车。

找工作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和追女孩子不一样的是，没有爱情你可以看星星，看着看着就忘记了孤独。但是没有面包，你只能饿得眼睛冒星星。

我心里很希望留在美丽的内皮尔，这个愿望支撑着我往返奔波，不知疲倦。在小洪的介绍下，我差点儿在内皮尔租了房子。那是位于河岸路旁的一栋住宅，河岸两旁是参天的大树，一条小河静静地流淌，我对内皮尔的好感又多了几分。房东听说我要找季节工，便介绍我去葡萄园工作。

“现在是冬天，一般的工作不好找，只有季节工还有机会。你会不会剪枝？”

“学过。”我在法卡塔尼那会儿，和朱莉一起参加过剪枝培训班。

“给你介绍个工头，你问问他还缺不缺人。对了，你有剪刀吗？”

“没有，这些难道不是果园提供吗？”阿华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工具全部是公司提供的。一把新的大剪刀要100多块呢，我可舍不得买。

“这儿都是自己准备，我给你个电话，找四喜，他有二手的剪枝工具，很便宜。”

到了傍晚，四喜如约来房东家接我。四喜30多岁，露着半截胳膊，肌肉精干，皮肤也因为风吹日晒而变成古铜色，大约在农场摸爬滚打过。他招呼我吃了晚饭，然后给我好几把剪刀，有大有小。

“拿去用，能卖掉就帮我卖吧。”

“这能卖多少钱？”

“大的50，小的30，工具包40，羊皮的哦。”

“这些工具你不用了吗？”我问他。

“不用了，聪明人赚钱不靠这个。”

我正准备告辞，他忽然说：“你现在有时间吗？我带你去玩玩。”

我想反正晚上也没事，放松一下也不错，就跟着他出门。不久，我们把车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物外，进门前我注意到外墙上的TAB字样。我们在前台被拦下，要求登记。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四喜，他不以为然地在登记簿上写下一串数字，然后把本子推给我：“照我的写就行。”

前台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莫名其妙地盯着我们这两个中国人。

我们首先穿过一个舞厅，许多上了年纪的白发人三五成群地坐在舞池外围的椅子上，似乎是在等待音乐响起。过了舞厅，左手出现一扇门，里面隐隐传来嘈杂的电子音乐。四喜推开门，大约20台吃角子机正热火朝天地运转。四喜抬头瞟了一眼某个方向，说：“可以了。”

他递给我一些硬币，让我随便玩。

“这就是我的工作。打老虎机。”他自豪地说。

“这也能赚钱？”

“能啊，可比果园赚得多。你有没有兴趣？一周我给你500块工资。”

大概是看我一脸不相信的表情，他悄悄地解释了一番：“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此处省略1000字）”

“原来如此，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就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塞硬币，下注，摇奖，塞硬币……最后我揉着酸痛的双眼说：“四喜哥，我得出去透透气。”

他嘴里应了一声，依然全神贯注地盯着变幻莫测的老虎，屏幕的光在他脸上忽明忽暗地闪动，我觉得他更像一只老虎。

凉爽的夜风让我清醒了不少。我回到压抑的机房，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这个工作不太适合我，我喜欢户外工作。四喜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倒也没再勉强我留下来工作。在新西兰，各种工作的收入差别不会特别大，所以人们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回到河岸路的住宅，房东的小助理已经为我安排了床位，那是个用木板搭建的小屋，10平方米不到，室友是个柬埔寨的厨师，还没下班。

“用水和厨房都在主屋，平时千万把门锁好，这里经常丢东西。你明天可以住这里，今晚先睡客厅吧。”

“啊，这地方居然还有贼！”我暗暗骂了一句。



◎狭窄的卧室里要住两个人，而且是用木板搭起来的独立小间，防盗性能很差。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终于决定回黑斯廷斯发展。离开内皮尔的时候，我只能这么告诉自己，内皮尔虽美，但不是为我而存在。我是个农民工啊，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并不属于我。

好在玛丽昂和他的朋友碰巧也到了内皮尔，我告诉他们，内皮尔的冬季是旅游淡季，工作难找，他们一合计，觉得有道理，就载上我回黑斯廷斯了。

这是我和她自法卡塔尼换宿后第二次重逢，在罗托鲁瓦的图书馆里，我们见过。新西兰的一切都可以用快速与不断来形容，快速地相识，不断地告别；快速地上车，不断地下车；快速地入住，不断地搬家；快速地开工，不断地找工……再大胃的人生，也饕餮不起这么激烈的时光呀。我已经很想安安心心做一份时间长一些的工作，住一个时间久一些的公寓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新西兰的小，让重逢这件事也能用快速来修饰。

这时候，糖糖和东北男孩已经决定离开葡萄园，返回奥克兰。我得知这个消息，大吃一惊。

“怎么了？这不才来没多久，就要回去？”

“剪枝太难赚钱了。”

“那你们付给那个家伙的400块不就浪费了？”为了得到这份葡萄园剪枝的工作，他俩被黑心介绍人赚了400块。

“那也没办法，在这儿根本存不到钱。”

“生活不容易啊……”

一周过去了，工作还是没影儿。我感到自己之前是过于乐观了，银行账户里的钱又悄悄回到了我刚到新西兰的水准。虽然仍有压力，但比起在异乡的头几天，我已经没有穷途末路的慌张了。大不了就回奥波蒂基或者去青年旅社提供的职位工作，反正饿不死。

没有钱的日子还是照样得过。中午1点，我不动声色地走进了位于黑斯廷斯皇后街上的Countdown（新西兰最大的超市连锁之一），眼前出现了大面积的蔬菜，长的短的，大的小的，红的绿的，胖的瘦的，坚强的和柔软的，我忽然想念吹过田野的风和风中的泥土味道——我的童年并不缺少这样的场景。

因为生活捉襟见肘，我不得不开始学习精打细算。海鲜比肉便宜，肉比蔬菜便宜，猪肉难吃又贵；牛肉制品里，牛肉碎最便宜，是炒饭必备；牛排我等草民是不轻易出手的，羊肉是最贵的肉类，我觊觎已久，可就是从来不打折。蔬菜里最贵的是甜椒和菇类，上海青菜价格一向坚挺，2.5元才两小颗，等我回国大啖青菜之时，想必会流泪吧！毛利白菜的味道令我无语，唯一的优点是价格便宜量又足。最耐吃的当属土豆和胡萝卜，10元钱可以吃一周。一次晚餐，我们居然做了三种土豆：拔丝土豆、盐烤土豆、炒土豆。

每次我逛超市的时候，就会想起母亲为了一顿便宜又好吃的晚餐而付出的一切。

我想起自己曾经因为她在菜市场的斤斤计较而不耐烦地转身走开。当我在商场上和人扯皮的时候，她正在菜场为了几毛钱和人脸红。如果不是因为通货膨胀，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已经不太能放下自尊去讨价还价了。

我想起母亲在厨房出汗，我却在书房出神的一个个夏天的傍晚。而她的一切付出，餐桌上的一句“好吃”就算是回报了。这个世界上付出和回报从来就不平等，那些为此抱怨的人真该想想餐桌上的哲学。

那些日子，每次我走出超市的时候，心里都很满足。比起如火如荼的足球世界杯和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我更关心蔬菜和粮食的价格。这种为自己而活着的感觉让我热爱生命里的每一天。

找工作终于出现了转机。糖糖离开后，我们公寓又搬进了两位女生，辛西娅和蓝大侠，据说是小洪在网上认识的。他以介绍工作为名，将俩人招至麾下。在夺命双姝日日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小洪将他在黑斯廷斯积累的人脉耍得风生水起，某天他宣布：“工作搞定了！我们四个人一起，整个葡萄园包给我们了！”

我感叹：“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成功的女人啊！”

第5章 最美的彩虹下，做最炼狱的工作



＞＞彩虹是唯一的客人

剪枝，被誉为最残酷的户外工，阿华和维克多早我一步去了南岛马尔堡（Marlborough）的布兰尼姆（Blenheim），马尔堡是新西兰最大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地区，大大小小的酒厂有70多家。过了一阵，阿华打电话给我：“太苦了！每天早上6点多，天还没亮就得出门。路上都是冰！剪枝可比摘猕猴桃累多了，老子的手都快废了，每天早上麻得没感觉！兄弟，你可千万别来，还是在北岛待着吧！”

没想到我最终还是难逃一死。6月28日，那是一个周一的早晨。当地工头麦克开着辆红色小货车，来到镇上送我们上路。我们沿着二号国道向鹰嘴湾内陆驶去，城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四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芒高拉帕（Mangaorapa），一个青山环绕的地方。葡萄园就在群

山深处，我望着犹如兵士的四万余棵葡萄树，手有些发软。

葡萄园的经理蓝道尔出来迎接我们一行人，他是个大胡子，块头也大，一身脏兮兮的工装背带裤，笑容能融化冰雪。

“这地方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他说道。

“那怎么和外头联系啊？”

“用那个座机，”他指着身后的车间，里面空间宽敞，各种工作台错落其间，“你们就住在果园，不花钱。最近的城镇开车一小时，你们来的时候应该经过了，以后买食物就只能去那里。”

我们花几分钟熟悉了居住的环境，卧室位于车间隔壁，大约10平方米，摆了三张上下铺，可睡6个人。从卧室出来，经过车间，有另一扇门通往厨房和浴室。厨房有大大的落地窗，葡萄园的景色尽收眼底。浴室既干净又现代，连洗手液都准备好了。这真是个世外桃源。

“现在开始，你们就算裸奔也没人看。”麦克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们都以为暗无天日的日子就要开始了，没想到，芒高拉帕葡萄园后来成为我们记忆中公认的剪枝天堂，让我们久久不愿离开。

蓝道尔给我们示范了剪枝的手法，共分为剪、拉、修、绑四个步骤。剪枝的目的主要是保证葡萄的品质，控制植株的生长速度。

“很简单的，拜托各位了。一个月就能解决。”也不知道蓝道尔大叔是在鼓励我们还是在鼓励他自己……难道我们4个人看上去很有剪枝的天赋吗？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又觉得前路漫漫。每一份新工作开始的时候，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安，更何况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呢？



◎我们在葡萄园的卧室，通铺

和我搭档的是蓝大侠。她来自北京，在外是一高级白领，在家是一颓废小妞，我就想不通了，这样的人和我分明不是同一路数，竟然能在新西兰殊途同归。

于是我们一边工作，我一边问她：“喂，蓝大侠，你为什么来打工度假啊？”

“为了一个朋友。”

“哦？”关于动机，我听过很多版本，还是第一次有人为了这个理由折腾。

“我那个朋友得知打工度假这回事的时候已经过了30，他找到我，描述他没能实现的梦想生活，眼睛里的神采简直可以照耀整个宇宙。于是我说‘不如我来申请试试看好了’，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拿到签证啦。”

“这也行……”

“我工作还没辞，来三个月就回去。”

“三个月？好短啊！”

“没办法，领导就给这么点假。”



◎彩虹是葡萄园的常客

“为什么不干脆辞职算了？”

“各种放不下，你懂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懂，只是当时我很怀疑三个月之后，她会不会改变

主意，留在新西兰，就像孙东纯（《迟到的间隔年》的作者）辜负李主任一样去辜负她的领导。鸟儿一旦飞出了笼子，还愿意飞回去吗？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葡萄树的枝条在嚓嚓不绝的剪刀声中断裂，远处的天上有飞鸟，近处的地上有牛羊，天地之间，只有我们工作和交谈的声音。

“我以前在北京，每个月要在网上买很多衣服和化妆品，这下倒好，省了一大笔钱。”

“你敢说你以后回北京不会旧病复发？”

“不知道，但是现在的生活我很喜欢。”

＞＞逍遥自在做农民

第一天，我们满打满算修剪了四排葡萄枝，勉强及格，小洪和辛西娅二人组比我们来得晚，成绩比较惨。我们回到厨房，交换工作感受。

“没想到看上去挺简单，干起来这么难。”

“是啊，拉枝拉得我都快被抽死了。”小洪抱怨道。

“绑枝不也是？一不小心就折断了，有时候留了四根枝都不够用的。”辛西娅说。

“剪枝是技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我总结道。

果园的厨房用的是液化气，火力傲人，它一定是为大火重油的中餐而生的！我们齐心协力制作了在葡萄园的第一顿晚餐，胡萝卜土豆红酒鸡翅。在辛劳了一天之后，用一顿大餐来犒劳自己，这样的幸福感真是无与伦比。



◎修剪捆绑完成的葡萄枝



◎清晨的葡萄园永远如梦似幻

落地窗外的细雨，从黄昏起一直没停，在心里溅起冰凉的萧瑟。天黑以后，我们的小屋成为茫茫四野中唯一的光明，温暖地火葬了一个个旅人的孤独。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会思考旅程的尽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归宿吗？那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然后麻木地继续上路，并且期待看到山外风景的那天。对于很多人而言，山背后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曾经站在山顶。

天气预报说第二天下雨，我们睡到9点，没人愿意起床。直到蓝道尔大叔大驾，我们才手忙脚乱地收拾，一瞧天气，居然是大晴天。

我的手指因为充血肿胀而疼痛不已，问了其他人，多少都有同样的症状。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适应工作的缘故，因此不以为意地扛着剪刀上工去了。

新西兰秋冬的露水十分厉害，放在屋外的鞋子有些湿，到了葡萄园，很快就被更多的露水浸透了，有些部位渗水，穿在脚上有点儿凉。朦胧的山岚缠绕在远远近近的山腰上，我几度怀疑自己睡着了，而眼前就是梦境。

我们都比前一天熟练了，分成两队工作的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相互竞争造成的压力让我们不敢懈怠。坏处是，因为不敢懈怠，浪费了如此良辰美景。我们是悠闲景色中不和谐的音符。

我觉得这样不开心，就跟蓝大侠说：“找点乐子吧。”

“怎么找？”

“来讲自己的糗事好了。让对方开心开心。”

“你先说吧。”

“我在黄金海岸被鸟粪砸醒了……”

“这也算？太简单了！”

“那你讲个好玩的？”

我们在葡萄园的工作没有任何人来打扰，可以随便地大哭大笑。从葡萄园走百步，便回到我们的小屋。中午，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休息，多到可以讲一个很长的有起承转合的故事。和之前在猕猴桃果园冲锋陷阵的午餐相比，这样劳逸结合的工作状态是种莫大的享受。我们有时候为了赶进度，就煮工艺简单的细意大利面，两分钟就熟了，再淋上番茄沙拉，一顿简单的午餐就这样搞定。这种意大利面有个动人的名字：天使的发丝（Angel Hair）。



◎剪下的枝条就放在两行葡萄树中间的过道，以便拖拉机碾压。

若是上午拼得很凶，中午就多花点工夫休息，煮饭，洗菜，切菜，炒菜，慢慢来，不着急。整个果园只有我们4个人，这是我们的世外萄园。听着松涛鸟鸣，时间仿佛是静止的，让我有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幻觉。

这天中午休息时，我们发现车间里多了一台房车，蓝道尔大叔说是给女生准备的卧室。原来前一天，两位姑娘随口说起要把房间隔成男女两个部分，被他听到了。好个细心的大叔！我们对他又多了一份亲近。蓝道尔大叔美丽的妻子宝拉每周也过来工作3天，并且帮忙打扫卫生。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们俩已经结婚30多年，15年前就开始打理这个农场，每天日夜相随。他们都很喜欢这份宁静的生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夫妇俩就坐在车间，面对葡萄园和青草地，喝茶聊天等待我们，

眼底有爱流转。

下午的工作从2点开始，持续到晚上5点，一半太阳准时没入了山背后，到了5点半，天色已经暗到看不清枯萎的叶柄，但尚能辨认出枝条的轮廓。我干得兴起，就蹲下来，借着天空形成的明亮背景继续剪上一阵子。凋零的葡萄树在幽暗的天空下构成了线条凌厉的剪影，就像是我的剪刀划过天幕留下的作品。这时候我自以为是地想，我的这把剪刀，它真厉害啊！

回到厨房，我们把手套和鞋脱下，放在暖炉旁烘干，不一会儿手套就冒出白色水汽，房间里弥漫着奇怪的味道。不管它，我们四人各司其职开始准备晚餐。

有了在奥波蒂基和黑斯廷斯的锻炼，我成为了微波炉煮饭的熟手，炒菜也勉强达到了众乐乐的标准。能够感到自己的进步，是最让我开心的事，甚至超过了被他人夸赞的喜悦。我向来以为，自我认可比外界认可重要太多，自我认可的基础是清晰的自我认知，而外界的认可常常是符合其标准的认可。我总是把昨天的自己作为敌人，知道自己正在变得更好，我就不计较人外有人——反正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我无法逾越的强者。

在芒高拉帕葡萄园，我吃到了来新西兰以后最美味的牛羊肉。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兴高采烈地交谈，话题里有白衣飘飘的年代和无忧无虑的未来。

8点钟通常结束了晚饭。我开始看书，有时看葡萄种植的专业书，遇到不懂的内容就记录下来，第二天请教蓝道尔大叔；有时候看电子书里的小说——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10点多，众人纷纷回屋，我走到落地窗前，向屋檐下的晴天娃娃默默许一个关于天气的愿望。

这是个多雨的冬季，连新西兰阳光最灿烂的鹰嘴湾也不例外，有时候雨从早上开始就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每逢此时，我们就聚在厨房的餐桌上，四台电脑，干自己爱干的事。有人看电影，有人听音乐，有人写字，下雨天不再令人觉得厌恶。在双手失去知觉醒来的早晨，我们希望这雨来得更久一点。

在我们工作热情高涨的午后，一场骤雨着实令人扫兴。我欣赏蓝大侠，对她来说，这突如其来的敌人，只能更加激发她的斗志。湿漉漉的刘海贴在额头上，墨镜上也布满了水珠，但她一刻也没停下手里狂热的剪刀。我们甚至觉得在雨里工作是一件洒脱、畅快的乐事。天空里除了云和雨，最多的是彩虹。我们通常可以在一天之内看到好几次彩虹，那种频率让我们以为这就是天空的本色。有时候彩虹就在几百米远，大大的弧形触手可及，我们相信走到彩虹脚下，就可以一窥天道。彩虹是每个都市人的梦中情人，我们用棱镜和露珠完成对她的思念，在内皮尔，她第一次从梦境里走出来，她的美让我战栗不已。我想我们的坚硬外衣

还是会被大自然的纯美击碎的，因为我们灰暗的瞳孔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美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本能，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能更多地遵照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决定，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更加美好。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压抑自我，我们总是在听别人说三道四，却很少用心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或是因为汹涌的主流，或是因为挤不出时间来。我们先是遗失了信仰，接着连拥有信仰的权力也被物质绑架了。至于理想，理想主义已经被贴上了不切实际的标签。而文艺、文艺青年则是在理想主义道路上走到黑的杰出代表。

无可奈何的是，物质确实很重要。有勇气对抗物质的人，绝大部分没有这个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往往已经用不着勇气了。

我也没有能力，但我知道打工度假至少可以让我保留勇气。趁还有勇气的时候去做点什么，不管是什么，没准哪天突然死了，也给自己有个交代。

葡萄园的生活让我回忆起并不遥远的九十年代，那同样是一个没有网络，甚至没有电话的时代。父亲母亲不用抱怨安得广厦千万间，我不用抱怨和朋友联络不方便，伙伴们期待隔三差五停电，无所事事最开心。如今获得快乐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但快乐却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正在把快乐变得复杂。

我可以从蓝大侠、辛西娅、小洪的每一个笑容里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葡萄园的生活是简单美好的。

我们的速度渐渐快了起来，因为用力不当而折断的枝条越来越少，唯独手的麻木依然没有任何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这种麻木和胀痛通常会持续一个小时，直到太阳完全升起，身体微微冒汗，才宣告结束。我的症状比其他人都严重，我很担心会不会因此留下什么后遗症，于是问蓝道尔夫妇：“你们的手每天早上会不会发麻？”

“当然会，不过睡觉的时候，试试看把手放在床沿，自然下垂，也许会好一些。”



◎有空时，我们开车去附近探险，这是世界上地名最长的地方。

我的顾虑一下子全部打消了，吭哧吭哧地继续挥舞剪刀。

在剪枝的四个环节中，我最讨厌拉这一步。纵横交错的枝条卡在承重的四条铁线之间，用蛮力的唯一后果就是疯狂被抽。在屡次被葡萄枝击中面部之后，我决定温柔地对待它们，也许是因为我太过温柔，速度下降明显，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效率。蓝大侠不愧为女中豪杰，细中有粗，对于拉枝自有一套独到见解，我们决定分工合作，我负责剪，她负责拉，最后的修和绑俩人共同完成。

一周后，第一片区基本完工，放眼望去，修建后的葡萄园清爽整齐，淡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们决定给自己放假——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完全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

我们首先去了世界上地名最长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纯粹是为了满足猎奇心理，无聊透了。那地方只有一块木牌，上面写了一长串字母。我们下车，拍照，上车，走人，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然后我们去了一片海滩，因为我坚信新西兰的任何一片海滩都有可能捡到牡蛎，众人有一阵子没尝过海鲜了，面对晚餐加菜的诱惑，无人拒绝。结果没想到赶上涨潮，别说是牡蛎，就连牡蛎壳都没见着。

怀着失落的心情，我们到怀普苦劳（Waipukurau）镇上采购食物，雨势渐渐变大，路灯下的地面弥漫着金色的水雾。新世界超市还开着门，永远欢迎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我们慌慌张张地冲进雨里，又匆匆忙忙地把大包小包塞进后备箱。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辛西娅打开车头大灯，小心翼翼地驾驶她的小绿车，雨水打在车顶，发出巨大的声响，雨刷激烈地来回摆动，前挡风玻璃仍然一片模糊。

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我们开始讲述自己的过往情事。周围的风雨

声似乎弱了，轮到蓝大侠，她落落大方地追忆起那些回不去的曾经，我们听得出神，尤其是司机辛西娅，在快要进山的第一个岔路口，她转弯过猛，车子滑到路边，她紧跟着一脚刹车——如各位读者所预料的，她踩的当然是油门，轿车立即冲进了路边的草丛。当她试图倒车的时候，轮胎一个劲儿地打滑，显然，我们要被困在这漆黑的雨夜里了。

我们掏出手机，没有信号。此地距离果园还有好几公里，而距离怀普苦劳镇就更远了。

我和小洪下车检查状况，发现左前轮陷在一摊泥水里，我们试着一边倒车，一边用力抬起车屁股，反复好几次，终于决定放弃。

说来也怪，一旦决定放弃，反倒轻松起来。

“大不了今天就在车上过夜好了，咱们来个彻夜长谈如何？”

众人一阵欢呼。

“对了，对了，不是刚才买了蛋糕和薯片吗？现在就吃了吧！”

众人再次欢呼。

就这样，我们开开心心地在雨里吃起了东西。对当时的我们4个人来说，焦虑是不存在的。我们享受着这份意外的霉运，毫不担心会时来运转。

时间面无表情地向前走，我吃完了一块蛋糕，嘴巴里满是甜味，车厢里还有人在嚼着薯片。

大约20分钟后，来时的天际有微光若隐若现，又过了好长一阵子，光束逐渐开始出现在视野能及的范围。说时迟，那时快，四扇门同时打开，我们挥舞双手，占据了路中央。那辆车越来越近，最后停在路边，一位白发老者下车瞅了两眼，心里大概明白八九分。

“别担心，我找找有没有绳子，看能不能把你们的车拖出来。”

可惜他和我们的车上都没有找到绳索，于是老人满怀歉意地说：“前面不远有交通服务站，如果没人，我还可以找警察。你们等着，5分钟，就5分钟！”

接下来的5分钟里，路过的车一下子多了起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站在车边，不断感谢主动停下来询问的人们。最后我们索性关掉了车灯，因为一直拒绝他人的好意是多么令人为难啊……这期间甚至有一辆飞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几分钟后，竟又掉头回来，司机下车仔细询问并确认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后才返转离开。

几分钟后，闪着红蓝两色的警灯出现了。警察大哥二话不说，停

车，取绳，上套，拉车，我们感谢他，拥抱他，拥抱是多么真诚的动作啊，我们为什么要羞于表达自己的真诚呢。

这个夜晚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不平凡的，但对于每一个路过并且伸出援手的新西兰人来说，恐怕这只是平凡的一夜。

＞＞葡萄园的永恒时光

5毛钱一棵的片区结束后，我们转移到了单株9毛的新战场。别看价钱翻了近一倍，但难度可增加了不止一倍。枝条的数量暴增，拉枝的时候，我甚至动用了双脚。需要绑的好枝也从两条增加到四条。这样一来，绑枝也需要两个人合作了。我和蓝大侠面对面，一人绑高位，一人绑低位。于是我们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故事接龙：一个女警察被一个歹徒绑架，所谓日久生情，歹徒爱上了女警察。女警察为了斩断孽缘，服用了变性药物，成了一个男人。歹徒为了延续真情，服用了变性药物，成了一个女人。女警察又为了斩断孽缘，再次服用了变性药物……在我们笑得痛了肚子弯了腰以后，才发现已经被另外一队甩开丈八远，立马埋头一阵猛干。

然后我安静下来，寂寂的原野上只有风的声音，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思念远方的朋友，这是一种确认自我存在的方式。朋友们还在红尘里，终究有一天，我也能够回到我想要回到的熟悉的过去。我把旧朋友们烤串儿似的排排坐，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职场。回忆在高速倒带中被加热，散发出各种芬芳，我努力捕捉友情的名义，患难之交，点头之交，君子之交，酒肉之交……其中有一部分大概是我捏造出来的。

搜刮肚肠的过程就像整理书架，一些书你不会再读，因为根本找不到，或者你的胃口变了。书架上有那么多书，记忆里有那么多友情，它们都是会积灰的。积灰，然后目不能见。情感的维护比想象中更艰难。我想起了一个久违的好友，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一次我去深圳出差，特意取道广州看望他，可惜当时他恰巧也出差，就这样缘悭一面。我试想了一下重逢的画面，我想开场白会是这样：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曾经，这往往是个略带悲伤的注脚。

人与人相遇的概率无差，再三相遇的，就往往成为或称为朋友，喝过酒，朋友，点过头，也是朋友，连不懂事的时候一起光过屁股的也是朋友。人的精力有限，当你不断地遇见，就变得吝惜时间来重逢。人的贪心第一条是贪新忘旧。可是很矛盾的一点是，我们自己也在变新，最起码长大了就要换新衣服新鞋，心情坏了要换新发型，心情好了尝试新馆子。能够保持一份长青的友谊是多了不起啊。

和在猕猴桃果园工作时一样，时间久了之后，我们总能在工作中找到新的乐趣。果园里除了人和葡萄树，最多的动物就是肥肥的大野兔。因为对空气流通有较高要求，所以葡萄根部的土壤通常比较疏松，这成

了兔子打洞的最佳场所。刚开始我们为一两只野兔的出现而大呼小叫，到后来见得多了，就开始琢磨怎么抓一两个活口来玩玩。



◎葡萄园也需要防风

我们设计了各种方案，首先是食诱。将胡萝卜块放在兔子出没过的地带，可怜的胡萝卜君在同一个地方躺了将近一周，始终无兔问津，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我们又想到了《荒野生存》里提到的鞋带陷阱，于是一群人围观Bear Grylls（贝尔·格里尔斯），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那鞋带是怎么个打结法，我们不得不再次放弃这个计划。

无奈之下，我们决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守株待兔！我找了一个大铁笼，猫在兔子洞门口，只等兔子出洞，便劈头盖脸罩上去。如同各位预料中的那样，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因为没有哪只兔子笨到会自投罗网。

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估计所有的兔子都已经睡着了，于是带着手电和长棍，循着路径，悄无声息地前往兔子们的巢穴。打算把它们捅出来，这是我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从兔子窝里取出的长棍上沾满了兔毛。

我们绝望了，去找蓝道尔大叔求助。

“您有什么办法逮住这些淘气的家伙吗？”

蓝道尔大叔双手比划了一个托着枪，扣动扳机的姿势。“我们每年都会请猎人来打兔子。”

“没有猎人的时候呢？”

他指了指天说：“老鹰。”

我们终于没能抓到一只兔子，而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依然我行我素地在我们周围跑跑停停，我喜欢它们受惊后，突然立起上半身，举着两只小手，一脸无辜的模样。

除了兔子，果园的地界外还常常可以看到精灵般的鹿，它们跳跃的轻捷姿态，我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

＞＞被拖欠的血汗钱

工作两周之后，到了发薪的日子，剪枝四人组兴高采烈地进城，打算用工资吃顿好的。没想到账户里的数字让我们从头凉到脚——工资并没有如期入账。

我立即拨通工头麦克的电话。

“麦克，我们的工资怎么还没进账？”

“哦？哦？不会吧？我问问财务啊，你们别急。包在我身上。”

他笃定的态度多少让我们感到安心，于是我们用积蓄买了一些物品，回果园去了。又过了一周，工资依然没有着落。我们都有些坐不住了，每个人的存款都创了历史新低，一种阴沉的气氛弥漫在餐桌上。这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热情，谁也不知道这一个月会不会白干。蓝大侠还指望用打工赚的钱游遍南岛呢，这样下去大概要直接打道回府了吧？

早就在网上听说了诸多发生在蒂普基（Te　Puke）的欠薪传闻，甚至有的工头索性卷了工人的工资跑了。但我始终没想到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时难以接受，也不知道除了打电话还能怎么办。工作5年，早已对按时收到工资习以为常。事到如今，才惊觉世界上依然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和无声的哭泣。如果不是在新西兰做农民，恐怕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切肤体验的体会。

“内皮尔有劳工局，咱们可以去告他们。”小洪义愤填膺地说。

“我再等一周，如果工资还是没进来，就回黑斯廷斯，直接上他们公

司去。”我说。

我们依然白天剪枝，轻松说笑；晚上打电话，愤怒质问。终于有一天，公司财务说，钱已经付了。我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8月5日，我回到黑斯廷斯，迫不及待地去银行查工资，令我吃惊的是，不仅还有一个片区没有支付，已经支付的部分工资也被克扣了。修剪果树9毛一棵的，被改为8毛5分。而6毛的则改为5毛。

我彻底愤怒了。

我打电话给公司财务，说这事儿如果不解决，我就住在黑斯廷斯，跟你们没完。财务叫维卡斯，印度人。我是后来才知道，麦克是为一家印度公司工作。在新西兰工作，当地的工头和公司通常较守信用，出问题较多的是印度和马来西亚工头。如果早点知道这些，也许后面的故事都会不一样了。

挂了电话，我转手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蓝道尔大叔，请他将之前在果园工作的作业纪录和薪资标准发给我。一封寄给鲁迪和朱莉，询问遇到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蓝道尔大叔很快就给我回信了。

非，以下是具体的数量和单价，我和中介公司谈好的，希望你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残酷的世界，大部分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果园的工作就要结束了，然后我和宝拉会去度假。祝你在新西兰的剩余旅程一切顺利。

从一个看上去豪放、开朗的大叔口中，听到有关“残酷世界”的论调，令我动容不已。蓝道尔大叔说的话一定没错，他是在和这个世界的屡次交手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吧。我不明白，世界如此残酷，我们如此渺小，究竟要靠什么才能生存下来呢？

朱莉也很快回信了。

这真是令人失望透顶，非。读了你的邮件之后，我找到了这个网站，你可以看看上面的这个链接，我也不确定这和你的状况是否相同。

鲁迪明天会去和工会代表咨询，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写邮件跟你讲。

同时，你还有两个选择可以尝试：

市民建议办公室(CAB，Citizen's Advice Bureau)，他们是一个国家性的志愿者组织，帮助解决很多各方面的问题。你可以上门或打电话，他们或许可以给你提供帮助。在内皮尔的办公室联络方式如下：

Napier CAB phone 06 835 9664

PO Box 1078 fax 06 835 1146

Community Rooms email cab.napier@xtra.co.nz

Memorial Square

另外的一个选择是劳工局，这是个政府机构，专门处理和工作有关的问题。他们的网站是http://www.dol.govt.nz/，或者打800免费电话。

祝你好运，朋友。保持联系。如果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回来法卡塔尼，这里永远为你保留一个温暖的卧室。照顾好自己。

我感受到眼眶传来的温度，我可以回答几分钟前那个关于残酷世界的问题了。

＞＞谈判成功

我回到之前的语言学校，付了一个星期房租，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维卡斯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在电话里，他的态度相当友善。他表示，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请我将正确的数字提供给他，公司会补上差额和剩余的部分工资。

我说："咱们见个面吧，你把上次的工资单给我，顺便我把正确的数字告诉你。"我当时还没决定是否要待满15个月，因此工资单都留着。

维卡斯白天也在果园打工，所以我们只能约在晚上见面。某晚8点，夜幕低垂，街上少有行人，我下楼，拐过一个街角，朝着地震纪念钟楼的方向走去。站在十字路口，我左顾右盼，没有发现他的车。下一刻，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右前方路灯下停着一辆车，一个人影站在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旁。我快步迎了上去。

维卡斯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他有温和的笑容和声音。

Tips

打工度假签证的有效期为12个月，但若有3个月在农场或包装厂工作的工资单，便可申请3个月的延签。因此请打工度假者妥善保管每一份工资单。

2012年最新申请延签所需材料：

工资单或IRD打税记录或雇主的证明信，任选其一

140新西兰元支票

1153表格

机票或银行存款证明（证明你有足够资金购买返程机票，2000新西兰元以上为宜）

一般签证到期前两周申请即可。

“我们上车谈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我心想，好熟悉的台词，难道有诈？

我钻进副驾驶座，还没坐稳呢，眼前寒光一闪，紧接着颈上传来寒冷的金属触感。维卡斯依旧笑嘻嘻的样子，命令我老实听话。然后车辆发动，城市的灯光很快就被远远地抛在脑后，在一条不知名的山道上，维卡斯命令我下车，狭窄的山道下就是悬崖。他将工资单交给我，冷笑着说，拿着你的工资单去跟上帝喊冤吧！接着一把将我推了下去。

以上一切当然并没有发生，我上了车，维卡斯从公文包里取出工资单，请我检查。我快速地扫了一遍，告诉他单价和数量都算错了。

“我会把果园经理提供的数据发给你，请立即安排。”

“好的，没问题。本周四搞定。”维卡斯答应道。

“你来新西兰多久了？”正事办完，我和他聊天。

“十几年了，生活不容易，家里有老有小要照顾的。”

我觉得他不是个坏人，至少看起来不像。我决定相信他。

“那工资的事情就拜托你了。”说完，我下了车，心里踏实了不少。

蓝大侠依然按照计划踏上了周游南岛的旅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请她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后方有我。

既然工资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下一站了。连续一个多月的体力劳动之后，我想要给自己放个假，于是又开始找换宿的机会。在BBH网站的讨论区，常常有换宿的消息。很快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换宿机会，内皮尔监狱正在招募导游和音效工程师等职位。

我立即拨打了网站上的联系电话。

“请问是内皮尔监狱吗？”

“没错，我是马瓦卡。”

“您好，我叫吴非，来自中国，请问监狱还在招导游吗？”

“这个……导游已经有人了……”

“那还有其他的换宿机会吗？”

“你会什么？”

“我以前是个销售，干了5年。”

“哦，那挺好的，你过来吧。”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过来？”

“对，你也许可以给我们公司做个培训，我们现在销售有点问题……”

“但是……”

“有两个网站，你先看一看，如果决定过来，再打电话给我。”



◎辛苦劳作，只为糊口的薪水

过了一会儿，她给我发了短消息，我按照网址登录网站，了解到内皮尔监狱的真面目。这其实是一家销售语音导览系统的旅游公司，内皮尔监狱是他们的景点之一，也是办公所在地。好吧，不管能不能帮上忙，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决定去监狱换宿了。

Tips

非法公司在工资上主要玩以下一些花样：

1.克扣：小时数、每棵树单价、总剪枝数量；

2.收入所得税：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工资，然后提供一张虚假的工资单，表明税已经扣除，但实际上这部分钱进了公司的口袋；

3.Holiday Pay：背包客持打工度假签证在新西兰工作，符合新

西兰劳工局制定的Holiday Act 2003里提到的8%假期补贴要求，而有的公司会告诉你这部分已经包含在工资里面，我手头拿到的工资单上没有假期补贴这一条，但查过法案后得知，这一条是不能少的；

4.拖延：以种种理由拖延工资支付。

规避风险的手段：

1.签署合同；

2.勤查账（我们因为没有网络和手机信号，直到很晚才查到工资欠发）；

3.签合同前调查公司背景和口碑（通过网络，或其他背包客等）；

4.要有维权意识，大多数拖延工资的公司会在你的再三催促下，支付工资。

第6章 这辈子第一次进监狱



＞＞第一次入狱

8月13日，在黑斯廷斯的租期已满。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天的早晨，空气清冽，呼出的水汽瞬间凝白，又因为灿烂的朝阳，转眼呈现出淡淡的金色，我搭上鹰嘴湾的地区性巴士，前往内皮尔。这一幕像极了3个月前，我从奥克兰前往北岸的那个清晨，有点儿困，有点儿兴奋，不同的是，没了忐忑不安。

巴士停在内皮尔图书馆旁，我在馆门外的石椅上坐着，等待马瓦卡女士的车。第一次发现内皮尔居然有那么多的海鸟，它们在我头顶盘旋，鸣叫，带来海的气息。能够在自己喜欢的城市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闭上眼睛，仿佛可以感到整座城市拥有了生命，呼吸的节奏、出汗的力度、做梦的姿势，就像是无数个自己的影子叠加而成的实体。

有人喊我，我回过神来，一辆小型面包车靠在路边，一个中年女人从车窗探出头来，再看那车身上写着内皮尔监狱的英文。



◎内皮尔街边的劳动中介机构Tradestaff，新西兰的很多中介机构都位于市中心，很好找。

我上了车，发现马瓦卡身旁还有一个女生，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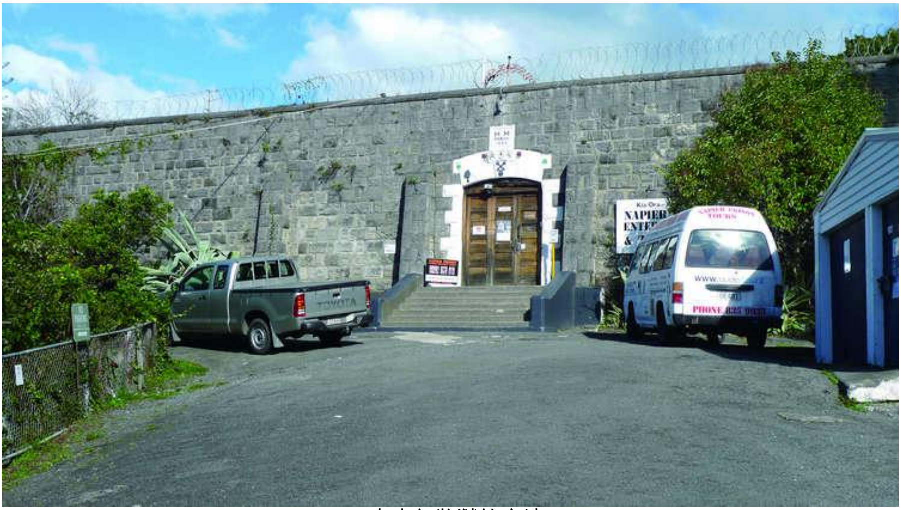
“这是凯瑟琳，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

“幸会幸会。”

沿滨海大道往北，再往西转入通往布拉夫（Bluff）山顶的车道，不久眼前就出现内皮尔监狱的石墙，墙顶依然保留着一圈电网，但大概已经没有通电了。我这辈子还没进过监狱呢，不知道这面高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

马瓦卡在路上向我介绍，内皮尔监狱是新西兰最古老的监狱，在1995年关闭，目前当地的监狱位于黑斯廷斯。内皮尔监狱停用后，被改造为一个旅游景点，但内部的结构基本保留。

城墙上有一扇看上去破旧的小木门，不过已经换上了现代化的密码锁。我跟在马瓦卡后进入监狱。



◎内皮尔监狱的高墙

“这是犯人吃饭的地方。”她指着进门右手边的一扇门。

“那是厕所，那是办公室……”因为天气晴好，监狱的高墙内也洒满了和煦的阳光，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阴森恐怖。

我们进了一间会客室，马瓦卡应我的要求，为我介绍公司的业务。公司以提供语音导览服务为主，在新西兰的各大旅游城市设点，下游的客户通常是博物馆之类的机构。

我跟马瓦卡说给我两天时间，我把意见书写出来。然后，马瓦卡带我去了我的房间，准确地说，是我的牢房。这儿所有的卧室前身都是牢房，厚实的铁门泛着寒光。我推门而入，小小的牢房里摆了一张上下铺的床，一个垃圾桶，一个柜子，连半扇窗户都没有，颇适合冤魂栖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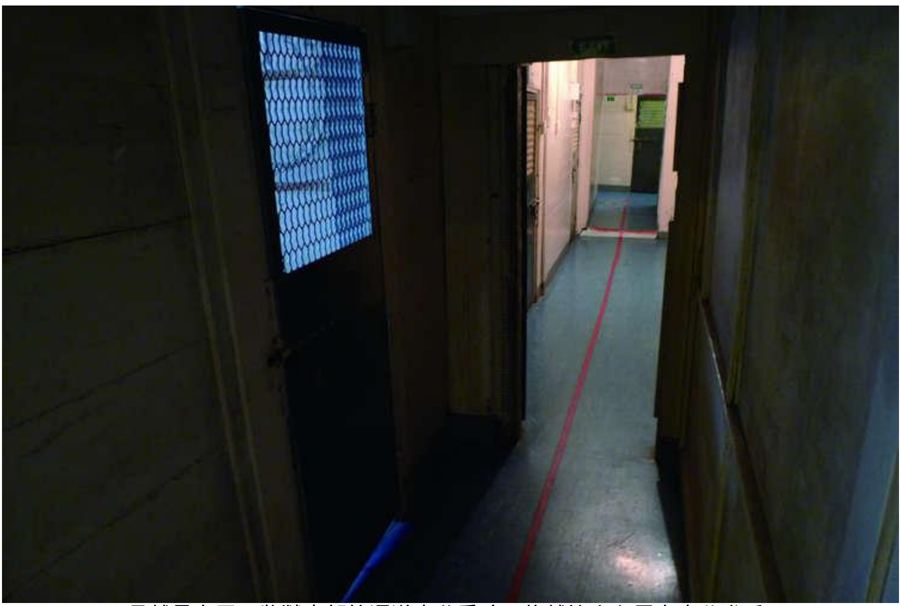
“明后两晚是我们监狱每周的固定活动，恐怖惊魂夜，你要不要来玩玩？”马瓦卡问我。

我在上海玩过一次鬼屋，那次的舞台在一个旧仓库，令人印象深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扮鬼吓人，我们有足够的服装和道具。”



◎监狱的后院，种植了花花草草。



◎虽然是白天，监狱内部的通道十分昏暗，依然让人心里有点儿发毛。

好吧，先玩一次被人吓的，再玩一次吓别人的，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闹鬼的夜晚

第二天我就泡在办公室制作幻灯片，心里盼着夜晚快些到来。到了傍晚，我终于完成了初稿的改善方案。马瓦卡读毕大为震惊，对我的专

业素养刮目相看。

她热切地说：“非，你太牛了。正好我们现在碰到一件麻烦事，我看你也许能帮我们一把。明早我让凯瑟琳把情况和你说明一下，现在没时间了，晚上7点钟活动就要开始，待会儿你和弗瓦德到门口排队，这是票。”

弗瓦德是个法国小伙儿，留着寸头，两眼炯炯有神。他今天才到，也是换宿来的，职位是电脑工程师。我俩从6点半开始就在监狱外闲逛，期间不断地有游客到达，在门外等候今晚的活动开始。当木门开启，迎客入内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监狱的外墙上有一盏小灯，把墙体的粗糙外皮照得分明。收取门票的是一个壮硕无比的怪汉，他的形象令人联想到海盗船长。我和弗瓦德伪装成普通游客，递上了门票，混在人群里鱼贯而入。

高墙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就是新西兰的夜空，或者充满璀璨的星光，或者浓墨般吞噬一切光明。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光，有人用手电筒照亮了自己的脸，同样是个彪形大汉，他自我介绍，是这个监狱的管理员。

接下来，他命令我们按照他的指示迈步或者转向，我们被带到犯人用餐的小房间，他用夸张的语气和表情恐吓众人，但我和弗瓦德早已对监狱的布局烂熟于心，因此不为所动。我知道这大概是热身活动，接下来才算正式进入鬼屋。

根据我的经验，鬼屋活动成功的关键并非是道具的精巧或化装的逼真，而是意外性。只要能击中参与者的思维盲点，即便是相当普通的招数，也能制造出极具冲击力的惊悚。我一边参与这场黑暗中的游行，一边思考明天轮到自己登场，要如何一击致命。期间弗瓦德多次戏弄了张牙舞爪的临时演员，那些可怜的高中生，被法国大男孩弄得不知所措，若不是涂抹了厚厚的妆，一定是满脸哭相了吧！


◎监狱被改造成鬼屋，装置了很多吓唬人的道具。

我们有说有笑地完成了这次短暂的鬼屋之旅，一道去市区散步，走着走着，弗瓦德说：“晚餐去吃麦当劳得了，我没多少钱了。”

我顿时想起了我和内皮尔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从夜幕下的麦当劳开始的。呵，这真是一个轮回。不知道本杰明兄弟现在如何了，大概还在葡萄园与那些顽强的枝条搏命吧？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我问他。

“找到工作就走。”他说。

“冬天工作不好找呢……”

“是啊。不过我们法语有一句话叫‘La Roue Tourne’，车轮子会转，人不可能一直走霉运的！”他乐呵呵地说。

我也开心地笑了：“那我教你句中文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意思是two poor men, happy together.”

不过我心里清楚得很，他就是花一天时间也没办法记住这句话。

第二天，凯瑟琳把马瓦卡提到的麻烦向我做了说明，原来是公司和台湾供应商沟通上有点不顺畅，导致目前有一笔几千美元的货款无法回收。我仔细阅读了双方往来的邮件和交易合同，又询问了凯瑟琳一些细节，心里有底了。

“我起草一封邮件，请马瓦卡直接转发对方总经理，这件事和业务联

系没用的。”

“嗯……”凯瑟琳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对方是台湾人，我会先用中文写，然后翻译成英文。”

“辛苦了！”

“对了，你们有没有对方总经理的联系方式？”

“没有……”

我被雷到了，都说新西兰人的商业文化极度保守，原来不仅是指产品，还包括与人打交道的风格。看来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捷”

因为要化装参加第二次的惊魂夜活动，我早早地来到道具室，弗瓦德去酒吧寻欢作乐，今晚监狱的临时演员只有我一个。道具室很狭小，大概是以前的小牢房。正对门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骇人的面具，右手衣架上是一溜的白衣。化妆师正在为两个姑娘化妆，见我进门，她们俩扮了个鬼脸。厚厚的白色颜料像一坨融化的奶油，衬出乌黑的眼眶和血红的嘴唇。轮到我了，我对化妆师说：“我皮肤过敏，不能化妆。”



◎化妆室墙壁上挂满了各种面具

就这样，我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连体服，就算是化身为鬼了。

监狱里的最后一盏灯也已经熄灭，四周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我潜伏在某个双人牢房的床底，等待猎物进门。刚才还聒噪不已的两个姑娘此

刻也不知道躲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屏住呼吸，时间在等待中一分一秒过去，我在冰冷的地面上不断地调整姿势，好让身体不那么难受。

这漫长的黑暗到底持续了多久呢？总之，在我快要睡着之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我一下子惊醒。登上舞台的时刻即将到来！

牢房外传来监狱管理员厉声的训斥：“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快滚进我们的闹鬼牢房去！”

紧接着，走廊上的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八只脚先后涌入牢房。铁门在他们身后发出巨大的响声，砰地关上。四周再次陷入短暂的寂静，但这种状态即刻被打破了。有人开始说话，很快四人便进入闲话家常的状态。我竖起耳朵，发现他们在聊的话题无非是最近发生的新闻啦，下周有什么聚会的安排啦……

什么时候爬出来合适呢？我开始想这个问题，现在显然不合适，因为他们正防着我呢，否则也用不着故作轻松地聊天了。

我就这么犹豫不决地趴在床底，过了大约5分钟，隔壁传来一声尖叫，紧跟着，另一侧回声般地响起惊恐的吼声。看来是我的两名队友发威了。受到她们的鼓舞，我打算采取行动了，但铁门却忽然打开，管理员就站在外面，示意众人离开。

“我靠，这也太无聊了吧！”

“是啊，鬼屋居然没有鬼。”

他们一边走，一边抱怨，也不知道是遗憾还是庆幸。人真是矛盾的动物。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懊恼不已。

红色的警示灯熄灭了，四周再次陷入安静和漆黑，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出手了。没有等太久，第二队人马来了。管理员故伎重演，把他们赶进了我镇守的房间。从声音和下半身的着装来判断，这次有三男一女，都是中年人，他们照例有说有笑地面对眼前的黑暗，忽然有人坐在床上，吓了我一跳。我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动不动地侧躺着。也许是等得不耐烦了，有人开始大声嚷嚷着要出去——结果自然被管理员无视了。

就是现在！我迅速爬出床底，抓住了一个男人的脚……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像是一只巨大的白色蜘蛛。

啊啊啊啊啊！对方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叫喊，接着，剩下的七只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我身上招呼。我听到肋骨折断时发出的清脆响声，在阵阵剧痛之后，我的神志渐渐模糊，没想到扮鬼吓人的效果如此成功，我嘴角挂着一抹胜利的笑容，坠入了永恒的黑暗……

我又睁开了眼睛，周围静悄悄的，我的手仍然抓着男人的脚踝，奇怪，身体上的疼痛也完全消失了，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想象。现实总是太残忍，对于我的出现，对方无动于衷。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床底下有人，你们看，被我料到了吧！”男人得意洋洋地跟他的同伴们说。

“唉，真是太没创意了。”

“就是，就不能玩点儿新花样吗？”

真是太耻辱了。我振作精神，嗖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在四人当中转悠。

喂，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僵尸啊！你们这群白痴倒是快给我抱头鼠窜啊！我的心在呐喊。

但我再一次被打击了。他们一副研究史前生物的表情，好奇地盯着我。



◎不远万里地来到南半球扮鬼，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这真是我见过最差劲的鬼了！”说完，男人哈哈大笑。

“喂，你吃晚饭了吗？”

“辛苦了啊，演员同志。”

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羞愧万分来形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我该重新钻回床底下去吗？不行啊，我现在是一个吓人的鬼，那样的话，

更会被嘲笑吧！可是就这样，勉强演出，忍受着观众的嘲笑，这种滋味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原来扮鬼是这么无聊的游戏啊，早知道就和弗瓦德去喝酒了。

终于，这无比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管理员打开铁门，四人吱溜一下从我身边离开。我长出了一口气。

重新回到床底，我仍然未能从沮丧里恢复，只盼着这个夜晚早点儿过去。

第三批游客进门了。

此刻的我，宛如置身巨大的幻觉旋涡，是既视感吗？为何眼前发生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有时候，我走在某条路上，或者和某好友说着话，就莫名地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自己曾经在同样的时间走过同样的路，或者和同样的好友说过同样的话。

但都比不上这一次那么强烈。

我终于清醒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既视感，而是短暂时间内重复上演的节目罢了。我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竟然拥有三次机会可以练习失败。事不过三，这一次我绝对可以成功。奇怪，心情说平静就立刻平静下来。

第三批游客已经站在房间里。

原来人和人真的都差不多，开始小心翼翼，渐渐放松警惕，最后无所顾忌。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有种偷窥的快感。但我知道现在要做的就是忍耐，因为他们再怎么放松，周围仍然一片漆黑，他们不会忘记身陷鬼屋的事实。

我幻想自己是个杀手，静静地等待着出手的机会。我希望可以一击即中，然后全身而退。

红灯又开始闪烁起来，地面上泛着诡异的光，这预示着牢门即将打开。果然，一阵金属的碰撞声后，管理员打开了门，四人有些失望地朝门口走去。

就是现在了。

我缓缓地从床底挪出身体，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走到其中一个人背后，伸出手，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她回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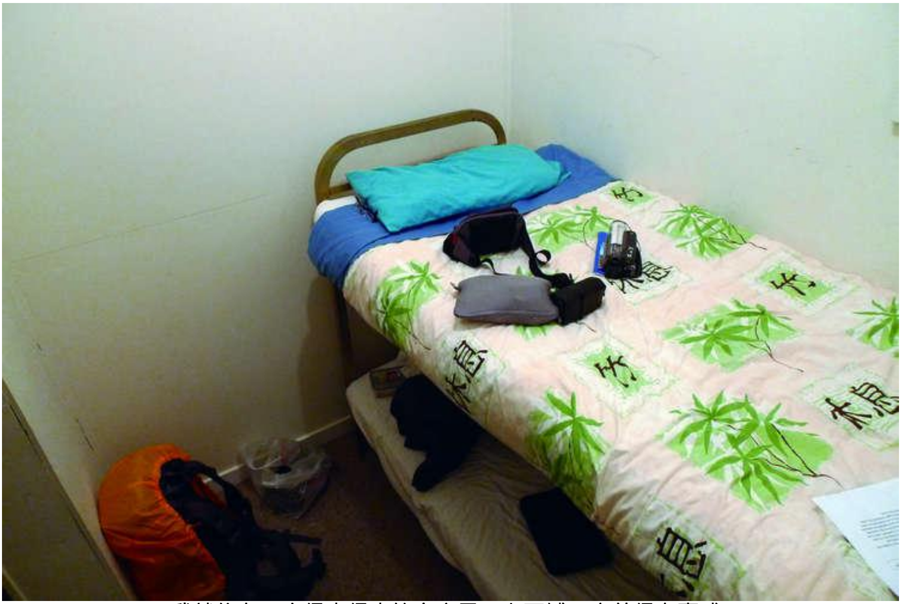
啊啊啊啊啊！对方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接着，剩下的3个人同时回过头，啊啊啊啊啊！四人相互推搡着，争先恐后地朝门外移动。

望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我有种复仇成功的快感。

以前做业务时，前辈常常告诫我，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歌里也唱道：高兴会忘形。

我亲手完成了一场实验，证明确实如此。



◎我就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牢房里，上下铺，床单很有喜感。

当晚，我将起草完毕的邮件发送给凯瑟琳，她的回复很简单：Perfect！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留在这里还能干什么了。关于公司的发展，我能想到的意见都已经提过，至于销售的培训，销售人员大都在海外，马瓦卡对我倒是青睐有加，甚至劝说我成为公司的股东，留在这儿工作，可我正是不想干业务才来到新西兰的，自然不想坠入同一个深渊，和台湾供应商的交涉从来都是一件劳神的事，连想起那些往事都觉得累。

在内皮尔监狱里，我并不是唯一的住客。其他换宿者都有很多日常性的工作，智利的丹尼尔，每天一早负责整个监狱的清洁工作；德国的阿尔姆特负责接待游客；还有英国的马克负责网站的维护；相比较而言，我显得有些无所事事。这样下去，我大概会变成好吃懒做的典型，得赶紧找到下一份工作才行。在内皮尔监狱的几天，我也跑了许多当地的人力中介，但都没有任何进展。我打开地图，向南搜索，距离内皮尔最近的大城市是北帕默斯顿（Palmerston　North），很少有打工度假的人提到这个城市，似乎是个有点神秘的地方呢！好吧，就是它了！背上包，去这个新城市找工作吧！

我通过招聘网站TRADEME检索北帕默斯顿的工作，没想到临时工还真不少，我挑选了几份较适合自己的，投了简历，其中包括邮局信件处理中心的临时工，我在申请理由里写道：要为小说取材。没想到邮局很快就回复了，请我参加面试。

我的打工度假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7章 在韩国人开的日本餐厅里做中国厨师



＞＞去年今日此门中

从内皮尔到北帕默斯顿，开车需要3个小时，我搭上的第一辆车便直奔北帕默斯顿而去。车上是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朱诺开车。他和妻子斯坦娜来自英国，这次回新西兰度假，顺便看望朋友。一路上晴雨交替，这一点多年未变，朱诺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开始回忆当年的新西兰。

“我以前就在北帕默斯顿念书，梅西大学，你听说过吧。”

“嗯。”

“如果你喜欢的城市是内皮尔这样的，可能北帕默斯顿就不适合你了。”

“哦？”

“因为北帕默斯顿有很多的学校，年轻人多，一到晚上就很热闹，可不像冬天的内皮尔，晚上静悄悄的。”

啊……难道是个有很多酒吧的城市吗？我心里嘀咕，那可不是我的菜呢。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北帕默斯顿的一个月，成了我在新西兰的饮酒节。

车辆在狭窄的山路上逶迤而行，快接近北帕默斯顿的时候，右手边的峡谷越来越深，隐约可以看见黄色的激流在谷底奔腾。

“北帕默斯顿经常下雨，前些年马纳瓦图（Manawatu）河还发水灾，你看路边的这些铁丝网，都是为了防止落石搭建的。”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北帕默斯顿，雨已经停了，天空依然阴霾，朱诺开车载我去一间“国王”青年旅社，但是旧址上已经建起了新的建筑。他无奈地耸耸肩：“这地方变了。”

我们在税务局前分手后，我直奔信息问讯处，取得了北帕默斯顿的劳动中介公司列表，接着花了一个下午扫荡了列表上的各家公司。这份资料有些过时，其中有很多公司都已经关门大吉，我给两家公司填写了求职信息，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应该是没太大希望。

好在新西兰的城市都很小，熟悉一个城市的街头巷尾只需要半天时间。北帕默斯顿的城市布局相当简明，市中心有一个战争纪念广场，四条路由此发端，分别通向东南西北。我快速地走访了北帕默斯顿的大部分餐饮小吃店，留学生的假期要到11月开始，所以现在几乎没有职位空缺。和奥克兰相比，这里的华人比较少，但华人餐厅和超市并不鲜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在餐厅或者果园工作是很自然的事，如同走了漫长的路看到一把椅子就坐下。可生活是个万花筒，再怎么努力向前，都预料不到下一站的风景。

＞＞自身难保泥菩萨

整个北帕默斯顿只有一家叫辣椒树的廉价旅馆，老板正在和一个住客聊天，见我进门，就说：“等一下，我帮这个日本人办好入住再说。”

我在新西兰多次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想了想，大概是亚洲面孔的背包客多来自日本的缘故吧。但这些年，中国背包客也越来越多地走出了国门，我认为这意味着会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

房间里有人，我们握手寒暄，他叫米尔肯，当地人，一打听，哥们儿正环岛旅行呢。

“看你挺年轻的，不工作吗？”

“不啊，我背上受伤了，现在领政府的补贴，一周200多新西兰元。”

“抱歉。”

“没事，这样到处走走也挺开心的。你来北帕默斯顿找工作？”

“对，打工度假。”

然后我背书般介绍了自己在新西兰不到4个月的经历，米尔肯听到我在黑斯廷斯被欠薪的事，便问我：“要不要我借钱给你？”

他表情认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看来他不知道什么叫泥菩萨过河，我也不打算解释，笑笑就算婉拒了。

＞＞邮局车间大作战

邮局的面试时间是第二天早晨，说来也怪，每个有面试的早晨，天气都好得超乎想象。我散步到达了巨大的信件处理中心大楼。作为中国人，我对于国企的好处有着根深蒂固的认知，邮局是新西兰为数不多的国企，对这个机会，我给予了极高的期待。我和另外一个来自斐济的黑脸壮汉一同进入轰鸣的车间，座位上已经有另外两名应聘者在等待。

首先是模拟测试。

第一项，阅读测试，测试短时间内辨别寄件地址的正误，我得了满分。

第二项，信件整理测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信件按照同一个方向排列。

第三项，信件分类测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七种信件归入对应的七个窗口。

第四项，举重测试，两大麻袋的信件，对我来说不在话下。

最后一项，拆包测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拆封和包装。

整个测试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被告知只有通过测试，才能进入面试阶段。等待测试结果的同时，我们参观了信件中心的车间，高度自动化的信件自动分拣系统令我大开眼界。

很快，我被带到面试的房间，这意味着我通过了刚才的测试。面试官对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在自我介绍里说，我的绰号是鸽子，正是中国古代的信使。她笑着问我，你就是那自称是“鸽子”的家伙？

这个面试的开局是完美的，结局是悲惨的，整个逆转只用了短短的2分钟，在看了我的工作签证的特殊限制后，山德斯小姐不无遗憾地说：“我想我们可以不用面试了。这个职位要求至少工作到圣诞节，可你只能做3个月。”

我早已不是第一次因为签证而被拒了，心里早有准备，我微笑着收起护照，礼貌地与两位面试官握手告别。

邮局外天蓝草绿，总之完全没有可以让我沮丧的环境，我迈开大步，朝市区的方向前进。辛辛苦苦到了北帕默斯顿，可不能这样被打倒，我又不是第一天到新西兰。如果就这样落荒而逃，一定会被昨天的自己嘲笑的。我下决心，无论怎样，都要在北帕默斯顿找到工作。

＞＞山穷水尽疑无路

我去了一些昨天来不及登门的餐厅，主街上有家大型商场，底楼有不少餐厅，一家寿司店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正在擦拭橱窗，他个子不高，发型很有时尚感。刚一搭讪，我就听出对方的日本口音。于是我改用日语，这似乎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辣椒树的厨房和客厅，给人家的感觉。

“你还会说日文？”

“以前在日本公司上班。”

“做过寿司吗？”

“做过，不过您店里的这种好像挺少见的……”（其实就在奥克兰干

过一个早上）

“那没问题，方法差不多哟。”

“那我有机会吗？”

“我们确实在招人，你有没有简历？把简历给我，我推荐给我岳父，他是老板。”

“那我有机会吗？”我居然又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大概是乐傻了。

“面试，面试，明白吗？要面试的，我先给你推荐上去，你等我老爸电话。”

这个男人对我好像印象不错。

结果这天晚上6点，我便接到了一位老人的电话，约我后天中午在北帕默斯顿美食广场见面聊聊。

“听我儿子说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连着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推荐你，说你好得不得了，我倒是好奇，很想见见你哦。”

我对此表示压力很大。

看来这事儿十有八九能成，昂贵的辣椒树不是久留之地，既然这份工作大有希望，我也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了。

在北帕默斯顿的一家中国人开的服务性公司内，我正询问租房事宜，旁边突然有人说：“我家刚好有空房间，你要不要去看看？房间很不错，价钱也便宜，一直都是租给梅西大学的学生的。”

Tips

在新西兰找房：

大城市（如奥克兰，北帕默斯顿），城市中心地带，普通装修，150新西兰元（约740元人民币）/每周（合租），包含水电煤气等费用。小镇（如奥波蒂基），不超过100新西兰元（约493元人民币）/每周。

纯粹看花费，在大城市住青年旅社未必不划算。但到了小镇，因为背包客相对较少，青年旅社价格反而更高，因此如何快速找到便宜的住房对预算紧张的游客就是当务之急。

我常使用以下途径：

1.报纸，如马纳瓦图标准日报，每天会有找室友和求租的广告；

2.布告栏，各大超市（Countdown, PAK'n Save, New World）的布告栏；

3.Trademe，新西兰最大的综合性服务网站，找工作，找房子，物品交易，功能齐全，有不少便宜的合租信息；

4.路人，新西兰华人比较多，在华人饭店、超市或是其他营业机构，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5.朋友介绍。

我扭头一看，是个50多岁的阿姨。

第二天晚上，我去看房。房东是那位阿姨的儿子，国内重点本科大学毕业后移民到了新西兰，目前在梅西大学工作，谈吐颇有知识分子的气息。我们没有太多讨价还价，当晚我就搬入了新居。我有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平时做饭和生活都和房东一起，这让我想起了在朱莉家换宿的快乐时光。

房东家有两个小孩，3岁的小男孩和5岁的小女孩。有时候房东要出门，就请我代为照看。男孩子眼巴巴地望着落地门外，泪水流个不停，嘴巴里一直念叨，要和妈妈一起出去。看到我后他止住哭，我抱着他看了一会儿动画片，他就笑了。可是，他很快又跑到门口去哭了。小女孩一直很听话，不哭也不闹。其实她也很爱哭——总是被弟弟弄哭。怕孤单的小男孩和总受委屈的小女孩，即使在一起，还是一个怕孤单，一个受委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兄弟姐妹的珍贵情意呢。我其实挺羡慕他们的，80后的独生子女大多觉得童年有一点儿小小的遗憾——渴望有个兄弟姐妹做伴。



＞＞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新家住了两天就到了面试的日子。寿司店老板姓李，是个韩国老人，胡子花白。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在微笑，眼神却锐利得像把刀子。让人感到亲切，又不敢亲近。

他拿着我的简历，一条一条地询问。

“去过的国家不少哦。”

“有些是出差……”

“你跑过马拉松？”

“对，去年在上海，不过成绩很烂就是了，呵呵。”我有点尴尬。

“你还翻译过书？是中文翻译成英文吗？”

“不，英文翻译成中文。都是推理小说，我最喜欢的类型。”

“版权代理又是怎么回事？”

“刚好认识一些国外作家，我在为他们寻找中国的出版商。”

我有点奇怪，他怎么净问些和做寿司无关的问题呢？昨天准备好的烹饪知识真是完全无用武之地啊！仿佛读懂了我的疑问似的，他说：“我并不要求你有很多的经验，因为厨房的活儿都可以学，重要的是能够和我们的团队愉快相处。你看上去是个有趣的人，如果你愿意，请加入我们吧。”

他向我伸出手，他的手温暖有力，完全不像个老者。

我问他：“我只能干3个月，没关系吧？”

“你可以干4个月，第一个月不打税，圣诞节忙得很，留学生又回家了，到时候准缺人。”

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让我做这个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葡萄园的工资仍然未发。微笑的印度人维卡斯自从许下铁石般的诺言后，就去度假了。我打了很多通电话，回答永远是语音留言。最后我联系上了公司的大老板，劈头盖脸地把威胁丢过去，大多数恶人都有点欺软怕硬。说实话，为了这几百块工资折腾，真让我觉得累，我大概是没有精力跑回内皮尔劳工局投诉的。蓝道尔大叔的话言犹在耳：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是啊，连很多本

该属于自己的东西都要靠苦苦争取才有可能得到，我们还有多少情怀去拥有理想这样的奢侈品呢？



◎拿到了工作制服，意味着新的生活要开始了。

8月24日，到达北帕默斯顿的一周后，我开始了寿司店的打工生活。上班的路有点远，我跟房东借了单车，一路逆风行驶，半个小时后我到了美食广场时，已是一身汗。

一楼大厅已经迎来了新的一天，早起的人们常常是忙碌的。入口处的赛百威店员正在整理桌椅，我从他们的地盘经过，左手边依次是中餐馆、印度餐馆，柜台后的印度厨师笑着和我打招呼。第三家便是奥吉寿司。

换上制服，我有点紧张地进了厨房。厨房中央是一个操作台，一老一小两个姑娘停下手中的寿司，回头问我早安，操作台四周围绕着灶台、冰箱、水槽和各种机器，厨房里好像没有什么香味。我们绕到操作台的另一侧。

“这位是前田师傅，从今天起他就是你的老师。”李老伯将我介绍给一个中年男人，他正忙着捣鼓一台奇怪的机器。

“我是吴非，初次见面，请您多多关照。”我低下头，复诵了一句过去5年说过千百遍的日语。

“抱歉，我的手是湿的。”他转过身来，露出一张胖嘟嘟的鹅蛋脸，茂密的胡楂让鹅蛋的下半部分变了颜色。

“也请你多关照。”他的笑容开朗极了，眼睛弯成两道小月牙，完全没有大厨的架子。

李老伯将我交给前田，去了前台。我无所适从地站在狭小的厨房里，生怕成为多余的人。没想到前田竟然说：“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看就可以了。”

这时我才知道那台奇怪的圆筒形机器原来是搅拌机，前田把煮好的米饭倒进去，淋上醋，快速地用饭勺搅拌后，重新合上盖子。按下启动键后，圆筒便自行翻滚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

“这是做寿司的那帮家伙要用的米饭，我们餐厅有两个部，寿司和热食，以后你跟着我混，咱们俩只负责热食就可以了。”

“这是Teriyaki，照烧鸡，那些洋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照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照’字，在日语里，照是明亮的意思，成功的照烧鸡表面一定要有光泽，像这样。”他用刷子蘸了一些酱，举到高处，黏稠的照烧酱顿时汇成一条晶亮的细线，垂落在容器里。

“这些腌好的鸡肉条是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寿司部一早要用。我现在切的是鸡胸肉，一会儿下锅煮熟，刚才你看到的腌鸡肉是鸡胸肉，照烧鸡得用鸡大腿。洋葱、胡萝卜、西蓝花是最常用的配菜，没有库存的话要提前准备好。”

前田从8点半到10点完全没有停过手，不光是他，其他两个寿司工也一刻不停地埋首在寿司里，真没想到厨房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了。

“咱们出去透透气。”前田忽然对我说。

我们从员工通道出了美食广场的后门，前田卷了一支烟，开始抽起来。

“别担心，在厨房工作的员工是可以休息的，”他安慰我，“你来寿司店打工是为了念书吗？”



◎我和师傅前田在仓库里喝酒

“我是辞职打工度假来的。”

“哦，家在哪儿？”

“中国上海。”

“我去过北京，一直也很想去上海呢。”

“前田老师呢？家乡在日本哪里呀？”

“我是京都人，来新西兰8年了。”

“好久啊。”

“其实，我当年也是拿着打工度假签证来的哦。没想到就这么留下来了。”

“你家人没意见？”

“我父母都过世了，现在只有一个妹妹在日本。”

“抱歉。”

“没事。”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前田抽完一支烟。

“非，你也是背包客吧？”

“算是吧……”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给了一个暧昧不明的答案。

“真是怀念那些背包的日子啊，我来新西兰之前，在东南亚晃荡了好一阵子。嘿，我觉得啊，没去过印度，根本不能算是背包客！你去过印度吗？”

“没有。”

“有机会一定得去。”

“前田老师，你打算一直留在新西兰吗？”

“当然不会，我还要上路的，我想去南美洲。我打算新西兰结束了，存够钱就去阿根廷和智利，我想去巴塔哥尼亚。真遗憾啊，”他装模作样地拉长音调，让我好奇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哪知他接着说，“你要比我领先一步了。”

这顽皮的老小子！我开始有种感觉，他不仅是我的老师，我们也许有机会成为朋友。我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厨房，约定有时间一起吃饭。

从10点半开始，前田似乎更加忙碌了。

“中午永远是最忙碌的。”他一边晃动平底锅，一边告诉我。11点之前，热食部要准备好足够数量的便当、炸虾，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第一位客人什么时候光临。如果碰上堂吃的客人，有时候还得放下手中其他的活儿。

果不其然，随着中午的临近，前台跑厨房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炸鸡块便当，堂吃，一份！”

“鸡肉乌冬面，外带，两份！”

“炸虾不够了！”



◎早晨的奥吉寿司店，一个人都还没有。

前田此时展现的风采，配得上绝世高手四个字。不论多么紧急的状况，他总能在闲庭信步之间，随手化解。犹如歌者之于舞台，将军之于战场，那种气定神闲的淡定足以震慑每一位旁观者，使其钦佩之感油然而生。我一直相信每一份职业都有最绚丽的时刻，在电视上看过很多的烹饪节目，那些大厨翻动炒锅的英姿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但站在真正的厨房里，被滚热的油烟包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那些最简单的动作。那是与高温、嘈杂、繁忙格格不入的冷静、沉稳与坚决。

这样的男人真是酷毙了。

奥吉寿司店的午餐十分简单，我本以为员工每餐至少得享用一份便当，但没想到只有几个临时手作的寿司而已。前田三两下就做了一个大的寿司卷，往里面塞满了鸡肉和牛油果。

“这是特别版，年轻人，多吃点儿。”

牛油果的醇美厚重和微咸的鸡肉混合着酸甜清新的米饭，产生了难以言喻的魅力，我的味蕾感到了切实满足的幸福。

午后，客人渐渐减少，我本以为厨房会稍微空闲下来。事与愿违，除了零星的前台订单外，热食部还有大量各种前置作业，例如食材的加工，酱料的制作，每当我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吧，前田又给我分配了新的任务。

直到下午3点多，一天的繁忙终于进入了尾声，前田开始清扫房间和使用完毕的各种工具，不时回头盯着监视器上前台的客流状况。

“我们在厨房工作的，不能等前台通知了才开始行动，很多时候得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我们的敌人，就是时间，”他解释道，“从明天开始，我会慢慢教你各种技术。”

“希望能尽快帮上忙！”我用力点点头。

下班时，李老伯给了我一天的工钱。回家的路上，马纳瓦图河自左手流过，太阳刚好落山，我揣着久违的工资，几十块钱，心里很愉快。望着连绵的路灯，我想象这就是学校北区的那条星光大道。愉快回忆正如同宇宙星光，当你看到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我们还是会回望那些充满力量的年华，并且感激内心深处的柔软。

＞＞苦练基本功

前田说到做到，从第二天开始，他便让我从最基础的一些活干起。他从仓库里取来几大袋冷冻的鸡胸肉，泡在水槽里，待解冻后，他给我做刀切的示范。

“鸡胸肉比较厚，没办法直接煮，要像这样从中间一分为二。”他在一大堆鸡肉里翻找了一块特别厚的，补充说：“这样的，得切两刀，分成三块。”



◎前田是个酒鬼，我们最喜欢喝的是吉尼斯黑啤酒。

我睁大眼睛，想努力记住他的每一个动作。

轮到我了，我摊平鸡肉，瞄准了鸡肉的中缝下刀。我不敢切得太快，生怕两瓣鸡肉厚薄不均。即便如此，刀锋还是不知不觉偏了。我颇为费力地切了几块鸡胸肉，前田放下手上的活儿，接过我的刀，在磨刀石上刷刷刷擦了几下。

“我忘了，你是新手，锋利的刀好用一些。”

重新切鸡肉时，我发现果然省力了不少，手上使的力小了之后，就更加容易控制手腕和刀的方向了。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处理完10公斤鸡肉，速度之慢可真是令人不敢恭维。

“来帮忙拌一下寿司米饭。”前田把饭勺交给我。

我连忙冲干净手上的油污，拿着饭勺就往搅拌机里伸，结果滚烫的蒸汽把我烫得嗷嗷大叫。

“先加醋，用那个塑料壶满上。”

我按照吩咐，把醋倒入热气腾腾的米饭，一阵强烈的刺鼻酸味熏得我连连后退。我只能伸长胳膊，努力地“排剁”和搅拌，手上的动作可不能停。在完成初步的混合之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机器了。这是一台轮式搅拌机，腔体从圆心处一分为二，平时可以揭开上半部分的半圆柱形盖，搅拌时，盖上盖子，上锁通电即可。

机器正正反反来回翻滚了几次，回复到最初的状态，前田打开盖

子，将充分混合了白醋的米饭倒入一个大的塑料托盘内。

“等米凉了再装进箱子，方便寿司部的伙计们取用。每天需要的数量都不一样，这里最忙的是星期四，广场营业到晚上9点，所以要准备至少10箱米饭，周末也不少，星期一和星期二最轻松，只要准备5箱就够了。你得记住每天需要的饭量，煮饭的时候心里才有数。另外，你看到那边的寿司切割机了吗？上面有个计数器，根据计数器的数字可以计算每天需要的大致饭量。我们每天都需要准备好第二天的寿司饭。”

“煮一锅饭的时间大概是50分钟，一锅饭大概可以装一箱多一点儿，这里有3个锅，忙的时候同时煮饭，煮三轮，你最好用笔在白板上记下每一锅开始的时间，这个时间如果记错就麻烦了，米饭是寿司成败的关键哦。”

“没想到在厨房还得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漫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我已经有些筋疲力尽了。

和前一天一样，到了中午，前田明显忙了起来，而我也更多地参与了制作便当。我还没有学习如何制作照烧鸡，因此前田给我的任务都是比较简单的盛饭和打包饭菜。

“喂，你盛饭的方法不对，我们要用最少的饭盛出最饱满的外观。像这样，尽可能地把米饭捣鼓得蓬松一点儿，看，是不是觉得这一盒满满当当的？其实比你刚才的饭量要少哦。可别小看这些细节，这就是餐饮行业的生存之道！”

我把装好米饭的便当盒放在操作台上，前田的照烧鸡已经完成了。

“看着，把照烧鸡切成这样大小的条，均匀地铺在米饭上。尺寸小的就多摆一些，每个便当的鸡肉看上去要尽可能一样多。”

摆完鸡肉，再撒上芝麻和青豆，照烧鸡肉便当就完成了！鸡肉的光泽无比诱人，可惜我只能干瞪眼，咽咽口水，继续生产下一份便当。

人们都以为厨房里最低级的工作是洗碗，在奥波蒂基的时候，阿华跟我讲当初他找工作的经历。

“当时我去餐馆，人家招洗碗工，我想洗碗有什么难的，于是就去试工，结果才洗了没几分钟，人家就说，你以前没干过吧？”

“干过啊。”阿华撒谎。

“少来了，干过可不是这样的，你太慢了。”

“我只是想洗得干净一点儿。”

“我们不需要你。”

阿华说到这里，自嘲地笑了。

“然后我就学乖了，后来又有一次我去应聘洗碗工，根本不管有没有洗干净，哗啦啦风卷残云就洗完了。结果就被录用了。”

我记得阿华的话，但真的换自己上场，还是很难用那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好让速度快一点儿。结果自然被老板娘给数落了。

“洗碗不是这样的，统统用洗碗剂抹好，然后放水冲。大的东西放下面，小的放在上面……”

在给前田师傅帮忙的间隙，我还负责清洗各种厨房器具，比如用完的寿司模具，盛完酱汁的容器，前台送进来的碗筷。因为是寿司餐厅的关系，自然有很多工具沾满了米粒，清洗并不容易。连洗碗都有学问，要又快又好地完成厨房里的每一件事，根本不是短短的几个月就可以学会的。前田虽然是大厨，但很多时候，他也洗碗和打扫卫生，干很多帮厨的活儿。

“我在日本学习厨师的时候，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碰上我算是你的运气好啦！我那时候，天天被敲脑袋的。”他顽皮地用手在脑袋上比划一下。

和前田在一起学习烹饪，完全没有压力。一来他似乎并不着急让我学会所有的技艺，二来他是个喜欢耍宝的大男孩，总是时不时地拿人开玩笑，大家也都喜欢开他的玩笑。

比如“大师傅，再这样下去要没有老婆啦”诸如此类的玩笑话，前田唯一的反应只是呵呵一笑，不以为意。

可我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有一天前田忽然跟我说：“非，你也知道，在你来之前，这里只有我一个厨师，每周要上7天班，没有休息。你瞧我这样，其实累得很，你来了，我可算是解放了。以后每个星期二，我就在家休息，你替我。”

我有点儿慌：“您是说，您那天就不来了？”

“怎么着？不行？”

“也不是不行，就是我现在这水平，准把奥吉寿司的招牌给砸了……”

“不是下周，我还会教你一段时间。总之，如果不那样的话，你存在的价值就没办法体现了吧？”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能够代替前田站在厨师的位置，想来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这是一种宝贵的信任，也是证明自己的好机会。真的可以

办到的话，试用期提前结束也不一定。

想到这里，我又充满了斗志。

“好的，一定努力！请前田老师多多指教。”

自从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学习的热情和专心程度也有了很大提高，甚至在每天下班后，还要在家将当天所学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便随时温习。即便如此，我还是常常搞混炸鸡便当和照烧鸡便当的调料，有时是多加了蛋黄酱，有时又忘了照烧酱。还有，做乌冬面的时候，也总是忘记放葱的时机，炸虾乌冬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面包屑，我也常常想不起来。好几次要端给前台的姑娘时，前田在我身后冷冷地丢过来一句：“面包屑加了吗？”



◎厨房不大，但干净整洁

我立刻一头黑线。

无论如何，我犯错的频率是越来越低了。就在我有点自满的时候，一天上班，前田老师拿了一块切菜板，说：“你看一下，很多的伤痕，刀伤。”我心想，这很正常啊，这就是切菜板存在的意义——伤痕是它的勋章。结果前田又说：“都是你切的哦。”我仔细一看，那些切口果然很深，很新鲜，我顿时备感受挫。

我一直卖力活着，就连切肉也是，也许这并没有错，因为生命的玄妙藏在生活深处。不过伤痕作为勋章存在的意义，在刚勇的躯体上，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人说大智大勇，有大智慧的人也必有大勇敢。像我这样，为了证明什么而去跑马拉松，最后落下膑腱劳损，实在是很愚蠢的勇敢啊。不错，人的谦卑犹如变色龙的皮肤，在需要自我保护的时候摆出一副低姿态是安全的，可是大部分时候，我们不知道危险在哪里。

奥吉寿司店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早上11点到下午3点，工作之余，我就在家翻译爱德华·霍克的新书。他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前会长，协会终生成就奖得主，短篇推理小说之王，这些光环不应该是平易近人的，不过他是。我们4年前开始联系，从一开始的读者和作家关系，到以后的合作伙伴，可惜没有等到我们成为更进一步的朋友，他便溘然辞世。他走的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一我们还在谈工作，饱满的未来像秋天的麦穗，谁能料想这么快成泡影。因此看到悼念爱德华·霍克的标题，我起初很吃惊，大脑随即一片空白。越来越多哀悼者的加入，才让我开始相信这一切。

我打了电话，把消息告诉一个朋友。

电话那头，友人说："不会吧？"有点惊讶的语气，像坠落的天体，多少会在世人眼里映下流星的涟漪，然后归于平静。过一阵子，我也平静了。只是每当想起那些未完成的采访和策划，总会有黏糊糊的遗憾在心里一角纠葛。在我来新西兰之前，动摇的日子里，这些遗憾便成了警醒我的梁锥。

9月4日，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Christchurch）遭里氏7.4级地震袭击，全城断水断电。我刚起床，就从房东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因为北帕默斯顿在北岛，这里倒是完全没有一丝震感。国内还是凌晨，所以下班后我才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喂，妈？新西兰地震了，你知道吧？"

"知道，中午的新闻看过了。你没事儿吧？"

"我在北岛，没事。而且这次地震也没有人员伤亡，新西兰的抗震水平太牛了。"

"没事就好，那边冷吗？"

"不冷，9月份已经是春天了，不用担心。"

"上海现在还是很热，秋老虎哟！"

"真爽，逃离了上海最难挨的季节，哈哈哈哈……"

我们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谈话。随着来新西兰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和家里通话的时间越来越短，通话的频率也从头一个月的一周一次，变成了一个月一次……令我欣慰的是，电话那头的声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趋于平静。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by touching you may kill, by keeping away you may possess（接触着，你许会杀害，远离着，你许会占有）.

此刻我想起这句诗。藤蔓与老墙彼此告别，前者爬上新的高杆，后者拥抱久违的阳光，那些本来交错的生命，各自开放出新的意义。

间隔年隔开了昨天和明天，也隔开了两代人，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忽然觉得这似乎更加重要。

＞＞独挑大梁做厨师

在厨房工作两周之后，怀着各种忐忑，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独挑大梁的日子。星期一下班前，前田把各项注意事项写在一张小白纸上，并置于显眼的位置。

“你明天有啥忘记的，就看看这张纸。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有什么问题打我电话，我随时可以赶过来。”

他这是在安慰我，不过我可不希望事态严重到需要动用电话求救。

星期一晚上，我反复地背诵菜谱。

鸡肉乌冬是最简单的，酱两汤勺，清水一汤勺……

然后是难度中等的炸鸡便当。酱汁，清水，碎洋葱，大火烧开，鸡蛋一枚，加入适量清水搅拌，倒入烧开的汤汁，小火，适当翻滚……鸡胸肉由内而外依次包裹面粉、鸡蛋面粉糊状物、面包屑，放入170℃的油中炸至气泡变大，颜色金黄微焦……切条……米饭装碗，淋汤汁，将鸡肉条整齐装碗，浇照烧酱和蛋黄酱，用西蓝花和胡萝卜片各一枚点缀……

难度最大的是照烧鸡，不过因为寿司部门每天一早都要用两锅，所以这反而成了我最熟练的一项。

第二天，我比往常更早到达了厨房，做寿司的伙计已经忙开了。因为没有看到熟悉的前田师傅，我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就算是死，也没有人来救，只能靠自己了。

我看了一下钟，8点半，深呼吸，一个日本餐厅厨师的普通一天开始了。

我把两种不同的米按照固定比例混合，淘洗后扔进大块头电饭煲，水量已经演习过多次，不过真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有点儿不安。我反复用手腕测了几次水位，然后按下开关。

“每一次的水位都要用手腕测量，不能光看。”前田老师说过。

接着，我把各种一会儿需要使用的器具整理好，给热油机通电，温度设定在170℃。对了，一会儿要切鸡胸肉，我连忙跑进仓库，取来两

袋5公斤的鸡胸肉扔进水槽解冻。然后该干点儿什么呢，我愣了一秒，猛然想起寿司部门正在等我的照烧鸡。连忙开火，把油热到十成，将切好的鸡腿肉两面沾面粉，轻轻抖干净表面的面粉后，下油锅煎，记得刚开始学习这道菜的时候，我总是搞混鸡肉正反面，虽然反面也可以做出很有光泽的感觉，但和正面相比，就显得稍逊一筹了。前田虽然是个开心大王，但在工作中，他总是严于律己，也以严格的态度要求我，对他来说，一丝不苟的精神是成为一名合格厨师的根本。



◎上班路上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

“顾客也许分不出来，但是做厨师的尊严绝对不允许我们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我终于可以清楚地分辨鸡大腿的正反面，并且牢记油煎的先后顺序了，待鸡肉边缘呈金黄色后，嗞嗞的油爆也渐渐变少，我夹起鸡肉翻了个面，稍微炸一下，倒出油。

“这些油最多只能用3次，然后就要换新的。”

我在锅里加入照烧酱汁，用大火煮，泡沫渐渐地浓密起来，我把鸡肉翻了个面，稍微煮一下之前已经煎熟的正面，然后出锅切成条！

我把完成的照烧鸡交给操作台对面的寿司伙计，他们露出一副安心的表情。这也难怪，我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啊！天知道李老伯和前田为什么如此信任我。



◎我在制作照烧鸡。

我觉得时间已经过了很久，抬眼一望时钟，竟然才9点。天哪，这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呢。

我闭上眼睛，努力回忆前田老师的工作内容。有了，该准备便当的普通米饭了，又一个电饭煲的电源亮了起来，水槽里的肉已经可以切了，我熄了火，从灶台转移到砧板，开始切鸡胸肉，大概过了半小时，两锅寿司米饭已经熟了，我放下刀，把米饭倒入机器，和醋一起快速搅拌，然后启动电源，趁搅拌机运转的当口，我又起了两锅新的寿司米饭……

“厨房里是没有办法停手的，如果你有时间停下来，那一定有问题，你需要想想还有什么事在等着你。”前田老师的话不时在耳边回响。

对了，忘记烧开水了，鸡胸肉切完要立即下锅煮。我倒了两大锅水，继续猛切鸡胸肉，终于在水开前，完成了切鸡胸肉的工作。

10点左右，普通米饭熟了，是时候为中午光临的客人们制作照烧鸡便当了！我回到灶台，这时的灶台处在火力全开状态，两锅鸡胸肉在开水里翻腾不已，剩下的两口平底锅内的油也冒出了青烟。

10点半，照烧鸡已经出锅，我正准备制作便当呢，前台的日本小胖妞跑进厨房。

“鸡肉乌冬一份！堂吃！拜托了！”

“了解！”

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刻。我可以用自己的厨艺为客人服务了。他吃完这碗面也许会心满意足地打个饱嗝，摸摸肚子。如果味道足够好，他说不定还会舔舔嘴唇，回味好一阵子这碗面条带来的小小幸福。

我飞快地从冰箱里取出专门的乌冬面酱油，以2：1的比例兑水，然后倒入一口小锅内，加碎洋葱一把，乌冬面一包，火开到最大。

“开乌冬面的包装袋前要先掰一掰，否则面条和袋子贴得很紧。”

“乌冬面下锅后，用筷子拌一拌。”

前田的每一个动作，伴随着每一句指导，历历浮现在我眼前。

锅里的液体扑通扑通地沸腾了，我放入西蓝花和胡萝卜片各一枚，然后用筷子作引导，小心翼翼地装碗。

“别忘了装碗前，一定要尝尝汤的味道。”我好像看到前田用勺轻轻一舀，放到唇边。

汤水一碰到滚烫的金属锅壁，就会发出嘶嘶的响声。

我在淡黄色的面汤里，撒一些细葱丝，油炸面粉碎若干，腌鸡胸肉若干，最后撒上芝麻。

完成！

眼前这碗东西忽然神圣起来，与其说是传递，倒不如说是托付。我把它托付给日本小妞，请她帮忙转交主人——那位付钱的客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通常有感情在里面。你甚至会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如果这些生命不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我们想必会遗憾和伤心吧！要是那位客人觉得这碗面条的味道不堪入口，我这个厨师该是多么情何以堪呢。

幸运的是，那碗面条的命运似乎颇为平顺。几分钟后，我正在炸虾时，前台端着空碗回到厨房：“拜托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

从11点半开始，越来越多的订单蜂拥而入，成功的处女秀对我鼓舞很大，我倒也勉强能够一一应付，心下窃喜。

下午3点，临近下班的时候，前田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他不工作的时候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仿佛什么都不在乎。

“怎么样，今天还不错吧？”

“不错，他可以的。”我没说话呢，其他员工帮我回答了。

“还好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说道。

“太好了，以后我每周二就可以放心休息了。”他高兴地说。

同事和客人的认可，让我无比欣慰。加上前两天终于收到了葡萄园拖欠的工资，许多的愉快一时间让我觉得北帕默斯顿真是个福地。

身为厨师的第一天就要过去了，除了最开始的半个小时外，我并未觉得时间漫长。也许是因为太忙碌的缘故吧，不仅连厕所都来不及上，午餐也是一手忙着烹饪，一手往嘴里塞饭。

理想的生活应该是色香味俱全，而厨房正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场所，所以有追求的人都应该去厨房闻一闻理想的味道。

当我站在这一片小小的方圆内，才明白过来，以为色香味很美妙的人，多半忘了还有血泪汗，餐桌才是真正可以去享受食物美妙的地方。这段日子，我没少被烧开的汤水烫伤过，手上的皮肤也变得粗糙和黯淡。一顿光鲜午餐的背后，有多少看不见的付出啊。曾经觉得单手打蛋是个潇洒的姿势，当我经过每天的练习，也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却并没有多大的成就感，我只是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在厨房里一站几十年，到底需要多少爱才能够支撑那不断的飘香呢？

父母的爱是真正的爱，那不是一份礼物或者一间房子可以衡量的，而是展现在节制、榜样和牺牲之上……

和前田熟稔了之后，我们常常在下班后一起去吃饭或者喝酒，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咳嗽得厉害。

我说你吃药吗？

他说酒精就是他的药。

在北帕默斯顿的一间爱尔兰酒吧里，有一块金属制成的名人榜，几年来在这里熙来攘往的酒徒们把声名累计成为榜单上的一个个名字。前田骄傲地对我说：“你看，这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哦。我们这些背包客啊，以前只是单纯地被这个世界改变，现在我们也能够渐渐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迹，也能或多或少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某些风景了呢。”

“是啊……”爱尔兰啤酒的气泡很少，是前田最喜欢的啤酒类型。我喝了一大口，附和他的说法。

刻字的金属铭牌在酒吧的灯光下，反射出柔和的光泽，这是种平易近人的骄傲。

“说起来，这个寿司店其实根本不算日本料理。你可别以为日本料理

都是这种水准的。”

“啊？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日本料理是靠人脑完成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完全可以由机器人取代。再说，韩国人怎么可能懂得日本料理呢？李老板以前是建筑师，根本没有餐饮行业的经验，他是个商人，根本不关心味道，只要赚钱就可以了。厨房里的很多东西都很不合理……”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

“前田大哥，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啊？干脆找个别的日本餐厅工作吧。”

“我啊，在积累经验呢，我要尝试各种不同的餐厅，以后自己单干。”

我想起曾经问过他的梦想。当时他告诉我，要开一家不大的餐厅，制作出无国界的美食。

“日本料理也不是最完美的，如果可以结合法国料理、意大利料理或者中国料理，说不定能够做出更加吸引人的美味！”他这么说话的时候，那个吊儿郎当的老男孩不见了。

酒吧里不时有当地人和前田打招呼，看来他是这里的熟客。

“北帕默斯顿基本上没我不认识的人。”他得意洋洋地说。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前田问我。

“李老伯让我在这里干至少4个月。”

“那么久，你干不了吧？”

“我也觉得太久了。”

“别管他，你又不是在北帕默斯顿念书或者工作，你有自己的生活，想走的时候就走吧，不用顾虑。”

“那就没有人给你帮手啦。”我半开玩笑地说。

“那无所谓，到时候说不定我的助手就回来了，他是个篮球运动员，现在回日本打篮球去了。总之，别考虑别人太多，做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

前田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和我称兄道弟的人。

厨房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韩国人，我和前田常常用日语交谈，这是

一种默契，每当我们谈到敏感话题，比如说老板坏话的时候，就将语言模式调至日语，登时有一种披上隐身衣干坏事的快感。

“我才不要一直给他当机器人呢。”

“工作时间的事情我会努力帮你争取的，你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直接和老李谈，没关系。”

我一边饮酒，一边回忆他的直率。

在奥吉寿司店工作了3周，我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独力完成厨师的大部分工作。我的工作时间依然是每周20个小时，没有任何增加，自然薪水也未见涨。这样下去，可存不到什么钱啊，虽然已经有了吃苦一年的觉悟，可一想到要和游山玩水绝缘，当然会心有不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决定找第二份工作。

＞＞独在异乡为异客

几天下来，我去过台球厅、烤肉店、饺子馆，终于在美食广场附近的一家泰国餐厅得到一个试工的机会，送外卖。虽然有驾照，但我从没上过路，最后心一横，拼了。当晚回到家，请房东补课，教我如何驾驶右侧驾驶座的车辆。折腾了一番，不知不觉泄了气，各种担忧越聚越多，最后我告诉自己，保命要紧，这么危险的工作还是不碰为妙。第二天晚上，我回到泰国餐厅厨房，以打工度假签证不宜久留为由，婉拒了这次机会。出了店门，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起初我也说不上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只好边走边想，我推着车，沿熟悉的街道漫步，北帕默斯顿的夜晚并没有我担心的过分热闹，三三两两的行人错身而过。



◎泰国餐厅的菜单，要送外卖就要把每道菜对应的编码背下来。

这事儿至少说明，自己对打工赚钱没多大兴趣，但是纯粹的度假我也没兴趣。

在菲兹洛伊街和广场相接处，我站在红灯下，等待绿灯亮起。

到了市中心广场，风渐渐地大了起来，牛仔裤逆风传来冬天的温度，特别冷。在那个瞬间，对温暖友情的渴望让我鼻子发酸，举目四望，没有人可以倾诉。对孤独的人来说，夜晚通明的灯火是很可怕的景象，因为他明知道这样的温暖是不属于自己的，却又害怕更黑的暗夜，只好不远不近地这么站着，偶尔抬眼一瞥，告诉自己这不是蜃楼，是绿洲。

我求救般地开始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只为了听一下他们的声音。于是给3个人连着打了6通电话，竟无一人接听。这时我的手机也没电了，没办法再给别的朋友打电话了。我失望透了，一个人哆哆嗦嗦地坐在单车后座，听广场的钟声每隔15分钟响起。那是栋白色钟楼，地灯是紫色和绿色的冷色调，整个建筑让我不寒而栗。不知是因为钟声还是别的什么，和朋友说话的企图落空后，忽然之间我就茫然了。

在路上久了，很多人都会茫然，会质疑自己为什么此时会出现在此地，为什么在做这样那样的事。其实过着循规蹈矩生活的人也很难逃离相同的困惑，茫然是人生强制停泊的站台。只是在国内工作的时候，进站可能用了几年。打工度假，4个月就扛不住了。如果一个人生活节奏特别快，生活压力特别大，倾听内心呼唤的时间就比较少，对思维遇到的障碍回应也比较迟钝。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等到你想要停下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列车已经开过站，过期不候。而急刹车的代价很高，一般人都不愿意尝试。

＞＞校园里的夜猫子

没想到第二份工作很快就有了着落。我接到新西兰最大的清洁公司打来的电话，请我去面试。他们正在为梅西大学招清洁工，工作时间是每天早上4点到8点。虽然辛苦，但和我在厨房的工作时间没有冲突，而且我觉得清晨的校园一定很美。

面试几分钟就通过了，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步。春天已经降落在这座新西兰最大的学府里，嫩绿色的新芽爬满了各种树木的枝梢，被阳光照得透亮。各色的花骨朵点缀了每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大学生们悠闲地走向教学楼和图书馆，我是如此沉醉。我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对校园会如此眷恋。

房东因为在梅西大学工作的缘故，总是建议我有时间去梅西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说实在的，当我走在校园里，真的有种冲动，想要学点什么。但想到国内的种种压力，只好打消这样的念头。对我来说，重新回学校念书已经是难以企及的梦想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喜欢在校园里散步，那是我最接近梦想的时候。

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我开始在梅西大学工作了。我生怕迟到，足足早起了一个小时，3点，整栋屋子还在一片黑暗中，我窸窸窣窣地穿衣，下床，洗漱，做早餐，厨房里的灯是昏暗的，可仍让呵欠连天的我感到刺眼。窗畔挂着一枚大大的月亮，哦，原来就要到中秋了。好想吃椰蓉馅的月饼啊，不过大概今年什么月饼都吃不上了。

从房东家骑车去梅西大学，路况有些危险。沿着马纳瓦图河骑行10分钟后，进入一个假日公园，公园没有特别划分出步道和车道，林间小径相当狭窄，奔腾的河水就在一手之隔，我不得不减速。离开公园，进入主干道，面前是一座跨河大桥，风从桥上的铁栏之间穿过，发出巨大的呜咽。自从有一次被风吹得连人带车歪倒在路边后，我开始害怕北帕默斯顿的每一个丁字路口。我用力踩着脚踏板，想尽快过桥，脚底漆黑的湍流让人心生恐惧。



◎流过公园的马纳瓦图河

过桥后是一段长长的下坡，单车不断加速，迅猛地冲入一个桥洞下的弯道，我微微用力握住手刹，好在另一方向并没有来车。最后一段是上升的山路，陡坡与巨树夹道，狂风四起，头顶的树叶在痛苦地叹息，哗啦哗啦，沙沙沙沙……我一鼓作气，发起冲锋。远远的前方出现一盏轻摆的暗红色灯志，灯光闪烁，映照出一位白发老人若隐若现的沧桑，他举着灯棒，不住挥舞。我放下脚，把车停在他面前。

“前面有树被风吹倒了，请绕道马路对面。”风声响彻耳畔，他说了两遍我才听清楚。

我推车走了一阵，经过事发地，那棵倒下的树可真粗。我摸摸脑袋下面的细小脖子，一溜烟地跑了。

北帕默斯顿真是个危险的城市。

凌晨4点，校园里还黑着，在办公室签到之后，我跟随一个尼泊尔小伙子去了科学楼。

“你在这里念书吗？”我问他。

“是啊。”

“你来新西兰多久了？”

“好几年了，我和我爸爸一起过来的。”

“想家吗？我是说尼泊尔。”

“不会。”

这个答案让我有点意外，于是问道：“为什么？”

“这里生活好，比在尼泊尔挣得多。”

“你是说这个工作？”我随便指了指校园里的某栋楼。

“对啊，尼泊尔很穷的。”

科学楼是栋五层楼的建筑，我负责走廊上的窗户和其中的几个化学实验室。

清洁的工具都放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这栋楼有4个工人，除我和尼泊尔兄弟外，还有一个斐济男生，一个泰国女生。我们各自取了真空吸尘器、拖把、抹布，便分头忙碌起来。

走廊的墙壁上张贴了各种学术文章，我想起了念书的时代，有点走神，四周是如此安静，我的3个同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突然某支青白色的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我开启吸尘器的电源，巨大的噪音顿时充满了整个空间，我仿佛获得了某种安全感。

我忍受着不断袭来的睡意，完成了楼上的工作，好几次我甚至靠在厕所的墙上，闭着眼睛，想要睡5分钟。待我回到一楼打扫大厅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期待中的清晨的校园一点儿也不美，因为我现在只想有张床，柔软、温暖的床。

好容易到了8点，我飞一般地回到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很快昏睡。两小时后，我好容易挣扎起床，该出发去厨房上班了。

待到厨房工作结束，回家已是5点，我倒头便睡……

7点起床做晚餐，吃饭，9点再次上床入睡……

过了几天这样毫无规律的生活后，我放弃了梅西大学的工作，回到一周20个小时的工作状态。



◎流过公园的马纳瓦图河



◎梅西大学的校园一角

＞＞钢枪伴我去战斗

也许是时间多了，临近10月的一个周末，我在网上瞎逛，无意中发现环保署的志愿者项目。于是便给北帕默斯顿的环保署写了邮件，询问项目情况，没想到对方很快就回信了，并且相当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环保署在北帕莫斯顿的志愿者项目非常少，一般每个项目一个月只有一次活动，主要为户外工作。典型的工作内容包括：除草、植树、探

路、物种监视。要成为志愿者很简单，只需要上网填写基本信息即可，一旦有合适的项目，负责人会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环保署同时还会协助一些其他组织机构进行环保项目。例如环保署在北帕默斯顿就和一家国际基督教自然保护组织合作，进行一个社区粮食储备项目，志愿者的工作内容为植物灌溉，每个月一次会议。又如和猎鹿协会（Deerstalker）联手的山蓝鸭（Blue Duck）保护项目。最终，我告诉环保署办公室的凯丽小姐，我打算参加两个项目，一是清理海滩有害植物粉红千里光（Pink Ragwort）；二是山蓝鸭的保护项目。凯利小姐告诉我，粉红千里光要到10月初才开始，而山蓝鸭的项目也许9月底就可以启动，让我直接联系猎鹿协会的斯图尔特老人。

Tips

环保署（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又称DOC，为新西兰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和保护新西兰独有的物种和土地资源。全岛大约30%的国土都处于环保署管理范围。至于动植物的保护，这是个大工程，因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保护对象，也有不同的优先级，因此环保署按照地区划分职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志愿者项目。志愿者对于环保署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在一些户外徒步路线的起点，也可以看到DOC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负责向游客介绍野外安全知识，提供近期的天气预报、徒步路线地图及出行建议。

海滩项目如期结束后，山蓝鸭项目却因为天气原因，一推再推，从9月底，到10月初，然后到10月中旬，北帕默斯顿的天气真是我见过脾气最坏的孩子。

这时候，国内的出版业务有了新进展，我必须立即回国一次，我买了机票，向李老伯提出了辞职。

“你小子不是说好干到圣诞节的吗？”他还是满脸堆笑，笑里藏刀，我特别不自在。

“这……是个意外……”我尴尬地说。

“太可惜了，你才刚刚熟练，就要走了。”

我在奥吉寿司店的最后一天是周五。每周五下午4点到7点是爱尔兰酒吧的特惠时段，酒水便宜。下班后，老板和同事给我饯行。

我们的话题并没有围绕着分离，送别简直是一种最跑题的仪式，每个人都想表现得开心和无所谓。

席间，老板问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非，你是喜欢白天还是黑夜？”

我想了想说：“白天吧。”

他追问我为什么。

我说：“也许是白天吧，看得更加清楚，更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他听了我的回答哈哈大笑。

“真还是个孩子啊。”他止住笑说道。

他送了我一个制作寿司的竹卷作纪念。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一同参与送行的还有寿司工匠朱。这个曾经的珠宝鉴定师现在正为了在新西兰扎根而努力地卷寿司，也许寿司里拥有比珠宝更璀璨的未来；当然少不了我的师傅前田——曾经的背包客，9年前打工度假来到新西兰，当然他现在仍然是个背包客，世界在脚下，背包在心里。我闭上耳朵，看着他们开开合合的嘴巴，想起生命里相遇然后离开的各色人等，世界就这样从我面前走过，怎么也看不厌。

胸口有那么一瞬间的伤感，像吉尼斯黑啤酒的淡淡苦涩。

“这种爱尔兰啤酒富含矿物质，维生素，可以畅饮哦。”李老伯举杯敬我。

“真的吗？”

第一次听说啤酒也有营养，想必那些能够用来干杯的往事，也富含各种滋养我们精神的养分吧。

我们碰了一下杯，玻璃发出清脆的响声。

第8章 “要回头，就趁现在”



＞＞美丽的萍水相逢

新西兰有9条国家级徒步路线，大部分都在传说般美丽的南岛。回国前，我想多带走一点儿回忆，于是决定取道汤加里罗国家公园，花4天时间走完著名的汤加里罗大北环。这成了一次毕生难忘的恐怖回忆。

10月9日早晨，北帕默斯顿飘着毛毛细雨，这实在不是一个搭车的好日子。房东把我放在1号公路的某处，我知道我们今后不会再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个月，我们只有在每天晚餐的时候才能简单聊上两句。反而是他的母亲，一位总是在家的老太太，和我有更多的交流。

“小吴啊，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我们的谈话，通常是这样开始的。

她教我在煎炸之前用生粉，可以让肉质更加嫩。还教我在腌制时可以加些料酒去腥。我喜欢这些话题，因为它们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祝你接下来的打工度假一切顺利。”

我和房东挥挥手话别。下午3点，我又重新回到了内皮尔，鹰嘴湾依然阳光普照，这冲淡了我对北帕默斯顿的留恋。到汤加里罗还有些路程，我决定回马瓦卡女士的监狱借宿一晚，第二天再继续搭车上路。

到北帕默斯顿后不久，马瓦卡就写信给我，她说和台湾供应商的交涉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几千美元的货款已经有了好的解决方案，邀请我随时回监狱做客。

内皮尔和一个月前没有变化，翡翠色的海水还是令我着迷，时间尚早，我在海滩上深深浅浅地走，消磨漫长的午后时光。前方有一棵大大的枯树干横躺着，有个姑娘坐在上面看书。她脱了鞋，赤脚踩在黑色的碎石上。

我自顾自地在树干的另一头坐下，我们有好一阵子没说话。我觉得有些无聊，后来还是我先开了口。

“不好意思，能帮我拍个照吗？”

她帮我拍了好些照片。我觉得她有点像苏菲·马索。

“谢谢，我叫非，来自中国，你呢？”

“玛丽昂，我来自法国。”

天哪，难道每一个法国女人都叫这个名字吗？

“你来新西兰旅游？”

“打工度假。”

嘿，又一个打工度假的战友。

“你来多久了？”

“一个月，不过我打算到3个月就回法国。”

“你工作了吗？”

“有啊，我是公共关系的硕士，毕业以后工作了两年，不过我发现自己也没有特别喜欢这份工作，就辞职了。”

每一个打工度假的人关心的问题都大同小异，来自哪里，为什么选择新西兰，在新西兰的日子，在国内的日子，接下来的计划……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常常能令我感到这个世界上的迷惘其实是相同的，尽管它们的主人看上去是多么不同。如果分享和沟通不能获得启示，获得共鸣也足够好。

有风渐渐起来，我们都感到寒冷，不知是谁提议去酒吧小酌两杯，于是我们裹紧单薄的衣服，快步走上街头。这幅画面就像爱尔兰音乐电影《曾经》的海报，两个流落天涯的人相遇在天涯的一角。如果配上点背景音乐，我没准就潸然泪下了。



◎玛丽昂给我拍的照片。

我们经过一家电影院，玛丽昂说她晚上要来看电影。我注意到其中一部和北爱尔兰的独立运动有关，我告诉她“这个我挺感兴趣的”。

我们继续寻找酒吧，玛丽昂又问我有没有宗教信仰。唉，外国人好像都爱问这个问题。我只好又解释了一番自己七零八落的人生哲学。我不愿意去相信任何的教义，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去学习和成长才

安全。

后来我们终于在闹市的一条街上找到一家酒吧，天还亮得很，酒吧里没什么人。

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随意地交谈着。也许在路人眼里，这不过是一对叙旧的老友。旅行中最奇妙的时刻就是当你发现快乐永远是不期而至的。我望着眼前的法国姑娘，感谢上帝派她陪伴我度过这个下午。

二十几岁的我们却仿佛思考了大半辈子一切有关快乐的命题，老生常谈地追逐“意义”这些也许不存在的东西。

我滔滔不绝地说：“我觉得，快乐有两种层次，深的和浅的。”

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她明白我的意思。

于是我接着说：“浅的快乐，比如一缕阳光照在身上，你觉得温暖，比如我们萍水相逢的偶然际遇，这些快乐都来得快，去得快。深的快乐，是一种需要成就感作为支撑的快乐，我们必须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而寻找这个使命和完成它同样困难。”

“使命？”

“就是我们的天赋应该施展的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哦，深浅的比喻很形象，我懂，不过我不同意你的诠释。因为，充盈着浅快乐的每一天，累计起来不就是深快乐的每一年吗？也许有的人的内心，只需要一点点快乐就可以填满呢。”

我们就这样，一口酒，一句话，聊了很多。我希望这场谈话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看得出来，她也是。但是窗外亮起的路灯告诉我们，时间不早了。

“你得赶场了，电影马上开始。”我提醒她。

她慌慌张张地起身，见我仍坐着不动，显然有点惊讶。

“你不去看电影吗？”

“不了，我想再坐一会儿。”

我隔着窗户凝视她奔跑的背影，深栗色长发轻轻地扬起，仿佛周围的空气在微笑一样。

我留下来喝完剩下的酒，回味这个下午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一切。如果没有遇到过玛丽昂，我会不会拥有如此快乐、短暂的下午呢？

马瓦卡女士去英国参加展会了，这次的内皮尔之行我们便缘悭一面。第二天早上，我和监狱的新任经理贾玛告别后，继续搭车前往汤加里罗国家公园。我已经有些倦了搭车的移动方式，最初的新鲜、兴奋、紧张早就过去了，剩下的多半是一种惯性。对于囊中羞涩的我来说，搭车的意义更多的是出于省钱。

搭车时最有趣的规律莫过于运气守恒。我把它归结为：你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连交两次好运。如果你第一次只用了5分钟，那么就得做好第二次花半个小时以上的准备。这个运气守恒定律的潜台词就是，你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连交两次厄运。如果第一次就等了很久，恭喜你，准备时来运转吧。所以我总是用这个定律来排解漫长等待过程中的焦虑和不安，而且屡试不爽。



◎通往汤加里罗国家公园的国道

从内皮尔到陶波，再到图朗伊（Turangi），绿色交通指示牌上显示，国家公园还有49公里。我挥手上了一位老大爷的车。大爷耳朵不好，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清。他一个劲儿地抱怨，说新西兰今不如昔，让我不要搭陌生人的车。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真是难以想象，如此纯朴的国度也有今不如昔的感叹，那该是多么令人心向往之的曾经啊？

最终，一位在汤加里罗度假村工作的英国男生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天空始终阴霾，大风吹着雨点打在车身上，发出啪啪的响声，他指着车窗外，告诉我这里就是电影《指环王》的取景地。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远处巨大的褐色山体，让我相信配得上任何宏伟的史诗。

法卡帕帕村（Whakapapa）是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唯一的人口聚集地，大部分的游客在此歇脚。我去了村子里的环保署办公室，接待我的正是之前在邮件里有过沟通的莎拉小姐。

“你好，请问北环线开放吗？”

她递给我一张一周天气预报，天气、温度、风速等信息十分翔实。

“这几天不适合走这条线，因为山上风太大了。你看，明天的风速是一百多公里。不过到周末天气会好转，你可以等到那时候再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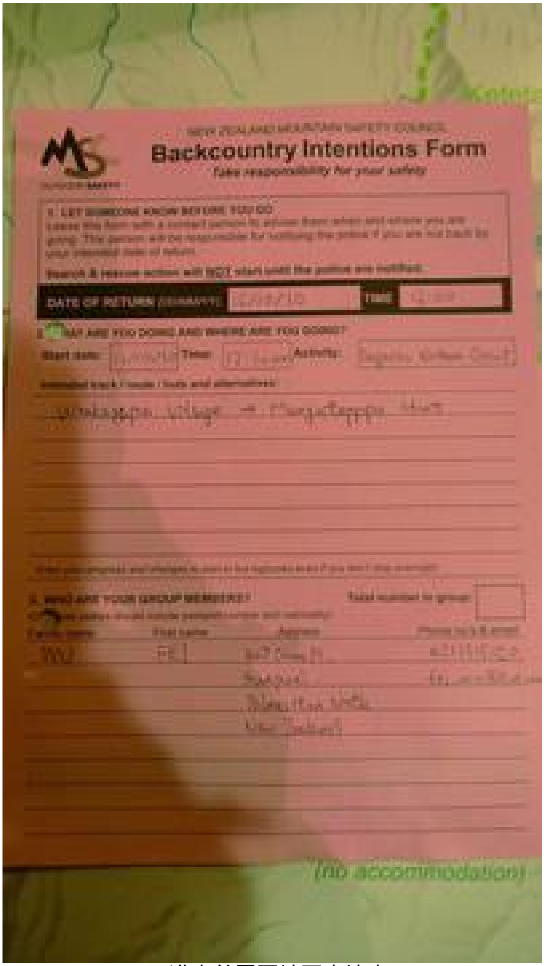
等到那时候我都要回国了，我心想，必须抓紧时间完成。

当晚，我在村子里的假日公园住下，四人通铺的房间，因为淡季，只有我一个人。室内暖气开得很足，室外天寒地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飘起了雪，白色的雪花在夜空里格外显眼。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

翌日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对面的小木屋已经戴上了洁白的帽子，狂风依然肆虐，碎雪片汇聚成空气里的白色溪流。

谁知道才一顿早餐的工夫，天就放晴了，蓝得不可思议，微风吹面不寒，我立即去了环保署办公室。

“莎拉，今天这天气不错，应该可以出发了吧！”



©进山前需要填写申请表

谁知道她仍然摇摇头说：“山上的天气可没这么好，海拔1500米处风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只是风大应该没问题吧？”

“傻瓜，你会被吹下山的。”旁边一位工作人员插嘴。

“你有没有冰爪和冰镐？北环线有一段高山带，太阳出来更加危险，表层的雪水融化后，很容易结冰，非常难走。总之建议你过两天再出发。”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下周要回国的，”我解释道，“我可以在曼伽提波波山屋（Mangatepopo Hut）过夜，那里海拔只有1200米，如果第二天天气允许，我再继续前进，这样可以吗？”

她见我坚持己见，没有办法，只好说：“我们没办法限制你的行动自

由，如果你坚持要走，请填写这份表格。”

那是一份行动计划表，对于超过一天的徒步，徒步者需要登记出发和预计返回日期以及计划路线，并提供紧急联系人的联络信息。在成功完成徒步后，这份表格的副联将被要求投回环保署办公室，表示已经安全返回，否则环保署会联络当地警方和搜救人员进山搜救。

我把填好的表格交给莎拉，她提醒我：“你有没有气罐和炉头？现在是冬季，山屋不提供电源和液化气。另外，带上足够的防水保暖衣物。”

“没问题，这些我都准备好了。”

中午12点多，我站在徒步的起点。天气好得我恨不得单日穿越。路况相当理想，几乎全是平地，在一些湿滑的木板上，还铺设有蜂窝状的防滑橡胶网。每隔20米左右，都有顶端漆了红色的木杆作为路标，以防迷路。

一路上残雪春阳，清泉石上，我的心情如小鸟。这徒步未免太轻松了，就算是新手也能轻松搞定，何况我这个老鸟？我得意洋洋地想。

行至半途，天色忽暗，末世的气息瞬间降临，旋即，大风夹着雪粒自侧方横扫整片荒原。其景之苍茫壮丽，难以言表。我站在风雪中心，心生敬畏，久久不敢也不能动弹。在这样狂暴的自然里，人的所有情绪和欲望算个毛，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早没影儿了。

我紧了紧围巾，继续向前，因为不确定距离第一间山屋还有多远，我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名为曼伽提波波的小木屋。

我迫不及待地奔进门，把漫天风雪挡在身后。进门便是休息室，两张木桌，几条颠三倒四的长椅，木屋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放下行囊，在椅子上歇息片刻，这才感觉到室内同样寒冷。休息室正中有一个冷冰冰的火炉，我按照上面的使用说明打了几次火，最后失望地放弃了。更加让我忧心的是，房间里的水龙头竟然没有水。

这地方与其说是临时补给站，还不如说是一个弃用已久的废屋更为恰当。


◎荒凉也是一种美，摄人心魄。

好在我终于在屋子外面的一个圆形水箱里找到了水源，也顾不上干净与否，直接灌满了水壶。也许是没有关紧水龙头，几分钟后，我惊讶地发现，龙头下长出了小冰柱，像条结实的鼻涕。太阳就要落山了，有气无力的淡黄色在茫茫的风雪背后若隐若现，看来今天这间小屋不会再有新的客人造访。我咽下冰冷的晚餐，早早地钻进了睡袋。这是个百无聊赖的夜晚，天黑以后，整个小屋里只有一盏烛火与我做伴，窗外风声未曾有片刻止歇。


◎一夜小雪，屋顶白了



◎流鼻涕的水龙头

尽管身着羽绒服和羊毛裤，一夜仍冷得难耐。我7点起床，想尽早出发，但只看一眼窗外景象，便知良愿成空。飞雪连天，直叫人怀疑山中剩余的三季都被冬天消灭了。我打开手表温度测量功能，室内温度只有0℃上下，难怪起床之后依然冷得不行。我只得在室内摆弄各种奇怪的动作取暖。直至正午，雪停初霁，风势亦渐小，我当机立断，决定出发。



◎典型的新西兰山屋

按照登山地图，今日需跋涉9公里，主要挑战为苏打泉（Soda Spring）至红色火山口（Red Crater）的一段5公里山路，此段海拔上升500米左右。

走在位于汤加里罗火山与瑙鲁赫伊山（Mt Ngauruhoe）之间的峡谷中，后者几乎阻挡了大部分的东南风，这段路程令我相当惬意。回望来

时天空，一片湛蓝，但前方的路已笼罩在一片硕大阴沉的云雾之中。我并未意识到那浓重的白色里隐藏的凶险。出发后一个小时，到达苏打泉，比官方时间快了不少。前方便是高山带了，此时风已较峡谷中猛烈许多，但尚无雪。进入高山区之前，路边立有蓝色警告牌，上书：要回头，就趁现在。我想到自己雄健的脚力，一笑而过。



©进入高山区

高山区开始的一段路都有木阶梯，但越往上，积雪越厚，木阶梯便形同虚设了，需要小心翼翼避免踩空。一个小时后，我到达岔路口：一往北环线，一往瑙鲁赫伊山主峰，海拔2000米出头，指环王电影中的厄运之山就是它了。黄绿色的路牌结满了霜，上面写着往返3个小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只得忍痛放弃，继续向红色火山口进发。此时距离火山口尚有3公里路程，能见度大约为几百米，蓝天隐约可见。3公里，换了平时只要半个小时，我乐观地估计要花平时两倍时间完成这段路。

风速越来越快，那种对肌肤的冲击，简直是固体的撞击。我迈每一步都极其困难，雪砸在脸上，犹如刀割。7公里处是一片广阔的平地，能见度极低，指示方向的木杆也都找不到了，周围白茫茫一片，我好几

次感到头晕目眩，该不会是雪盲症吧？顿时，巨大的恐慌包围着我，我不断寻找裸露的黑色岩石，想要恢复视力。



◎再不回头，就回不去了。

我像只蜗牛，一步一步向前挪，好容易在雪原上发现一块大石头，我躲在背风处，放下背包，想要喘口气，这时一阵风吹过，我放在侧袋的肉罐头瞬间被卷出几十米远，消失在远处。我犹豫了一下，没敢去捡。那看不见深处的白色，此刻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怪兽，我害怕走过去就回不来了。

从7公里至9公里处，坡度越来越陡，地表开始出现莎拉警告过的硬冰，在一个转弯处，我脚下打滑，一个趄趔，险些被大风吹倒；另一边就是45度的雪坡，惊出我一身冷汗。我只好手脚并用地向前。这里的道路已经完全被积雪掩盖，有些地方甚至深及膝盖，没有雪套的我，只好接受冰雪尽数灌入登山靴的现实，很快鞋子和袜子都湿了。眼看上攻路线绵绵不绝，暴风雪也无丝毫停止迹象，我的绝望之情越来越盛，几次滑倒之后，我仿佛听到死神举着镰刀在背后追杀的脚步。不能死在这里，绝对要活着下山，我脑海里只有这样的念头。

看了看表，已经下午3点了。我想起1996年的珠峰山难，因为没有严格遵守“关门时间必须下撤”的原则，那场暴风雪毁灭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家商业登山公司。望着近在咫尺的火山口，我告诉自己，还是算了吧。

就这样，我开始连滚带爬地下山了。返程途中，遇到两位来自韩国的登山客，他们装备齐全，轻装上阵，我告知他们前方天气恶劣，无法登顶。

“我们尽量往前走走，不行就回头，第二天继续。”他们说。

越往下走，视野越好，风也迅速变小，一场噩梦醒了。

下午5点，我回到了曼伽提波波小屋，通铺上随意摆着两条睡袋和若干衣物。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刚才两位登山客的装备。等到6点，二人终于平安归来，我这才安心返回法卡帕帕村，热水澡！可乐！我来了！

此时距日落尚有五指左右，为了赶在天黑前回到村庄，我加快了步伐。夕阳将整片荒原染成异常瑰丽的褚红色，与昨天日间的荒凉相比又自有一番壮美。经过一天的体力消耗，同一条路比来时难走不少，沟变宽，坡变陡，我很快出现严重的电解质缺乏症状，四肢极度无力，摇摇欲坠。我找了一处避风的沟渠，就地坐下，将随身携带的食盐倒入水里，一口气饮下，顺便消灭了剩余的薯片，再起身时，不适感已去大半。不出5分钟，视野内出现村落灯火，右手夕阳只余一条狭长红带，心中感动莫可名状。8点至出发时途经的首个路牌，又奋力行出几百米，终于冲出黑黢黢的小树林，回到现实世界。

那一刻，劫后余生的欣喜、安详、平静、温馨，让我直想哭。

＞＞相逢何必曾相识

假日公园的办公室已经打烊，我早已是饥肠辘辘，只得前往厨房，把剩下的意大利面煮了。厨房里有很多椅子，我看到它们就跟见到亲娘似的。屁股刚碰到椅子，我便化作一摊烂泥。

“你没事吧？”旁边有人问我，是个年轻女子，听口音母语不是英文。

“嗯……爬山……刚回来，累死我了。”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嘟嘟囔囔地应付她。

“你要不要来点吃的？”她指了指自己面前的面包。

“嗯，好。”换了平时我准得客气一番。

我煮好意大利面，看到她正在和另一男子干杯。我嘴里没味儿，面条刚入口就直泛酸水。

“请问，能把这瓶酒卖给我吗？”

他们商量了一下，说：“我们不想卖，只能给你。”

我喝了一大口壶中红酒，温暖的细线从喉咙延伸到胃里。

这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年轻夫妇吉玛和丹尼尔，他们也是徒步爱好者。

“巴塞罗那有全欧洲最美丽的徒步路线Carros De Foc，若你以后有

机会去西班牙，一定得去！到时候我们请你吃地道的西班牙菜。今天就只有面包了，抱歉呀。”

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当晚我拼了5张椅子在厨房里过夜。我闭上眼睛，依然可以感到电暖炉明灭交替的红光。我很快就陷入梦乡。

接下来的两天是平静的，冬天的法卡帕帕假日公园乏人问津。唯一的新住客是一个捷克小伙科瓦尔。我一听他来自捷克，不由得倍感亲切，给他讲了一段发生在布拉格的往事……

7年前，我前往欧洲留学，毕业后旅行到了捷克。我住在位于查理大桥不远处的一家小旅馆，这是欧洲最美的古桥之一。来来往往的欧洲散客和亚洲旅游团，再加上当地小商贩摆的摊子，让人完全没办法看出大桥原本的模样。

到达布拉格的第二天，我就信步来到这座熙熙攘攘的大桥上。自从伏尔塔瓦河的水上工程建成之后，河水在布拉格已不再结冰。依靠着栏杆眺望着闪闪发光的伏尔塔瓦河，我任凭思绪飘向远方。忽然间四周的静寂被突然打破，我听见有人喊：“抓住他！”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满脸凶相的汉子正气势汹汹地朝着我冲过来，怀中仿佛还揣着个女包。眼看他就要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伸出一脚，那汉子只顾跑路，完全没注意脚下，一下被我绊倒在地。怀中的包则向前飞出几尺远。我向前两步抢先捡起那包，转头再看他已经跳下了河，溅起一大片水花。

“谢谢你。”身边传来一个好听的声音。

再一回头，一个美丽的女孩正在朝着我微笑。

“然后呢？”

“哈哈，你当真啊？”

“……”

“是我写的啦，不过写完了我就一直想去查理大桥和伏尔塔瓦河看一看。”

“来吧来吧，捷克是个很美的国家，而且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物价都便宜，很多法国和意大利的穷人都来捷克讨生计。现在签证也方便，要知道，1989年以前，捷克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

我们又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些关于新西兰的话题，科瓦尔的计划和我一样，也是北环线，我说了自己的遭遇，并祝他好运。最终我只走了村庄周围的一些小景点，偶尔眺望远处的巨大火山，仍然感到害怕。山是

不能征服的，那些通往高处的足迹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脆弱、懒惰和麻木罢了。

＞＞默默无闻的老猎人

结束了汤加里罗的旅行，我重返北帕默斯顿，因为斯图尔特终于来信说山蓝鸭的保护项目可以在这周末进行了。山蓝鸭是新西兰的特有水鸭，喜欢在山间的急流中活动。为了保护山蓝鸭的卵以及幼鸭免遭鼬或老鼠的捕食，我们此行将在猎物的活动场所附近安置陷阱，对付那些可恶的天敌。陷阱需要定期检查，清理和重新设置。北帕默斯顿环保署的安德鲁事先给我介绍了捕兽夹的构造与设置方法。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30厘米见方的木箱子，打开盖板，可以俯瞰陷阱内部结构：左下角为猎物入口，中间为弹簧杀兽机栝，右侧为诱饵托，可放置鸡蛋等诱饵。猎物闻到食物香味后，从箱体上的小洞钻入木箱，进入第二个通往弹簧机栝的小洞后便立即被拍成肉酱。这两个洞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以防猎物退出。一只老鼠的重量大约在200克，因此即使非常轻微的触碰也有可能触发陷阱。安德鲁朝机关上扔了一小段橡胶管，模拟猎物被拍死的场面，金属的夹子重重打下去，发出一声巨响。



◎环保署的工作人员给我进行设置陷阱的培训。

“设置的时候千万小心，别伤到手。”他再三叮嘱我。

这个项目的志愿者还需要较强的户外经验，例如丛林穿越，定向以及涉水能力。

10月16日一早，此行负责人老斯图尔特的儿子内森开车将我从北帕默斯顿送到了菲尔丁（Fielding），在那里，我们上了斯图尔特的吉普车，前往目的地欧若阿河谷（Oroua　Valley）。河谷一侧的山顶有个小池塘，我们到达的时候，几只可爱的小鸭子在戏水，它们有个很好听的名字Paradise Duck（天堂鸭）。河谷上空笼罩着淡淡的雾气，当得上如诗如画四个字。偶尔有枪声在山间回响，那是猎人发现了目标。

我们开始沿着山路进入峡谷，因为下过雨，路面相当泥泞。我们走得不快，但很快便到达了第一个陷阱处。我们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清洁与重设。斯图尔特首先将陷阱里的变质鸡蛋扔掉，换上新鲜鸡蛋，然后将此次的新款诱饵兔肉装入小托盘，放置在陷阱内，最后重新锁上陷阱盖。每完成一个陷阱的布置，斯图尔特就在笔记本上纪录下陷阱编号和状况。后来，我走在前头负责打开和关闭陷阱，他负责更换陷阱里的诱饵以及清洁猎物尸体。内森则去了另外一带稍远的陷阱区域，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中午我们在河边的一处岩石上，简单吃了点面包。欧若阿河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过，斯图尔特也静静地坐着，他是个安静的老人，除了装置陷阱时提醒我一些注意事项外，几乎不主动和我说话。

“每次来这片森林，我都会坐在这块石头上，我大概快记住这里的每块石头了。”他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像开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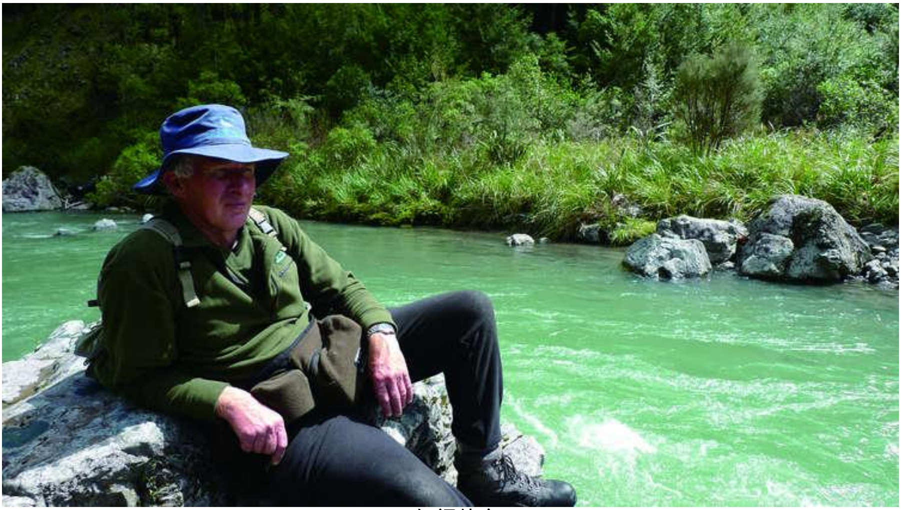
斯图尔特第一次来到这条河谷是在1968年，如今40多年过去了，他深情凝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久久不发一语。对他来说，想必这是个藏着许多美好记忆的地方。

吃完饭，我们回到休息的小屋，我以为今天的任务到此为止了。没想到才坐下几分钟，斯图尔特又穿上靴子，要再次出发了！

我的腿还没有完全从汤加里罗徒步旅行的疲惫里恢复，有点使不上劲。在一处路边的密林，斯图尔特说：“我们要下河了。”然后他掰开灌林丛，准备钻进去。



◎进入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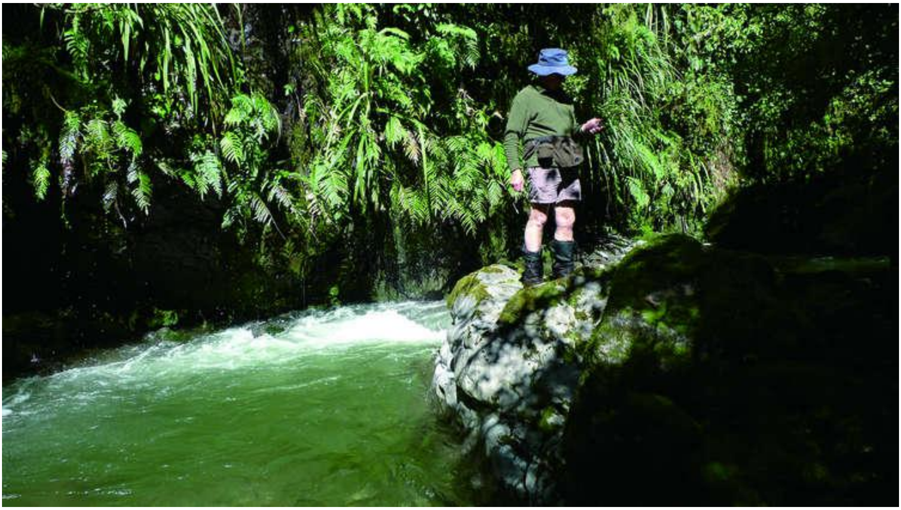

◎午间休息

“你是说走到河里面？”

“对，咱们要蹚水去对岸。”

“可我没有雪套……”

“你可以不去……”他笑了。


◎反复地过河，寻找陷阱


◎正在设置陷阱的我

我一咬牙，决定死扛到底，志愿者就要有志愿者的样子！再怎么样，咱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

新西兰的雨林植被茂密，斯图尔特完全不用地图，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一条通往河边的捷径。我跟在他身后，时不时就摔一跤，后来也习惯了，索性不去管身上的污泥和擦伤。

欧若阿河两岸排列了不少陷阱，陷阱附近的树干上，通常有颜色鲜明的三角形标志作为提示，斯图尔特偶尔用GPS定位，找寻那些标志遗失的陷阱。我们不得不多次涉水，往返于河两岸，有的河段，水流异常湍急，我们采用手挽手的方式缓慢地在河中央行进，以便安全渡河。我的鞋袜很快湿透了，加之鞋子是防水的，水进去后就出不来，跟踩在小船里一样。

“新西兰的丛林十分安全，不用担心毒虫猛兽。唯一的危险就是一些带刺的植物。你看，这片叶子的叶面上长了一排刺，非常罕见。”斯图尔特犹如探险节目的向导，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丛林里的环境。作为猎鹿协会的成员，长期的狩猎生涯使得他在林子里能够穿梭自如。鹿在新西兰属于外来物种，对原生植被的破坏很严重，所以政府鼓励捕猎鹿。

我们忙活到下午四五点，终于完成了今天的计划。回到小屋，趁太阳还在，我赶紧把湿了的装备排在门廊上晾晒。鞋里的水怎么也倒不干净。

志愿者的活可不都是像海滩边散步那么轻松。

当天晚上，一群年轻人来到我们的小屋。一打听，原来是附近的高中生来宿营。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新鲜鹿肉，做成了肉排，邀请我尝尝。和汤加里罗一样，房间里没有灯，但炉火烧得正旺，推门进入，

暖意迎面扑来。桌上有一盏小小的蜡烛，我借着烛光，吃了在新西兰的第一口鹿肉。味道棒极了！

“让我感谢一下你们的厨师！”我举着摄像机，追寻厨师的身影。

“喂，约翰，你要红了，在中国！”有人喊道，我们都大笑起来。

几天前，同样是山中小屋，我一个人忍受孤独和无聊，几天后，竟能如此开怀地和年轻的朋友们相处，旅行真是充满了希望和惊喜。

10月17日早上，我们终于在一个陷阱里发现了此行的第一只鼬。根据斯图尔特的介绍，欧若阿河谷地区的山蓝鸭保护工作始于2008年，到2009年，山蓝鸭的数量已经从6只增加到12只（新增六只雏鸟），每年捕获的鼬大约在二三十只，说到这里，他语气中透露出欣慰。我被这两个数字震惊了。他在这个完全没人知道的地方，辛苦耕耘了3年，只为了几只鸟能够活得更好。望着满头白发的斯图尔特专注地跪在地上检视陷阱的背影，我默默地感动着。对他来说，别人理不理解根本无所谓，只要是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去做就是了。



◎在河谷里协助猎人设置陷阱，闲来无事耍耍枪。

因为要赶回奥克兰，第二天中午12点，我们提前结束了此次的陷阱检查工作。我和斯图尔特、内森父子在马路边告别，相约今后再见。

＞＞陌生朋友送我新西兰派

从晴朗的菲尔丁到大雨滂沱的陶波湖，浑身湿透的我等了一个小时，被肖恩搭救。

“你有没有尝过Steak and Cheese Pie，那可是新西兰特产。”在一个加油站，他停车问我。

“没听说过，那是什么？”

他二话不说，下车就买了一个热腾腾的派给我！真是令人泪流满面。新西兰人民一次又一次用这样纯朴的待客之道感动着我，这种无国界的友谊我会终生铭记。

夜晚9点，在离开整整5个月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奥克兰。肖恩不断加速，超越一辆又一辆车，从北岸大桥旁观奥克兰市区，万点灯火倒映在海面，天空塔像迟谢的晚霞，我有种“回家”的踏实感。已经5个月了啊，我在新西兰已经安稳地活下来；才5个月啊，那些在公司上班的日子，已经变成遥远的上世纪。

奥克兰欠我的温暖拥抱，就融化在这个夜晚的微弱水汽里，再也看不见了。



＞＞中场休息

10月底，我回国半月处理私事。北京少有蓝天，新西兰的纯净长空成为我在国内最大的牵挂。

在北京期间，我收到吉玛的留言，说她和丈夫已经回到巴塞罗那，邀我有机会去西班牙再聚。又收到肖恩邮件：兄弟，什么时候回新西兰？如果要搭车，再跟我联系，说不定我还会再买一个派给你的！这家伙，总是这样让别人泪流满面的吗？

啊，对了，还有科瓦尔，这个捷克人已经完成了汤加里罗北环线，居然跟我说他3周后回到捷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理大桥上找一个强盗推下水，然后结识一个美丽的姑娘……

第9章 生命还有无数种可能



＞＞衣锦还乡奥克兰

飞机降落，巴士在跑，骤雨湿了衣裳，重返新西兰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力呼吸。这是除了中国之外，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再怎样都没办法否认它带给我的亲切感。我带的钱与第一次来时相同，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了。

我驾轻就熟地上了机场快线，在维多利亚大街转乘955路公交车，直奔北岸。在奥克兰北岸，有我新结识的好朋友小竹一家。

小竹只是因为看了我的博客日志，便认为我是个值得一交的朋友，这种真诚让我感动不已。对于真诚的好意，我向来是不客气地接纳的，因为爱的传递需要给予，也需要接受。

小竹家有个郁郁葱葱的后院，栽种了观赏植物和蔬菜，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坐在门廊的摇椅上，面朝庭院，谈人生和理想。

因为我正在写一个剧本大纲，话题自然就扯到了文艺青年上。很多人不赞同文艺青年的理想，就连带着无法赞同他们追求理想的精神，这既愚蠢又可怜。没准哪天他们就会一边慨叹“也许这就是人生了”，一边怀念“当时年轻真好啊”。

“我这几年的理想就是写本书，完了再写个剧本，”我告诉小竹，“理想其实不是多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吗？”

新西兰的夏天就要来了，即使吃了晚饭，天还亮着，我们穿着短袖拖鞋去海边散步，塔卡普纳（Takapuna）海滩上有不少人，遛狗的，跑步的，海面上还有三三两两的皮划艇。

“这才是生活啊！”我忍不住感叹。

“是啊，新西兰人都不爱宅在家里，而且房子也便宜，没太大压力。”

如果能够在这里生活该多好啊！这是我第一次产生想要留在新西兰的念头，可惜我想做的事，还没有完成。

我在小竹家混吃混住，待了一周，终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开始计划我的下一站了。

＞＞由恨生爱的城市

每年的11月中旬，是许多水果选果的日子。这些到秋天才成熟的水果，现在刚刚长成小婴儿，只有根正苗红的才能在残酷的选果作业中生存下来。

“选果很赚钱”，我死性不改地被忽悠了一把，奔着钱又回到了黑斯廷斯——这个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好印象的城市。

经朋友介绍，我在托莫阿纳路上的一户人家住下，房东是做外卖生意的，常常带回来各种炸鸡。房客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打工度假的中国女生，和我一样，也挣扎在生存线上。尤其是两个上海姑娘，刚到新西兰就买了车，没开几天就撞山上了，可怜的姑娘还没领略新西兰的美，就已经找不着北了。她们被公检机构告上了法院，要赔两千多块，万般无奈下只得申请分期付款。更惨的是，她们的车没有上保险。

后来，俩人好不容易在黑斯廷斯落了脚，谋了份南瓜包装厂的差事，又因为迟到被愤怒的老板开除，真是要多倒霉有多倒霉。

在待业这件事上，我比她们更有经验。于是，我总是对她们说，不

用担心，工作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尽在掌握。



◎这就是我喜欢的感觉



◎桂林公园一瞥

我有时候会沿着托莫阿纳路散步，每逢此时，我的心情就安宁下来。托莫阿纳路上有一个玉米墙公园，广阔的绿地上有人在打板球或者橄榄球，绿地和马路之间种了两排树冠巨大的不知名树种，即便是在一天中最炎热的中午，树荫下还是凉爽极了。我看着那些在阳光下奔跑的年轻身影，想象他们今天不需要工作或者念书的原因。

玉米墙公园附近栖息了不少野鸭，也不怎么怕人，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行走，或者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乘凉。

再往前，出现了令我眼前一亮的建筑风格。翘檐飞角，廊亭台柱，屋脊瓦沟，这分明是古色古香的中国园林啊！我加快步伐，果不其然，

白墙上开着圆形的入口，上书“桂林公园”四个中文字。入口旁有块牌子，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20多年前，桂林与黑斯廷斯结为友好城市，后来中国方面就设计建造了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园。

我有点开始喜欢这个城市了。

＞＞史上最高的选果户外工

本以为选果的季节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找工作的情况并不乐观。不仅工作职位少，听说工资水平也比往年低很多，原先7元钱一棵的果树，今年只有两三元钱。我联系了一些工头，不是没有工作，就是要求自备车。在新西兰找工作，如果没有车是相当不方便的，很多果园都在距离城市10公里左右的区域。

被拒绝了几次，连我都有点儿急了。离樱桃季还有一个多月呢，我可不想靠换宿打发日子。没想到转机还是出现了，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之前联系过的一个印度工头，他说帮我们安排好了交通工具，明天早上7点钟在KFC餐厅对面上车。

“可我没去过KFC啊。”

“整个黑斯廷斯就一个KFC。”

有了上一次艰难的讨薪经历，我对印度工头可谓敬谢不敏，心里各种担忧。但面对生存的压力，我没得选择。

新西兰的早晨带着刺骨的寒冷，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一路小跑，好让身体暖和一点儿。一辆厢式旅行车已经在约定地点等着我们，司机是个可爱的小胖子，圆嘟嘟的脸，微微鼓起的肚子，看长相是印度人。

我以为他是司机，在出城的路上一番自我介绍后，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工头比吉。这个果园距离市区并不远，开车5分钟就到了。

我们都没有干过选果的工作，比吉给我们做示范，其实并不难，只要把位置不好的果子摘下来扔掉就可以了。因为一棵树的养分是有限的，果子太多，每一个分到的就少，不摘除一部分果子的话，所有果子都长不大。选果的目的便在此，让果子长得更稀疏，每一个长得更大，所以选果又叫疏果。

唯一的麻烦是爬梯子。我们第一天给桃树选果，桃树有3米多高，踩着梯子还不一定能够着桃子，我人高，重心不稳，有点害怕。下午，临近的某处传来一声惨叫，有人从梯子上摔了下去，幸好没有受伤。这让我更加紧张了，爬到梯子高处，不敢站直，微风吹过来，摇摇欲坠。

墨菲定律说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

会发生。就在我担心自己随时可能从人字梯上坠落的时候，这件事居然真的发生了。悲剧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预兆，我忽然觉得落脚的位置晃了一晃，接着开始以肉眼可以察觉的匀速向后移动。我来得及抓住一根树枝，心想这样就摔不死了吧。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拍了拍屁股上的泥，手脚都还利索，看来没啥大碍，惨的是桃树，老粗的一根枝被拽断了。

“这么粗的枝要长5年啊，5年！”经理跑过来，怒道。

难道他看不出来我已经长了20多年吗？

我们选的毛桃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日子，一个个跟核桃差不多大小，颜色碧绿，不仔细看很容易就和树叶混为一体。我没戴眼镜，漏了不少果，又被经理念叨了一番。

好在桃树选果只干了两天就结束了，我们迎来了和苹果的战斗。小苹果虽然个头不大，倒个个褪去了青涩，露出红扑扑的脸蛋，被绿叶衬得分外鲜艳。和桃树不同的是，苹果的废果不能随手往下扔，砸到花花草草倒没关系，砸到低处的好苹果就麻烦了，一砸一个坑，跟月球表面似的。为这事儿，我又没少被经理批评。看得出来，我已经上了他的黑名单。



◎低头望去，腿有点软

我的同事人都很好，有印度人，也有当地人，他们主动教我如何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摘小苹果的时候，我们隔着果树互相攻击，苹果砸在铁梯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一时间，果园像是摇滚舞台。自娱自乐令我们快乐很多。

就连圆嘟嘟的正太工头比吉，也是个不错的人。在我饥饿的时候，是他伸出援手，把私藏的各种甜点拱手相让。在我漏果的时候，是他火眼金睛，把低处的坏果一网打尽。每次经过我身边，他总是仰着头，用

那印度味儿十足的英语问我："你成吗？你成吗？" 这时候，我就很想把果子统统扔在他圆圆的脸和肚子上，看看那些部位的弹性是否和他的外形一样可爱。就好像气泡袋，无论是谁，只要看到，都会有想要噼噼啪啪一通猛捶的冲动吧。



◎选完果的地面一片狼藉

最让我欣慰的是，比吉从来不拖欠工资！他的良好信誉，直接改变了我们几个对印度工头的糟糕印象，真是一件促进国际人民友谊的大事。

这个让我一度满腹苦水的城市，几个月之后华丽变身，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许当时是我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它。我告诉自己，以后可别再轻易给一个城市乱扣帽子了。

我们顶着鹰嘴湾的毒辣太阳，卖力地干了两个星期。一天下班，比吉跑过来嘲笑了我一番。

"你这小子，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还没有我朋友挣得多，他们都四五十岁了。"

他说得不错，我每天的工资顶多100块，和其他人不能比。对于这件事，我本来有点耿耿于怀，后来想通了，我又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只要自己满意不就好了，每天一百块也算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十分真诚地回答："你的朋友确实牛，我甘拜下风。"

选果是我在新西兰干的第三份户外季节工。苹果树有一种很好闻的清香，每当我双手双脚渐渐乏力，就靠在树干上，把脸深深埋进枝繁叶茂里，缓慢地呼吸果树的味道。每当爬到梯子顶端，就可以眺望整个果园生机勃勃的全景，微风吹过，我看见蓝天下一片绿色大海在温柔地起伏。选果虽然不像摘果那么有口福，也不如剪枝那么自由自在，但拥有

这些时刻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使我在果园的平淡时光里自得其乐。

没错，果园里单调乏味的工作有时候让人抓狂。

“原来打工度假这么无聊？”

“我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鬼地方浪费时间啊？”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恐怕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当你回到城市，一定会深深怀念当时的冒险。因为所有的不愉快和无聊都被记忆剥离，留下的只有闪光的时刻。

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先离开的，几个月前我就买好了飞往南岛的便宜机票（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到基督城）。但姑娘们显然已经受够了这份性价比不高的工作——事实上我见过的大部分女生干记件的活儿都不划算。



◎果树上的鸟蛋，很奇怪的颜色

12月11日下午4点，我送走了几位大包小包的姑娘，这时的情景和奥波蒂基的送别像极了，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一直漠然地坐在椅子里，不同的是，我的头发已经长得遮住了眼睛。

天亮得仿佛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而且有点热。新西兰的夏日很长，我是如此喜欢这日长夜短的季节，可以愉快地出汗。天黑是真正的“不速”之客，无限好的夕阳，漫漫的黄昏，多惬意啊！大概以前真的不懂得享受各种来历不明的喜悦，现在总觉得在被时间追着跑，轻易不愿意停下来，就算是打工度假也一样。我以为打工度假的一年不缺少恣意挥霍的时光，不缺少被阳光包围和抚摸的清晨，甚至悠闲得足够捕捉到空气的颜色和形状。最后我倒是成功捕捉到空气的颜色和形状，我的皮肤徐徐地黑下去，蜕的皮则鱼鳞般地多起来，阳光像一片海，皮肤是一片海滩，它们在空气里潮起潮落。

＞＞沦落天涯的缅甸人

两天后，我出发前往这个国家的首都，传说中的风城、山城——惠灵顿。看着新西兰的版图一点点留下我的脚印，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

这是一次异常顺利的搭车，先是被一辆集装箱卡车送到北帕默斯顿，几分钟后，又上了一个缅甸司机塔利皮的轿车，他把我直接送到了目的地。

塔利皮在新西兰当兵，10年前，他和一家人来到新西兰。

“出来不容易吧。”

“是啊。”

“怎么出来的？”

“申请避难。”



◎我搭过的最大的车

“这也行？果然不容易……”

“缅甸太穷了，军政府上台后，民不聊生啊。大部分难民都去了泰国，还有一些人去了别的国家。”

我不太关心国际政治，对于他所说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我相信塔利皮现在应该比大多数人过得心满意足，因为他想要的只有离开缅甸而已。人越简单，就活得越快乐。

这是我在北岛搭车的尾声，除了满满的感恩，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人说，我们无法用别人的经历来丰富自己的人生。即便如此，我依然喜欢这种浮光掠影的相遇，它们总让我觉得，原来每个人的人生都

是如此不同，生命还有无数种可能。

第10章 终于找到了最赚钱的工作




◎基督城中心广场的大教堂和十字架，如今因为地震已经不复存在

＞＞梦幻中土新西兰

到达新西兰整整7个月后，我踏上了南岛的土地。晚上10点半，基督城的机场冷冷清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出口通道的墙壁仍覆着一层薄木板，看上去像在修理中。机场外边除了停车场，似乎没有巴士站台，我来来回回走了几次，不仅没看到车，连人影都没半个。当我再次返回出口通道时，迎面走来两名身着黄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像是遇到了救星。

“嗨，晚上好，请问你们知道巴士站在哪儿吗？”

他们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人示意我跟他们走。

一到外面，他们就问我有没有安排好住宿，我说：“没有，我打算到市区再找假日公园或者青年旅社。”

他们做自我介绍：“凯文和杰森，在机场工作。”凯文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他说：“假日公园大概都关门了，你最好还是找BBH过夜吧。在大教堂附近有一些。”

“现在大概也没有巴士了，你想去哪里？”杰森说。

我决定去市中心，我们和凯文在机场分手，杰森开车送我。沿途，杰森向我介绍这座刚刚经历过大地震的城市。除了零星的脚手架外，看不出7级地震刚刚来过，房子们依然健在。从机场到市中心广场半小时不到便到了，我和杰森握手告别。

“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我自己会搞定的，毕竟我也在新西兰混了半年多了嘛，哈哈。”

“我还是觉得很内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基督城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有点兴奋，朝着大教堂的方向走去。教堂在聚光灯的照射下，通体发白，显得很有精神，令我想起几年前夜访日本姬路城的惊艳。大教堂正门外有棵高大的圣诞树，安静地伫立在明月下，圣诞树上缠绕的彩灯以银白色为主，一闪一闪像星星。一对恋人在附近的长椅上低语，几名胸口挂着巨大单反相机的游客还在夜景里流连。友善的路人，意外的搭车，安然无恙的花园城市，南岛的千行诗终于写下了美丽的第一行。

我在植物园附近找了间旅馆安顿下来。次日阳光灿烂，我在雅芳河畔的植物园晃悠了一整个早上，进门处有一座喷水池，池壁上铺着湛蓝色的瓷砖，乍一看还以为是一面倒映天空的镜子。植物园占地巨大，大片的绿地和沿途开放的鲜花令人心情放松。植物园中心是一个玫瑰园，穿过洁白花门的时候我在想，要是身边有个姑娘就更好了。



◎玫瑰园的走道上，有一对老夫妻，仿佛一场漫长的婚礼。

新西兰今年的春天甚是暖和，花一直开到了初夏，因此樱桃季比以往来得更晚，距离开工还有10天左右，我计划趁此间隙去阿斯派灵国家公园（Aspiring National Park）徒步，那儿的许多徒步路线可以看到冰河，是我向往已久的风景。

我在基督城只住了两晚，买了露营用的炉头和燃料，便坐长途巴士南下。同为大城市，基督城给我的印象和奥克兰完全不同，前者颇具艺术气息，而奥克兰是个南来北往的商埠港口，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我

本打算在回国前，抽时间慢慢游览基督城，没想到两个月后，又一场大地震将这座花园城市夷为平地，真叫人唏嘘不已。

巴士从基督城向西南方向开两个多小时后，路两边渐渐出现盛开的鲁冰花，紫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我把脸贴在窗上，生怕错过任何一朵花的美。从前挡风玻璃望出去，巴士犹如一条行驶在彩色花河上的小船，而河的尽头，是纯净的不含任何杂质的蓝天和童年。是的，童年，因为当时的我就像个春游的小孩。

我无法形容第一眼看到蒂卡波湖（Tekapo　Lake）的震惊，尽管努力回想，但除了震撼这两个字，我不知道该用别的什么字眼来形容当时的景色。这个世界上是先有景色，然后才发明文字的，因此全部文字也无法表达全部景色之万分之一。当朋友和你介绍某处风景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关上耳朵，只要看他眼睛里闪耀的神采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美了。

如果说蒂卡波湖的美让我眩晕，那么普卡基湖（Pukaki Lake）的美又让我惊醒了过来。塔斯曼冰河（Tasman　Glacier）融化后，形成的这片魔幻水域呈现出黏稠的乳蓝色，相信上帝见了都恨不得尝尝这块奶糖的味道。湖水尽头耸立着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Mt　Cook），山顶依然覆盖着皑皑的积雪。



◎绝美的湖水和雪山

我只来得及用相机咔嚓了几下，这些绝世美景就从眼前消失了。终点站瓦纳卡（Wanaka）是个依山傍湖的小镇，和前两个湖相比，瓦纳卡湖静如处子，少了摄人心魄的魅力。在环保署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我瓦纳卡地区从后天开始有降雨，马土基土基峡谷（Matukituki Valley）的多条步道都不适合出行，包括我期待已久的瀑布山脊路线（Cascade　Saddle　Route）。最终，我只好选择了同样可以看到冰川的罗伯罗伊（Rob Roy）单日路线。

如果说汤加里罗的美是因为它的狂暴，那么阿斯派灵国家公园的美便是地道的壮丽。南阿尔卑斯山脉由南向北贯穿公园，初夏的草甸已经看不到太多绿色，取而代之的是深深浅浅的黄，淡蓝的马土基土基河在山谷间流过，站在高处俯瞰，夹道的雪山间，金黄的草甸上，点缀着一条弯曲的玉带，怎么看都不厌。山顶的冰川在炙热的阳光下开始融化，无数条涓涓细流从高处飞泻而下，像是山的眼泪。

在国家公园里的阿斯派灵小屋，我遇到一对英国老夫妇，他们悠闲地靠在长椅上读书，登山杖随意搁在一旁。

“您二位看上去身子骨硬朗啊。希望我到你们的年纪也一样能走。”我发自内心地说。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老人用力地说，然后他又补充道，“就是恢复得慢了。”

年轻的好处之一是，喜怒哀乐在心底的流转，比草木的枯荣更加旺盛。天崩地裂的湮灭，无法无天的重生，这就是所谓的诗酒趁年华吧，所以有些事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干！



◎在阿斯派灵国家公园徒步

＞＞让樱桃再飞一会儿

第二天果然下雨了，我结束了徒步，在瓦纳卡湖畔的BBH度过了悠闲的两天。樱桃园的工作要过完圣诞节才开始，不知道西方人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上网找换宿。这次寻找倒是异常顺利，在北奥塔戈（North Otago）一个叫苦肉（Kurow）的小地方，有个小小的度假村，经营者泰阿瑞自己有个樱桃园，樱桃已经熟了，于是她便上网找帮手。我们就这样一拍即合。

苦肉不通公交车，我先搭巴士再搭车，在一个安静的下午到了度假

村门口。进门便是一片玫瑰园，两间小屋坐落在玫瑰园深处，绕过玫瑰园，眼前出现一辆停着的卡车，正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卡车屁股正对着一个小仓库。一对夫妻模样的人手中拿着纸袋正要离开，看样子是刚买完樱桃。这时泰阿瑞出现了。她头发雪白，但举手投足却透露出和年龄不相符的力量。她把我带到仓库，原来这就是贩卖樱桃的店面，有些樱桃在托盘上等待分拣，有些樱桃已经用纸袋包装好，标注了售价。



◎到达苦肉



◎我住的屋子

“这辆卡车是用来冷藏樱桃的。”

说着，泰阿瑞打开车厢，一股冷气扑面而来，车厢的地板上摆满了托盘。

然后，我在泰阿瑞的带领下，看了我的房间。刚才看到的两间房

子，其中有一间其实是主人的住宅，剩下的那间才是度假村，圣诞节前一周刚好没有客人，所以我就幸运地成为小屋的主人。这栋房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客厅的装饰显然是几十年前的风格，电视机甚至还是黑白的，墙面漆成橘黄色，散发着古老温馨的气息。卧室、厨房和浴室干净又整洁，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门廊上有一辆生锈的中古脚踏车，在慵懒的艳阳下沉睡了记忆。每当看到这样的房子，就有一种对家的渴望。

我放下行李，和泰阿瑞去了她的樱桃园。园子不大，入口还没有我高，她挪开木头门闩，推门而入。园子顶上罩了一张白色的大网，用来防鸟。园内大约有500多棵樱桃树。樱桃树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有的只到我胸口。大红色的樱桃挂满了枝头，在满目的绿色里格外鲜艳。



◎泰阿瑞家的樱桃园

“樱桃从这周开始成熟，先是红樱桃，然后是白樱桃，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每天早上要去奥马鲁（Oamaru）当保姆，傍晚才能回来，有了你，我就不用从早忙到晚了。”

“樱桃摘下来以后，用冷水冲干净，倒进仓库里的托盘上，会有人分拣和包装的。”

“还有别的工作吗？”我问她。

“我们要干干净净地迎接圣诞节，樱桃摘完了就擦擦窗户吧，我好久没打扫了。”她有点害羞地笑了。

我们一起摘了会儿樱桃，泰阿瑞说她一个人住，丈夫刚刚去世。难怪她有点沉默寡言，我总觉得她以前一定是个更开朗的人，也许她尚未从丧夫的伤痛里恢复。这个樱桃园是几年前，她和丈夫买来树苗，共同照顾长大的，今年是樱桃园收获的第一年，可是能够尝到甜美滋味的只有她一个人了。

“为什么樱桃这么贵啊，超市里最贵的水果就是它了。”我问泰阿瑞。

“种樱桃很花精力，要在固定的时间浇水，前两年我总是天没亮就起来了。而且樱桃很害怕下雨，一下雨就裂开。”

泰阿瑞白天总是不在家，她为我准备了足够的食材，用来制作早餐和中餐。只有在晚餐的时候我才能见到她，这时候我们都刚刚忙完一天的工作，有些累，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话题，不过，泰阿瑞偶尔会纠正我的用餐习惯。

“你在新西兰，就得像个本地人才行！你会用刀叉吗？”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问。

“这个，真不会，怎么方便就怎么用呗。”我叉起一块牛排，放进嘴里咬一口。

“你这样很不礼貌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食物切成小块以后再用叉吃吗？因为我们认为食物进了嘴巴，就不应该再吐出来。像你这样，咬了一小口，再放回盘子里，就不太好。”

“啊，您说的果然很有道理呢！好，我就来做一个真正的新西兰男人吧！”

我耐着性子用刀和叉分食了剩下的晚餐。泰阿瑞这才满意地笑了。

我赶在圣诞节前，完成了所有房间的清洁工作，樱桃园的采摘工作也进入尾声了。

“明天是庆祝的日子，我有好几个朋友会过来过节，我的小儿子也过来。你能不能帮我们做几个中国菜让大家尝尝？”

“没问题。”我想也没想，一口答应。

＞＞体验真正的圣诞节

在国外的第一个圣诞节终于来了。我一直以为圣诞大餐是从晚上开始的，当我在厨房烹饪午餐的时候，泰阿瑞的儿子布鲁斯过来敲门。他看到我正在烧水，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忙活呢？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我来到客厅，泰阿瑞的亲朋好友济济一堂，气氛欢快热烈。圣诞树立于客厅正中，树底下堆满了礼物，漂亮的外包装简直抢了圣诞树的风头。

饭前，大家纷纷交换礼物。除了我这个特殊的客人之外，五人分别

都收到了其余四人的礼物，每个人光是拆礼物就花了很长时间。拆礼物是特别幸福的事。



◎家里的圣诞树



◎实用的礼物们


◎我收到的礼物

“到底会是什么呢。”

“好期待啊。”

“该不会是那个吧，我的收藏又要丰富了！”

一个个快乐的炸弹在人群中爆炸，我被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深深地感染了。布鲁斯收到的礼物：手帕五条、袜子一对、饼干一盒、袖扣一对、钱包一个、身体护理用品一套、洗衣篓一个、T恤衫一件、身体香氛系列一套，都是些便宜又实用的小玩意儿。

“非，这是给你的！”泰阿瑞拿给我一个漂亮的蓝色纸袋。

虽然猜到自己也会有礼物，但收到时依然觉得意外和感动。我拆开包装，礼物是一个精致的钥匙圈，苦肉小镇的缩影绘在钥匙圈中间的转盘上。

我当然也准备了给泰阿瑞的礼物，一个有传统中国特色的挂坠，上面是年年有余的图案。

泰阿瑞告诉我，圣诞节送的礼物基本上都不超过十块钱，重要的是诚意和有趣。从今天大家收到的礼物来看，我觉着还得加上一条，实用。圣诞节是西方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地位相当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春节。我们也送礼，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包，父母拆开别人家送的红包，看一下有几张钞票，然后包个等值的红包送回去。货币流转了一圈，财富的分配状况基本没变，只有傻乎乎的小孩子总是盼着过年赚压岁钱。渐渐地，过年送红包已经沦为一种形式，一种意义空泛的热闹表演。

交换礼物结束后，泰阿瑞给我介绍菜色和甜点。

“这是火鸡，圣诞节我们都吃它。蘸一些这边的越橘梅酱，味道更好。”

“哇，我还没吃过火鸡呢！好期待！”

“这是新西兰传统的甜点奶油蛋白甜饼（Pavlova），用蛋清和奶油做的，味道很棒哦。可那些讨厌的澳大利亚人偏说是他们发明的，真是受不了。”

“这又是什么？”



◎愉快的餐桌

“这东西叫松糕（Trifle），在蛋糕上浇蛋奶沙司，和水果一块儿

吃。”

刀叉开动前，我们拉响了彩色的圣诞节彩纸爆竹，这是一种用硬纸做成的纸筒，内装小件礼品、纸帽等。纸筒的两端有线，两个人同时一拉，就发出啪的一声，纸筒留在哪一方的线上，里面的礼物就归谁，这东西环保又好玩。我们像小孩一样，嘻嘻哈哈地玩了一轮，有人戴起了彩色的纸帽，有的人则拿到挂件之类的小玩意儿。

随着香槟色的液体盛满透明的玻璃杯，圣诞大餐宣告开始！

这是我在新西兰吃到的最饱最丰盛的一顿午餐，味道香浓的烤火鸡和清爽酸甜的越橘梅酱搭配，对味蕾的冲击无与伦比。

下午，我顶着饱胀的肚子给泰阿瑞和她的朋友们炒中国菜。由于厨艺欠佳，加上材料限制，我拿番茄炒蛋和青椒土豆丝交差。番茄炒蛋真是业余厨师们的大众情人，几乎每个号称自己会做菜的人被要求露一手的时候，都会选择它。不过还好泰阿瑞一干人等并不知情，还以为这盘菜有什么讳莫如深的技巧。

“这盘菜就是最有名的中国料理了，”我开始介绍，“番茄炒鸡蛋！”

“这盘菜，就是土豆丝炒青椒！”我继续介绍。

众人露出一副“大开眼界”的表情，还真让我哭笑不得。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两盘菜被风卷残云地消灭了。

圣诞节在西方是一家团聚的日子，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传到中国以后，竟成了年轻人狂欢或者情人约会的节日。我唯一可以想到的理由是，我们的快乐正在越来越脆弱，任何一根并不属于我们的稻草，都拿来被赋予快乐的使命。这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虽然基督耶稣大概不介意能够给更多人带来快乐。

＞＞水果王国的传说

圣诞节是我在泰阿瑞家的最后一天，带着最温暖的，一个来自夏天的圣诞节的记忆，我告别了苦肉，搭车回到了中奥塔戈。克罗姆维尔（Cromwell）那巨大的水果模型在蓝天下永远新鲜诱人。在新西兰的水果江湖上，历来便有这样的传说，说南岛和北岛各有两位绝世高手，北岛的名叫帝不羁（Te Puke），善使一种表面布满绒毛的奇异兵器——奇异果。帝不羁凭借这一独门绝技在全球水果武林大会上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许多人更是听到这个兵器的名字，便已经吓得直流口水。

而在南岛的群山之中，碧湖之上，隐居着一位更加了不起的大人物——克罗姆维尔。他没有帝不羁显赫的声名，也没有奇异的兵器。克罗姆维尔的成功，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没错，他便是出生在南纬45度的天之骄子。这里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处于西风

带，盛行西风。克罗姆维尔集天地之精华，自幼便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樱桃、李子、杏、梨等十八般兵器。久而久之，人们记住了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兵器，却反而忘记了低调的克罗姆维尔。



◎泰阿瑞临别赠我樱桃



◎克罗姆维尔的金字招牌——大水果

2010年的夏天，一个叫吴非的年轻人，远渡重洋，不远万里，来到新西兰，他拜在克罗姆维尔门下，经过一个月魔鬼般的训练，终于初步习得南纬45度秘籍之樱桃卷。每一个打工度假人，即使不知道克罗姆维尔，也很难抵挡得住樱桃的杀伤力。

第11章 没有信仰，就是流氓



＞＞世界上最美的营地

克罗姆维尔是个典型的新西兰小镇——浓缩的镇中心，散布的住宅。我在问讯处拿了地图，便朝着财富水果公司的方向迈开大步。早在8月份，我就写信给公司经理布伦特，询问今年的职位空缺。他说现在还太早，让我到春天再来信。到了春天，他说把我放在分拣员工的名单里了，让我等待开工的通知。11月底，果园来了一封确认信，通知开工日期，要求收件人回复确认。小弟我本来还飞鸽传书，投了好几家，但最终只有财富水果向我抛出橄榄枝，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同意，没想到这成了我打工度假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

12月底，盛夏的阳光晒得柏油路上出现了幻影，我背负沉沉的家当，沿着6号公路向北独行，碧蓝的丹斯坦湖（Lake　Dunstan）始终追

随着我的步伐向前延伸，看不到尽头。这大概是新西兰最瘦长的湖了。问询处的阿姨告诉我顶多只要半个小时的路，我走了45分钟还没看到进山口。期间倒是经过几处别家果园，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挂在枝头，包装厂门前停着很多轿车，果园深处可以看到几个颜色不同的帐篷，一切都暗示着丰收的季节即将到来。有些果园上空不断响起鸟的惨叫声，我起初以为是猎人的杰作，但又始终只闻哀嚎，不闻枪声，心想多半是吓唬鸟的录音。

在问了一次路以后，我终于开始进山。进山百步之内，便是一个明镜般清澈的小湖，湖岸垂下万条柳丝。正当我陶醉在这山光水色之中，身后有车停下，车门打开，一位颇具英伦范儿的年轻男子向我走来。他蜷曲的金发未及肩膀，打扮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背包客，身着陈旧西装的他看上去倒更像个落魄的演员。



◎从果园的山坡俯瞰丹斯坦湖

“你，也是去财富水果拜师学艺的吧？”

“不错，正是！”

“可否在此稍等片刻，我开车送你上去。我和几个朋友打个招呼就走。”说完他走向湖边，和几个外国人拥抱接吻。

“我刚才在6号公路看到你了，只是不敢确定你是奔着这儿来的，早知道早点让你上车就好了，”他回到我身边，用字正腔圆的英语解释道，“我叫麦克，上车吧。”

我们开着麦克的房车，朝山顶进发，车后扬起一长溜尘土。

在经理办公室门口，我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布伦特，但他只说了一句话：“营地在松树林那边，自己去吧。”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和麦克分手后，朝营地走去。至今我回想起那片营地，胸中依然一阵火烫，在落满松针和松果的金色大地上，在随风低吟的松间，颜色形状各异的帐篷散落四方，像一个小小的世界。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安于室的年轻人就是这里的新主人，只要夜晚还在，篝火晚会就在；只要樱桃还在，我们就在。

我找了一处平地，顶着强劲的风搭起了我的宝物——温室单人帐篷，这花了我半个小时，引来不少人旁观。营地隔壁有个用铁皮搭起来的房子，里边人头攒动，我有些紧张地推开门，这地方简直是个丛林版的BBH。耳边有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乱战。这是个厨房，中央是一个大的操作台，四周围绕着冰箱、灶台、水槽、餐桌，我又想起工作过的餐厅和前田师傅了，不知道他的咳嗽有没有好点。

我需要买一些食物，就跟人打听有没有下山的车，但没有人知道。正好这时走进来一对双胞胎姐妹，我问："我听说这里有辆往返镇上的面包车，你们知道是谁开吗？"

她俩对望一眼，很有默契地笑了。

"等会儿跟我们走吧！"

出发前，我正在厨房摆放油盐酱醋，这时电话响了，那人大声说道："我到克罗姆维尔了！"

"你哪位啊？"

"我是强尼啊！"

"你不是要去西海岸旅行吗？"

"没搭上车，只好来南部了。"

"我们明天上班，你来得真巧。"

此君名叫强尼，我们在国内的网上相识，并相约有缘在新西兰见。5点钟，我跟着双胞胎姐妹去镇上采购接下来几天的食物，顺便和强尼会合。强尼晒得像块黑炭，短发好久没整理了，跟刺猬头似的。我在新西兰7个月，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云游四方的同胞。

"除了你我几乎没见过其他的中国战友。"

"是啊，我也奇怪呢，人都跑哪儿去了。"



◎总是十分热闹的厨房

＞＞越选越伤心

一夜无话，次日周一，早上8点，众人在包装厂门口集合。一台机器的传送带正不断吐出红得发黑的大颗樱桃，看得出来，面带饥渴表情的不止我一个人。布伦特把合同发到每个人手上，然后带我们走进了神秘的包装厂内部。

眼前出现四排分拣流水线，每条流水线由互相垂直的一条水槽和三条选果槽组成，水槽里的水正在急速流淌，我伸手触了一下，很冰。布伦特给所有人演示操作程序，他将一把樱桃丢在三条选果槽中间的那条——最粗的一条，然后他一边讲解拣选标准，一边将出口的樱桃放入左手边的槽，将在国内销售的樱桃放入右手边的槽。至于有严重质量缺陷的樱桃，则扔进一个靠近腹部的通道，直接滑入垃圾桶。出口槽和国内槽上的樱桃累计到一定数量后，会有质检人员来进行二次检查，没有问题的话，就拨入水槽，这些合格樱桃顺水流到流水线的终点——也是包装工那里。


©营地的夕阳

随着叉车将装满一桶桶樱桃的木托盘安稳地放在地上，我们的抢钱生涯正式开始了。众人争先恐后地把樱桃倒入中间的选果槽。这时候，实力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就拿我身边这位略胖的英国姑娘洁玛来说吧，我刚刚选完一桶，转头一看她的记录纸！是不是眼花了，她的纸上已经打了5个洞！不是两个，也不是三四个，而是5个！我当时很想撞墙，但我随即告诉自己，别急，也许我还没进入状态呢。遗憾的是，我这一整天除了想撞墙和安慰自己就没动过别的念头。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洁玛大侠已经干了9年！是全工厂选果速度最快的人。这和外卡选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杀入正赛，却在首轮遭遇卫冕冠军的悲惨境遇有什么差别啊？

第一天我们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7点，洁玛大侠的成绩是200多桶，也就是500多新西兰元（约2465元人民币）。我来新西兰这么久，挣得最多的一周都比不上她一天的工资，这可让我真的伤不起。我的自信心被打击得体无完肤，樱桃季疯狂吸金的梦想正在不可避免地走上破碎之路。当然，在破碎之路上，强尼也当仁不让地成了炮灰，他干的比我还少。


◎我们拣选樱桃的工作车间

工作两天下来，我大致摸清了财富水果的人员状况。二号营地聚集了全部的帐篷族和房车族，共有30来号人，法国人占据了半壁江山，剩下的人来自智利、英国、加拿大、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新西兰本地人。

这些老外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围着营地外的一个金属火炉喝啤酒，只要不下雨的夜晚，很晚还能听到他们谈笑的声音。一号营地大都是果园的老员工，他们有自己固定的房车或者房间，或者是一些没有帐篷和房车的背包客。

第二天，尽管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我的成绩依然惨淡。究竟是哪个混蛋说樱桃是最好赚的工作啊！我们每天完成的桶数会以打孔的方式记录在一张卡纸上，每张卡纸可以打50个孔，下班时，很多人都交了两张卡纸，让我等拼死也只能交出一张卡纸的人无地自容——而且还是张只打了一半孔的卡纸！



◎用来记录我们工作量的家伙们

我闷闷不乐，连诱人的樱桃在眼前都没有胃口，午餐和晚餐依然舍不得买昂贵的青菜。

我和强尼以极为缓慢的速度提升着工作效率，我们甚至绝望地认为，打满一张记录卡上的50个孔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我再也没有站在洁玛女侠的身旁。

＞＞卖樱桃的老男孩

一眨眼，伟大的2010年就这样过去了。

王小波如是描述他的1995年：我们读书、写作——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样提到过去的一年，带点感慨的语调，感叹生活的平淡。过去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这样平淡。在我们年轻时，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读书、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可我在想，没有经历过动荡的生活，谁能坦然接受平淡的幸福？有多少年轻人的热血不需要用疯狂的庆典来平息呢？在我26岁这一年，我把过去的几百个日子写成了书，而王小波的这番话，则正可以作为对我自己未来的美好预言。打工度假本身，并不是我的梦想，它是突然出现的一片树林。我本来可以沿着走了25年的老路，没有太多悬念地和别人一样，为了社会和父母规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我发现了这片树林，我期待在这片林子的尽头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吸引着我踏上新的征程，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在这一年即将过去之时，我和强尼干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旧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下班后回到厨房休息。马克和梅尔是一对跨国情侣，他

们的工作是摘樱桃，通常比拣选樱桃的工人早下班。我们发现他俩正在制作出售樱桃的招牌，硬纸板上用彩色铅笔画了可爱的樱桃图案，大大的“出售樱桃”字样和价格占据了整面招牌。

“你们在做啥？”我十分好奇地问。

“哦，老板说四号片区的樱桃摘不完了，我们可以自己摘了拿去卖。”

“哇，还有这等好事？”

我和强尼顿时就来了精神，这不就像非种子选手在选果的赛场上惨败而归后，大赛组委会通知我们还有复活赛嘛！

“赶紧的！我们也来搞一票大的！”我对强尼说。

“去哪儿卖呢？”他问。

“这个……热闹的地方会比较好卖吧？但是必须离开克罗姆维尔，这里是樱桃的大本营，卖不出好价钱。”

“那就去皇后镇吧，正好我的朋友华筝公主今晚要去皇后镇跨年，今晚的皇后镇一定是人身人海，钱山钱海啊，哈哈哈哈。”他爆发出一阵怪异的笑声。

“好！那我们就去皇后镇卖樱桃！”

事不宜迟，距离天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来自台湾的华筝公主和香港的奥蕾开着车，准时出现在财富水果的二号营地，然后我们去果园摘了满满四桶樱桃，朝着皇后镇，朝着2011，朝着大把的钞票，上路！

2010年最后一个傍晚的夕阳是灿烂的金色，沐浴在其中的厚厚的云宛若透明，强尼和奥蕾都是基督徒，他们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基督之光”。我不是教徒，但我在那一刻确实感到某种神圣与庄严。华筝公主的车技相当了得，从克罗姆维尔到皇后镇全是山路，一侧是陡峭的悬崖，一侧是陡峭的山峰，我们的厢式轿车平稳地飞驰在新西兰大好河山中，没有什么可以打扰我们此刻的快乐。天色暗下来了，但还没有全黑，在我正被卓越山脉（Remarkables）那绵延在天空中超绝的山脊线所震撼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皇后镇市区。华筝公主把车停在朋友家门口，瓦卡蒂普湖（Wakatipu　Lake）就在脚下不远处，城市的灯光把湖面染得熠熠生辉。我们将桶里的樱桃分装在若干塑料袋内，完成了行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整装待发

“吴非，樱桃卖多少钱啊？”

“我晕，差点忘了这茬……”

我记得超市的樱桃单价在每公斤20新西兰元（约99元人民币）上下，我掂了掂手上的袋子。

“咱们这一袋大概1斤，肯定得比超市便宜啊，那就打个5折吧，5新西兰元一袋。”

新年前夜的皇后镇果然热闹非凡，马路上除了人还是人，嘈杂的环境让我们无所适从。我忽然有点退缩，强尼看上去也是。我们提着桶，举着贩卖樱桃的招牌，往城区的中心地带缓缓移动。迎接新年的舞台搭建在湖边的一块空地上，此时舞台上已经开始了辞旧迎新的表演，在舞台前的空地上，我们被席地而坐的人群挤得抬不起脚。我告诉自己，一鼓作气，不要再给自己找拖延的理由了。

我走进人群，努力摆出笑脸，晃动手中的招牌。

“需要樱桃吗？新鲜，便宜！”

有的人面露不快，大约是我打断了他们欣赏表演。也有人略带好奇，但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要买我的樱桃。唉，卖樱桃的男孩真可怜。

出师不利，我们决定转战阵地，逆着涌向舞台的人群，我们在一个看似热闹的十字路口停下，决定就此占地为王，开卖克罗姆维尔的绝世好樱桃。

我把招牌贴在背后一家已经打烊的商店的橱窗上，随后便和强尼坐

在街角，等待客人上门。我们才刚坐下，就有人上门了。此人一身鲜亮的黄色，手持杀威棒。

他是一个城管。

我知道不妙，但依然故作镇静。

“这里不能摆摊，你们难道不知道？”

“我是第一次来皇后镇……”

“这里是市中心，不能摆摊，请立即离开。”

“那我们该去哪里呢？”天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到问这句话。

“你们可以去保护区外面。”他顺手指向警戒带外。

这个夜晚的华丽逆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错，在连续遭遇两次挫折以后，我们的樱桃生意开张了。在海滩街的一家礼品店门口，我扯开嗓子叫卖。渐渐有路人停下来，我不失时机地拿出又大又黑的樱桃请对方品尝，终于有一位客人在尝过之后决定付钱购买。我接过印有希拉里爵士头像的纸币，开心得想要纵声长啸。小贩的付出和回报特别简单直接，和一个月只爽一次的领工资不一样。

我们从10点卖到11点半，带来的两桶樱桃销售一空。有辣妹要用拥抱交换樱桃；有胖妞拖着我们要求合影；有喝醉酒的流氓前来挑衅；有善良的路人非要捐钱给我们。

我们对每一个经过的人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在26岁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收获了诸多灿烂的笑容。我们提着空桶，朝湖边走去。舞台上乐队的表演刚刚结束，倒计时牌开始进入最后一分钟，耀眼的银色数字不断跳动……所有人共同目送离去的时间，当数字归零的同时，烟花盛开了。旧的心情满了溢出，新的愿望填进心房。一年又一年，愿望堆成了河床，心情在河面泛起五光十色的泡沫。

>>没有信仰，就是流氓

崭新的一年。

我们去了酒吧庆祝今晚的收获，干杯的时候，我对强尼说：“打个赌怎么样？”

“赌什么？”

“赌今年谁先找到女朋友。”

“好！赌注是什么？”

“你决定吧。”

强尼没想多久便说：“输的人要领养一个孤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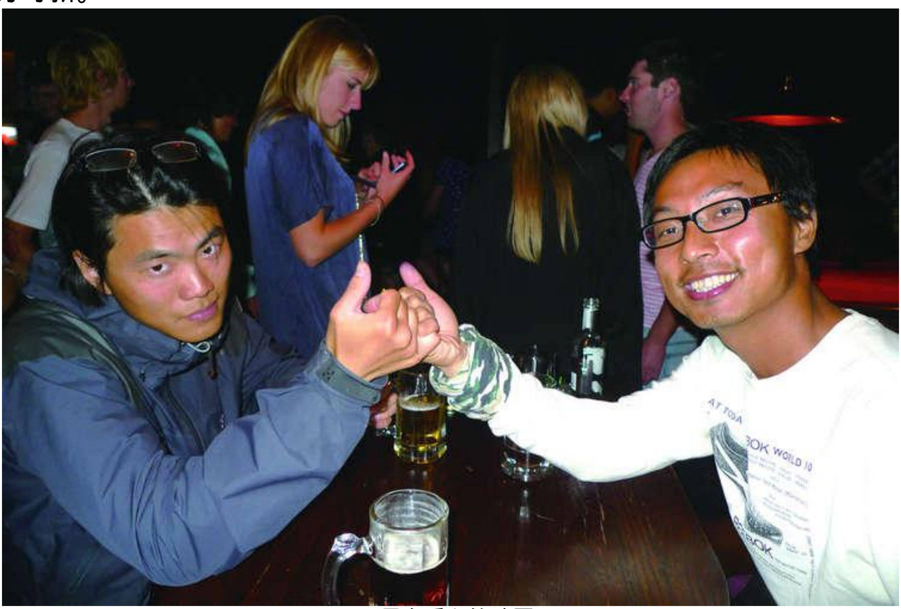
“好！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这绝对是我听到过的最有爱心的赌注，我甚至希望输的人是我。

新年的假期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原本以为分拣50桶樱桃是多么遥遥无期，这个目标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逼近了。这当然付出了选果质量下降的代价，但既然别人都这么干，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效仿了。令我意外的是，强尼却告诉老板：“我不能这样继续工作了。我不想欺骗你，这样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的良心。但我也需要钱，所以我能不能换其他按照小时计算工资的岗位？”

老板冷冷地说：“继续选果。”

从这之后，强尼就变得不那么在乎速度了，他力争把每一个樱桃归入正确的位置。又过了没几天，他和某个计时工换了工作，拿上了稳定的时薪。



◎最有爱心的赌局

晚饭后，我们有时会去果园附近的一个小山坡散步，我问起这件事，他总是用上帝的一套东西来解释，而当我们聊到理想，他也是言必称真爱、真理、自由。起初我毫不感冒，渐渐地，我被他这种认真的劲头感染了。我感到信仰在他身上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信仰，我就是一个流氓。”好在信仰把这块漆黑的泥土地研成了沉香的墨，可以用来写一个爱字。对待感情，他认真得有些偏执。

我们也谈家庭，谈一个男人的责任，谈物质和精神。

“你说钱不重要，我不同意。钱可以帮助你的家庭过得更好。”我说。

“我们家并不需要很多钱也可以过得好。我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是你的观点。你说你要找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公益工作，我很佩服，但我办不到。住在大房子里和小房子里，人的心情都会不同。钱买不到幸福，但你不能否认在通往幸福的路上需要钱。我们有时候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如果追寻梦想只需要自己买单，那没问题，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我们的亲人要为我们的梦想付出代价。你没想过为他们做些什么吗？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苦难，容易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出不来。可父母那一辈就不同了，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

“特雷莎修女没有钱，也帮助了无数的人，不是吗？”

“如果她有钱，也许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的讨论就这样到此为止，通常谁也没能说服谁。在我们不想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安静地站在山坡上，看云悠悠地飘过，看夕阳把影子沉默地拉向假想中的另一个半球，以这种方式完成一些思念。



◎在车上睡觉已是家常便饭

新年过后，克罗姆维尔始终被阴雨天气统治着，樱桃减产已经成为

不争的事实。樱桃园里除了打鸟的枪声外，又多了直升机巨大的噪音。每一个下雨的早上，我们都会被直升机吵醒，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产生巨大的气流，将果树上的雨水吹落。这多少能缓解樱桃开裂的糟糕局面。开工10天，我们有7天在放假，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满。

为了发泄无处打发的时光，众人纷纷出招，法国的笨猫夫妇去爬山，加拿大的寿司夫妇去了智力乐园，厨房里甚至有人用专业的道具开了赌局。我则约上强尼以及新结识的斯坦利先生重返阿斯派灵国家公园。来新西兰这么久，奥塔戈的风景是我的最爱。强尼去过西藏，他说这里的风景和西藏很像，天空是如此清澈，每一片云都把影子投在淡黄色的山丘上——这儿的山没有茂密的绿色植被，有风吹过，山丘忽明忽暗。奥塔戈的每个湖都有不一样的蓝色，从瓦卡蒂普到瓦纳卡，从哈维阿（Hawea）再到丹斯坦。

即便是在盛夏，奥塔戈的雪山依然戴着洁白的帽子。新西兰第二高峰阿斯派灵山和珠峰颇像，拥有金字塔形的峰顶，众多冰川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不得不爱的河山

我站在某个山顶，前方是南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身后是雄伟的马士基土基峡谷，从这一刻开始，我爱上了打工度假。

＞＞那令我心动的姑娘

1月9日一早，包装厂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也许是因为樱桃的旺季到了，公司需要更多人手的缘故吧。我一边拣选，一边打量着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们。在我左边不远的一个拣选台前，站着一位我从没见过的亚洲姑娘。她扎着马尾，沉静的面容未经粉饰，动作悠然，宛似夏日湖面上的一朵睡莲，典雅、纯洁。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的侧脸，心不由得怦怦直跳。

没办法，对于喜欢的姑娘，我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讪了。

在上午的第一次休息前，我迅速完成了手上的活儿，然后故作平静地越过身边其他几个正在奋战的家伙，来到她的身边，伸出了“魔爪”。

在我的帮助下，她的速度快了很多。

“你从哪儿来？”

“台湾。”

“哦，那咱们还是说中文吧。”

她笑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她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叫苏菲。

中午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但财富水果最让我喜欢的一点儿就是它的有组织无纪律。上午下午各15分钟的间歇，有时要持续半小时以上，而午休时间通常在一个小时以上。至于下班，永远只有提前，没有推迟。

我端着昨晚做好的炒饭，来到餐厅，她也在，一个人。我走过去坐下，继续上午的话题。

“你在台湾工作还是念书？”

“我工作5年了。”

她的声音太好听了，而且几乎没有台湾口音，我很想一直听她说话。

“你喜欢以前的工作吗？”我又问。

“一半一半吧。”她想了好一会儿。

“你相信吗，每个人都能有让自己百分之一百喜欢的工作。或者，至少讨厌的部分没有一半那么多。”

“不知道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比如在我写故事的时候。我偶尔写一些故事。”

她好像不太喜欢说话，很多时候，只有在我提问以后，她才会慢条斯理地开口。

“你来自台湾哪里？”

“高雄。不过我在台北生活了9年。”

“噢，你喜欢台北吗？”

“算吧。”

“为什么？”

“因为台北有很多的文艺演出。”

“我也喜欢台北。”

“你去过台北？”她显然有点意外。

“去过好几次了。我喜欢敦南诚品书店，24小时营业的那个。还喜欢台北各种小吃。”

我对她的好感正在增加，不过理智告诉我，别想太多，因为我打算一个月后回国。而她，终究也是要回台湾的。这可真是个悲剧，如果早一点儿在新西兰相遇，没准还能演绎出一段荡气回肠的异地恋情呢。

接下来的工作日，只要一到休息时间，我就去找苏菲聊天。苏菲之前在一家音乐电台工作，当过一段时间主持人。难怪声音这么好听。她的声音是能让人像上瘾的毒药，我一天没听到就难受。随着谈话的渐渐深入，我发现她还有更多吸引我的地方。我知道自己喜欢上这个姑娘了。

“我喜欢那个姑娘。”我告诉强尼。

“她很普通啊。”强尼说。

“你怎么会知道？你又没和她聊过天，她的美只有我能欣赏，我就是喜欢她平凡中的美。”

但回国的计划就像一座大山，横在这段还没有萌芽的感情面前。我本打算樱桃季节结束后，就环游南岛，然后在2月初回国。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我告诉自己，就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继续和她交往吧。

进入1月中旬，随着拣选的速度越来越高，质检人员也越来越严格，尤其是乔普，一个总爱吃棒棒糖的当地女孩。别看她总是嘻嘻哈哈的，很多人都被她勒令将拣好的樱桃重做一遍。我和强尼终于决定收了她。一次她又嘴含着棒棒糖出现在我面前，从选好的樱桃里挑出一颗颗坏果，我装作没看到，问她：“你喜欢中国菜吗？”

“喜欢，我在达尼丁（Dunedin）吃过。”

“我们做中国菜请你吃如何？”



◎请质检们吃饭，封了她们的嘴。

“史——黛——西！他们要请我吃饭！”好家伙，她转头就对着另一个质检大叫。

很快我们的计划就演变成宴请所有的质检。

和之前的任何一份工作都不同，樱桃园里真正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是如此不同。除了写小说和想尽办法接近苏菲，我剩下的时间就是和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混在一起。大部分的人和我一样，都拿着工作度假签证。不同的是，他们对于自己今后的计划似乎都很清楚，来自魁北克的埃米莉要回去继续做市场部的工作；芝加哥的阿兰则会在几个月后返回学校，继续学业；笨猫夫妇会在夏天结束后去东南亚旅行，最后回国；桑松，他的梦想在巴黎，他会回到那里继续做他的音乐。也许打工度假已经不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的重要决定了，所以对于这个决定的结果，他们想得比较清楚。

我们变得越来越熟悉，像一个大家庭。假日里，我们集体爬上罗伊山顶（Mt Roy），一览瓦纳卡湖的美景；下班后那些踢球的时光，定格了每一条愉快出汗的生命线。

有一天休息，厨房里贴出一张召集令：

美食汇（Pot Luck）

今晚7点，每人贡献一道菜，欢迎大家踊跃加入。

丰俭随君。

这可把我兴奋坏了，可以在一顿饭里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想想就流口水。下午4点开始，厨房里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有的灶台都吐出火苗，烤箱里正在烘焙糕点，空气里飘荡着阵阵浓郁的

香味。我也不甘人后，用冷冻蔬菜、牛肉和鸡蛋做了一份蒸蛋。7点钟，美食汇准时开始了。可供30人环绕的大台上堆满了食物，有的盘子上还插着国旗，让人一眼即知制作者的家乡。这大概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自助餐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菲没来。虽然我向她发出了邀请，但她回短信说：“害怕人太多的场合。”

苏菲第一次主动邀请我，是在我们认识一周后。

“下班以后我想去山下的湖边坐坐，你要一起去吗？”

“哦，好啊。”（那还用问吗？简直是废话！）

“不过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姑娘也和我一起哦。”

“没关系啊。”（悲剧！太悲剧了！）

结果下班后不久，她发了一条短信：马来西亚姑娘不去了，虽然天热，我还是想去。

“唉，真遗憾，我陪你去好了。”（爽！）

苏菲的坐驾是一辆绿色的丰田跑车，花两千新西兰元买的二手货，看上去酷毙了。吃完晚餐，我去一号营地找她，然后我们开车去了山脚的小湖。


◎美食汇盛况

太阳很大，我们坐在一棵更大的柳树下。

“上海是个怎么样的城市？”她问我。她从没去过大陆。

“上海有些地方很像台北，有很多文艺演出，有很多跨国企业，也有很多美食。”

“上海有什么小吃吗 ？”

“红烧肉啊、小笼包等。”

“这个台湾也有哦。我问的是上海独一无二的小吃。”

这个问题竟然把我难倒了。

“那台湾有什么好吃的？”我反问她。

“我们的牛肉面超好吃的。”苏菲露出相当怀念的神色。

“我去过三次台北，最喜欢的小吃是……”

“哎呀，别说了，我好想念家乡的美味。再说下去，说不定我就想回家了。”

树荫下有点冷，我们换到一片能晒到太阳的草坪，苏菲索性躺了下来。

“上海虽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是你总可以找到一些闹中取静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慢慢地度过一个下午。”

她听上去有些向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竟然说了这么多上海的好话，其实我根本不喜欢上海。

“上海有一条马路，叫甜爱路，甜美的甜，爱情的爱。从那里寄出的明信片都会盖上一个心形的邮戳，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那你回到上海之后，会不会给我寄明信片啊？”

“那当然。”

我心想，我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回上海了，咱俩之间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故事，我为什么要给你寄爱情明信片。

风渐渐大了起来，苏菲穿的是单衣，她提议我们去丹斯坦湖边再坐一会儿。我们把车开上六号公路，拐入湖岸旁的一小片平地。我们没有下车，透过车窗看着深黛色的湖面，倒映在水中的山体纹丝不动。

“新西兰的湖真美。”

“嗯。”

我们交换相机，看对方拍的照片。我看到她拍的皇后镇的落日，美得令人窒息，瓦卡普蒂湖红透了。

朋友为她拍的照片，她在咖啡的香味里微笑，安静、美丽。我为我们迟到的相遇而遗憾。

“你这张照片很美……”我说。

“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朋友帮我拍的，我月初才刚过完生日。”

“是吗？那……生日快乐！”

“你也太晚了吧！”

天黑了，我们回到营地。下车前，我抱了她一下说晚安。她有点局促。

我以为我们的湖边活动会继续下去，但第二天当我试探性地提出建议后，她却说晚上有安排。这让我有点受挫。

我们每天只有在工作休息时间才可以讲话，我已经无法满足于这么短相聚的时间了。晚上，我在营地的厨房写完小说的某个新篇章，又看了一部电影，给她发短信。

她回我：“我正在小屋外面看星星。”

“我来找你？”

“没关系，太晚了，我可能一会儿就睡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快12点了。还犹豫什么呢，我立即冲出二号营地，朝一号营地狂奔。樱桃园里一点儿灯光都没有，好在星月灿烂，土地上仿佛罩着一层薄雪，寒冷的空气里只有我的拖鞋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号营地的小坡，在坡顶有三间小小的铁皮屋，我朝中间那间走去。山坡上长满了花草，在夜风中轻拂小腿；坡的另一边是个小池塘，许多个炎热的午后，都有下了班的姑娘们在这里戏水。她就坐在那里，一把椅子面朝池塘，抬头望着星空。

“喂。”

“你怎么还是来了？”

我在她旁边的草地上坐下来，脑袋倚在椅子扶手上。我本以为会有很多话想说，但她的安静已经胜过万千言语。我们看着天上的星星，仿佛它们有生命，可以听到我们的心事。

她说她不爱说话，在人群里会紧张。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语气里多

少有点无奈，还有点酒味。我没想到她爱喝酒。

“也许每个人都有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我安慰她。

夜晚越来越冷，一直等到她说有点累，我才如获特赦地起身。然而我一直放不下她当时的自怨自艾，两天后放假，苏菲去了箭镇（Arrowtown），我开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一气呵成之后我把信存在电子书里，使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封真正的信。我把信发给她，请她回来以后绕道二号营地。我说：“我有东西要交给你。”

苏菲：

看过星轨的照片才知道，每一颗星星都在漂移，快一些的成了流星，也许流星比较美，但只有流星的星空并不美丽。星星也不说话，但它们以某种执著和安静的姿态传递了光年的美。你就像一颗星星。在晴朗的白天和阴霾的夜晚，在大部分的时候，这些冷漠的天体，败给了耀阳和云，使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然而正像我说过的，它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例如壮丽的银河与鲜艳的传说。而与它们对话的我们，只要眼眸常青，就可以感到幸福，谁说Hear　Me就一定需要耳朵呢。



©皇后镇落日

你的愿望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关于这一点，台湾著名的创意人李欣频小姐曾经说（大意），人最宝贵的是18到25岁，要在这段时间内找到自己喜欢并且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如果一个工作你可以挣到钱，但是你

不喜欢这份工作，最终会连生活的热情都被磨灭。我部分同意她的观点，因为她足够幸运，年少得志，但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被幸运眷顾。我们能做的只是坚持、寻找和等待，等待生活的答案。星星的坚持以世纪为单位，你的坚持呢？这个问题需要以后的日子来回答，不过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西兰的冒险旅程，让你变得更加认清自己，更加喜欢自己。这样一来，你也会拥有更多坚持的勇气和决心。

你会担心被旧的环境重新绑架，我也一样，尤其是当归期近了，我的眷恋和忧虑也开始与日俱增。我曾经想过，人生也是一次旅行，宿命就是我们脚下的铁轨，生活则是沿途风景。我们自然是有可能在每一站下车，遇见一些人，发生一些事，再上车，下车，遇见，发生。这条铁轨如果在北半球的台北，那意味着这辈子你无法看到南十字星，但这并不妨碍你可以看到美丽的星空。即使我们无法拥有无限的自由，但我们的生活仍拥有无限可能，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地球不过是宇宙里的一颗尘埃，而我们眼中的尘埃，可能是另一个宇宙。

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有力量和这个世界对抗。

瓦纳卡的波光，皇后镇的落日，克罗姆维尔的星空，这些美其实没有什么分别。我想说的是，你有你的美丽和光荣，独一无二的美丽和光荣。所以，就做自己吧。

有一天，很快有一天，我们会各自踏上新的冒险旅程。众生芸芸，星尘漫漫，我愿意为你祈祷，祈祷你依然安静美丽，就像我们一起仰望过的那片星空；祈祷你依然心怀梦想，就像星星的平凡和伟大。

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所以要在平凡里找到有趣吗？可是很难耶。”

生日快乐，苏菲。

吴非，呈上

我没有说我喜欢你之类的话，因为这封信足以让我释然。她看完信，告诉我这是她收到的最特别的生日礼物，她会好好珍藏这些文字。


◎休息的时候，我就在营地看书，晒晒太阳。

我回复她：“喜欢的话，你能不能回一份礼？不如，樱桃的工作结束以后，一起去旅行吧。”

她不置可否。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推理小说，截稿日期近了。在苏菲尚未出现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早早地吃完晚餐，在喧闹的厨房里铺开电子稿纸，开始码字。总有好奇的外国人来问我关于汉字的问题，然而每当我试图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又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敬畏。到了晚上10点，厨房诸人散尽，我开始烧第二天的午餐，顺便放松一下疲惫的眼睛。

在苏菲出现之后，我的写作效率开始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分心，另一方面也因为陌生人成了朋友们，营地变身庆典舞台。弹吉他的、跳舞的、开赌局的，不一而足。

于是我发短信问苏菲：“可不可以借你的房间写作？我们的营地太吵啦。”

就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光顾她的小铁屋了。第一天，我写作，她在看书，屋子里很安静；第二天，我写作，她整理音像资料，我们偶尔说说话。

我要说的是第三天的故事。

我傍晚就到了小铁屋，在开始写作之前，我们聊到了我正在写的故事。

“那是关于两个年轻人在同一天失恋的故事，”我顿了一下，说道，“我讲故事很棒，不相信我们可以试试。”

“怎么试？”

“你说几个词，我能给串起来。”

她看着房间里的物品，说：“拖鞋、白酒、卫生纸。”

我想了一会儿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生命，我讲不出来。”

苏菲说：“那再加一条狗吧。”

我给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拖鞋和白酒的故事

在中国的东海岸线上，有一个魔都叫上海，上海有很多人，很多人活得连狗都不如。上海也有很多狗，活得比人好。有这样一条狗，从小父母双亡，饱尝狗间冷暖，终于在他年满一周岁之际，被一户人家收养。这户人家的主人有个习惯，就是把脚上的拖鞋嗖地一下踢出去，这条狗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拖鞋叼回到主人身边。主人很满意，对这条狗宠爱有加，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拖鞋。

拖鞋渐渐忘记了童年的苦难，这里的生活虽然不算锦衣玉食，但已经丰衣足食。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拖鞋渐渐地觉得生命里缺少了什么。有一天，主人带拖鞋去隔壁邻居家做客，那儿有另一条狗，她令拖鞋注目。拖鞋就这样陷入爱情，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这之后，拖鞋再也没有见过她。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拖鞋一直在等待，等待重逢。一年后，终于有一天，主人带拖鞋出门散步，在住宅小区的林荫道上，他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她依然像拖鞋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光彩照狗。拖鞋因为这次散步顺便爱上了这条林荫道。同时，他也从邻居的口中知道了她的名字：白酒。

白酒为什么会叫白酒呢？因为白酒的主人嗜酒如命，久而久之，白酒也变得爱喝酒。隔三差五，一人一狗，相对而饮。主人很满意，对这条狗宠爱有加，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酒。

拖鞋爱上白酒之后，渐渐地憔悴和恍惚。主人踢出拖鞋之后，他已经不再有往日神勇。主人很生气，将拖鞋流放到街头。从这一天起，拖鞋进入了社会，一个狗咬狗的残酷世界。在狗的社会里，为了争夺一小块食物，就需要流血。为了争夺一根电线杆的领域，就可能送命。拖鞋在日复一日的激战里坚强。他也渐渐明白，他可以遇到一些其他的狗，发生一些其他的故事。他可以喜欢红酒、黄酒、清酒、啤酒……但是他终究没能忘记白酒。

进入社会的第一个新年夜。拖鞋许下心愿，要向白酒表明心意，否则他一生难安。于是他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区，熟悉的树木，熟悉的草

坪，熟悉的流水。唯独没有了熟悉的味道——白酒身上的香味。拖鞋惶恐起来，白酒也许搬家了，也许死了，在这个巨大无边的魔都里，爱情的风筝也许永远地断了想念的线。但是拖鞋已经变成了坚强勇敢的狗，他决定等待。从新年的第一天，一直等到新年成了旧年。他已经和小区天空里的每朵云彩似曾相识，当风吹过林荫道，他能闭上眼睛，哼出树叶的歌。只是，这种似曾相识，少了归来的燕。

拖鞋决心继续等待。大年初一，大风吹，拖鞋浑身冰冷，但他的眼睛渐渐地热了起来。

白酒出现了。

三年之后，白酒依然令拖鞋对她注目，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白酒究竟去了哪里？答案是戒酒所。在长期的饮酒后，白酒产生了酒精的依赖，主人不得不将她送往戒酒所强制戒酒。戒酒所的生活暗无天日，白酒自然是没有机会离开那个地方的。

成功戒酒后，白酒对酒精产生了恐惧。她没有办法再陪主人对饮，主人很生气，将白酒流放到街头。

白酒失神地沿着林荫道缓慢行走，她走出了小区的大门。这真是一条神奇的林荫道，入口和出口，见证了同一段爱情。

拖鞋跟随白酒的步伐，两只狗并排地走在马路上。他们一直走，走进了夕阳，又走进了星空。这天晚上的星空特别美，星星特别高。拖鞋和白酒一路无话。在一条肮脏阴暗的小巷里，天空只剩下一条亮晶晶的黑线。拖鞋和白酒跳上一个垃圾桶，又跳上一个垃圾桶，他们来到屋顶。满天的星辉洒了下来。

夜风渐渐起来，拖鞋靠在白酒身上，感到她冰凉的体温。离开了主人的他们，离开了冬天的衣裳。拖鞋想给白酒找件衣服御寒，他迅速扫荡了九个街区，最终在某间公共厕所里找到一卷完整的卫生纸。他回到白酒身边，小心翼翼地将卫生纸撕开一个口子，慢慢地，一圈一圈地将这件薄衣缠绕在白酒的躯干。

星空更加明亮了。

后来，再没有人见过这两只狗，也没有狗见过他们。他们最后一次被目击的姿态，就是大年初一的夜晚，一起仰望星空的剪影。

故事完了。苏菲问我，究竟是人陪狗，还是狗陪人呢。

我又想了一下，说：“大概是人陪狗多一点儿，因为狗的一生很短，所以它们的寂寞很长。”

积聚了一整天的暑气此时已经散尽了，我们并排坐在小屋的地板

上，透过半开的门看天色变幻。

橘红、灰红、淡灰、深灰、灰蓝……

“你真的好怪。”苏菲忽然说。

我用疑问的眼神看着她。

“我是说，你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久没有给人讲故事了，竟然有点筋疲力尽，我捂着胸口，感觉喘不过气来。

“你没事吧？”

我感到一只关切的手叠在我手上。我握住了那只手……

苏菲下班爱喝白酒，我上班爱穿拖鞋，和故事里的结局一样，我们决定交往。对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而言，这样的雷同纯属巧合。

＞＞电脑怪客的荣耀

樱桃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尾声，丹迪大老板说今年的樱桃减产了30%，克罗姆维尔损失惨重，果园工作结束的日子从2月7日提前到了1月25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修行，我每小时已经可以分选12桶樱桃了，换算成时薪是30新西兰元，每天只工作6小时，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赚的季节工了。幸运的是，我的生活又充满了新的期待，比如和苏菲的环岛旅行。

果园为了庆祝圆满收官，在选果结束的次日举行了盛大的聚餐，我们的晚餐乃是采用传统毛利烹饪手法Hangi制作而成。所谓Hangi，是将食物和加热的岩石一起埋在土里，并且不加入除盐以外的任何调料，力求保持食物原本的鲜嫩口感。



◎工厂收官战结束，分赃大会开始。

下午2点开始，工人们便在地上挖了个大坑，首先将加热好的用来代替石头的钢板放进去，接着把固定在金属框架内的各种肉类和蔬菜放在钢板上，用布包裹起来，防止尘土污染，最后重新盖上土。为了准备这一天的食材，猎人们昨天还去山上打了好多只野兔。4个小时后，食物熟透了，各种原始的肉香中又略带烟熏味，相当独特。每个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在厨房外碰到猎人布鲁斯。

“爽不爽？”我问他。

“爽。这是果园的传统节目，每年都不一样哦。”

“真的？”“都一样多没意思，明年我们搞海鲜大餐。我是捕鱼的，到时候我来组织。”

“可……你不是猎人吗？”

“不是不是，我只有每年的这个时候才来奥塔戈的樱桃园打鸟，平时我都住在布兰尼姆，去凯库拉（Kaikoura）捕鱼。你什么时候经过，打电话给我，我带你出海！”

“那必须的，一言为定！”

晚餐后，财富水果的颁奖晚会在万众瞩目中开始。这是个评委全部由参赛选手组成的山寨版奥斯卡金樱桃奖，笨猫组合获得了最可爱夫妻奖，麦克毫无悬念地摘得最有创意奖，关于他的打字机、稻草人、剪贴

画，可以讲很久的故事；最佳歌手则被麦孔获得，他大学就读于香港国际学校，和陈冠希是同班同学，你问我他是不是香港人？不，他是萨摩亚的岛民。总之，这一年的财富水果有各种好玩的人和事。

奖项逐一揭晓，这时主持人说：接下来的获奖者，财富水果2010年度电脑怪客是……我不太会念他的名字……FEI？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我可是地道的电脑白痴啊！

我想这些外国人大概看不懂中文操作系统的电脑。其实我只是拿它来干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我举着橙色塑料托盘上的金樱桃，和丹迪大老板拥抱留影，同事们围成一圈，送上热烈的掌声。虽然得奖的理由莫名其妙，但是我在心里感激这些可爱的朋友们，因为我知道这些天来的朝夕相处，他们心里有我。能够被朋友拿来开玩笑，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后来我和很多人说，我想每年的这个时候，回到财富水果，和樱桃们重温旧梦。



◎再见了，樱桃们！

我是认真的。

这是樱桃园的最后一夜，空气中有了离愁别绪，我帮一些朋友写了“毕业纪念册”，也请人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临别赠言。我钻进帐篷的时候，铁炉里的火苗烧得正旺，我守着光明和温暖的残像，闭上了眼睛。

第12章 一个月的环岛之旅



告别樱桃园，我和恋人苏菲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岛旅程。这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新西兰的美，令人震撼。

环岛旅程第一站：达尼丁（**Dunedin**）





◎奥塔戈半岛（Otago Peninsula），看黄眼企鹅和海狮的胜地。到达半岛时，正是疾风劲草，我们沿着巨大的可怕沙丘朝海边走去，沙子被狂风吹打在衣服上，发出无数细小的声音。裸露在外的皮肤则感到无数细小的疼痛。这是我在新西兰见过的最狂暴的海滩。

第二站：大石头海滩（**Moeraki Boulder Beach**）



◎大石头又大又圆，像一个个石化的馒头，馒头表面布满了裂痕，我说它们有段惨烈前世，海底火山爆发什么的。



◎夕阳下，一块块石头沉默不语，千百年后，它们的命运会被海水带往何方？

第三站：奥马鲁（Oamaru）

在奥马鲁偶然闯入一间狭小的电台工作间。苏菲以前在音乐电台工作，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惊喜的邂逅。这个电台的成员全都是上了年纪的志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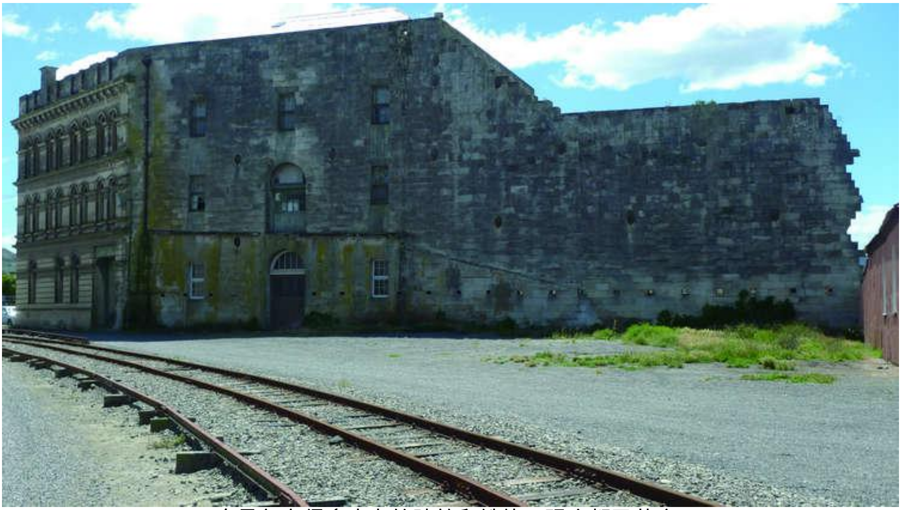
韦恩老人说，他信上帝，这里就是他的教堂。

我不知道自己老的时候能不能以某种方式皈依自己的宗教，所以特别羡慕他言谈时飞扬的神采。





播音中途，“广播中”的红灯亮起又熄灭。我在新西兰尚未见过任何一座灯塔，尽管它们遍布海岸线，但在奥马鲁的这个小小房间里，却让我感受到灯塔的气息，在漆黑的汪洋上和咸腥的空气里，那种明亮的温暖。



◎奥马鲁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和铁轨，现今都已荒废。



◎奥马鲁惊艳的夜景

旧码头，废弃仓库，生锈的铁轨，金色的灯光照亮了一块一块悠久的石头，这些本来了无生气的建筑于是又拥有了呼吸似的。在远远的漆黑海面上，有一条长堤，长堤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那是足以温暖所有夜航人的意象。人的一生就像这条海堤，不如意的黑夜再漫长，也会有串起漫漫岁月的希望之光。

“知道世界上有四大夜景吗？”我问驾驶座上的苏菲。

“不知道，是哪些？”

“香港维多利亚港、日本函馆、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意大利那不勒斯。我觉得奥马鲁也不会逊色的。”

第四站：沿海城市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

抵达时是大年夜，我们一人做了两个菜，两荤两素，算是异国的第一次年夜饭。虽不丰盛，却很温馨。





第五站：斯图尔特岛（**Stewart Island**）

斯图尔特岛的海看上去更像是湖，潮水以一种异常温柔的节奏拍打

着沙滩。苏菲的膝盖有些疼痛，我们便留在威廉港营地，万分悠闲地看海，感受时光的麦穗一寸一寸地生长，长成一颗颗小幸福。



◎威廉港营地，海湾十分静谧，山间的云雾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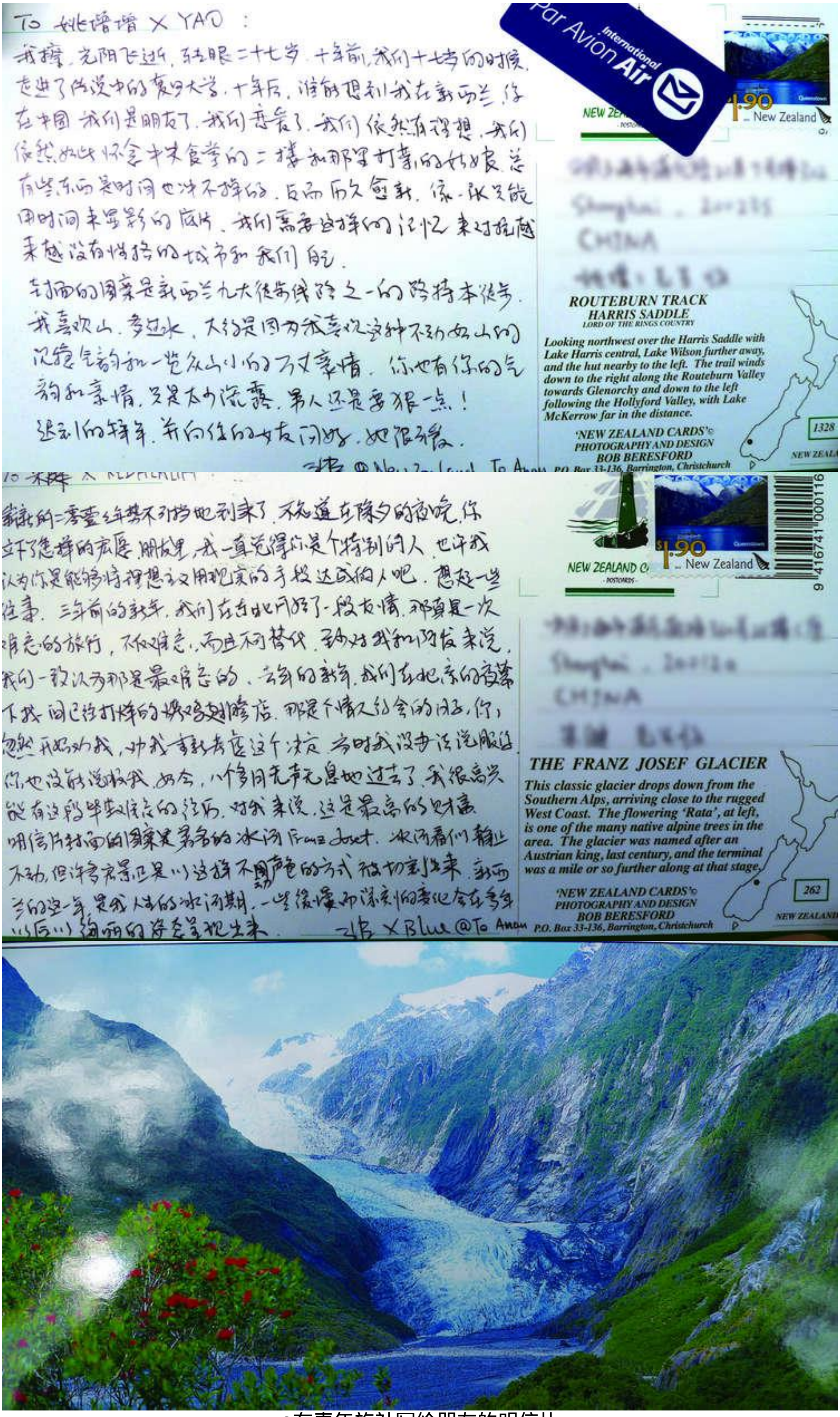


◎威廉港营地摆满了各种海螺，是到此的宿营者们留下的痕迹。

第六站：蒂阿瑙（Te Anau）



◎仙境般的开普勒步道（Kepler Track）



◎在青年旅社写给朋友的明信片

第七站：皇后镇（**Queenstown**）



◎在皇后镇遇到一对骑摩托车环游世界的夫妻，来自南美洲的他们已经去了69个国家。

第八站：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安心写完了自己的第一本推理小说。



◎情人节前夕，邮局的橱窗上写满了传递爱的便签，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心形。

第九站：瓦纳卡（Wanaka）

我们的车坏了，刚好在湖边遇到了来度假的一家人，我们请男主人帮忙修车，他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车，还邀请我们到他的喷气艇上玩。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这段好像飞翔般轻盈的旅行画上了句号，我们拥有了一段成人以后最无忧无虑的浪漫回忆。

我们把车停在高速公路旁过夜，停在田间的羊肠小道上过夜，停在湖边的树影下过夜。我们在所到城市的厕所的洗手池取水饮用，在海边煮咖啡，天上的流星多得让我们觉得用来许愿会太贪心。我们乐此不疲地流浪着。

在流浪里，奇遇和惊艳固然令人印象深刻——这大约是每个流浪的人所期待的，但真正穿越时间的却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记得从蒂阿瑙到皇后镇的那天傍晚，路上车辆稀少，我们在一个叫阿索尔（Athol）的小镇停车，路边有一小片绿草地，草地上有一张木桌子，桌子两头各有一条长椅，我烧了两锅开水，做了拌面和南瓜鸡蛋粥。等水烧开的工夫，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虽然已经晚上8点，但那天的夕阳大得惊人，好像要把我们吞没。锅子、炉子、餐具的影子在纹理模糊的桌面上被拉得老长，我们都只敢背对着夕阳。

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夺目的夕阳。

第13章 最惨的时候遇见友情



＞＞人生第一本小说

2月中旬，南岛北部的苹果包装厂开始招工，苏菲决定开始新的工作，而我的小说截稿日期就在眼前。于是我们在瓦纳卡分手，苏菲继续开车北上，慢慢地掠过西海岸的绝美风景，前往尼尔森（Nelson）地区寻找季节性工作，我则回到亚历山德拉的好朋友家，短住一周，完成小说的结尾。

说起我这对好朋友夫妻，还是几年前在工作中认识的，昆明一别后，没曾想居然会在新西兰的小镇重逢。他们才来新西兰没多久，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半年前自己的影子。担心存不下钱，担心没办法痛痛快快地玩，担心打工度假变得只有打工，没有度假。我说，我刚到新西兰那会儿，想玩的地方多了去了，冰河、蹦极、跳伞、热气球、滑翔，

一个都不能少。就好像刚认识一个漂亮姑娘，你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即使是打工，这里也和国内不一样——在地球上跳高和在月球上跳高能一样吗？我说，你们该去享受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工作。

在我写不动故事的时候，我给他们讲我读过的故事，又或者聊些人生理想之类的话题。在国内，我就不敢这么问：“嘿，你有什么理想？”

千篇一律的犹豫和沉默让我心灰意冷。

离开缺乏理想的国度，人会不会变得更有理想呢。理想的孕育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相信愿意自我放逐的人多少还拥有一些对自由的向往。所以在新西兰遇到的每一个背包客，理想是个青菜萝卜一样的话题。理想从未高高在上，是现实让我们低到尘埃里。

这里没人嘲笑理想主义，没人用祝福伪装悲观。而我也终于在新西兰完成了生平的第一个理想，写完一部长篇小说。

2月20日，我写下了《上弦月》的最后一个字。落笔的那一刻，有种长长的释然，没想到自己竟然也可以办到这件事。从3年前写下第一个字，到3年后的结束，如果不去做，永远也不知道能超越自己。人生没有多少个3年，所以愿意用3年来完成一件事的人也没有多少。可很多事需要3年或者更久才能完成。

＞＞米尔福德的兄弟情

我告别了好朋友夫妇，去进行一场蓄谋已久的徒步。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新西兰的米尔福德步道（Milford Track）堪称殿堂级的一条徒步路线。时逢旺季，更是需要提前半年预定。塔斯曼海的潮湿海风自西向东吹拂，新西兰的西海岸总是多雨。米尔福德的4天3夜并没有让我对风景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开普勒的绝美雨林，也许是因为糟糕的天气，反而是那些帮助了我的人，他们是最美的风景。

第三天，我的膝盖旧伤复发。卡尔曼和德福兄弟俩一直默默走在我前面不远处，借助一位好心的澳洲阿姨的护膝，我终于最后一个登上麦金农垭口（Mackinnon Pass），迎接我的是一只可爱的肥鹦鹉Kea。

卡尔曼和德福在垭口前方的避难屋里等我，我们简单吃了午餐，他们把登山杖留给我，约定山脚再见。这天的后半程要下900米海拔，想想我就觉得头皮发麻。

下午4点，我终于拖着半条好腿抵达昆廷小屋的休息站，兄弟俩正悠闲地坐在门廊上喝咖啡。

“嘿，你终于到了，进屋喝杯咖啡，免费供应。”


◎所有人的鞋子都湿透了



◎Kea

我在长椅上躺了一会儿，上次这么狼狈是在什么时候呢？山涧吗？还是马拉松？好像都没有此次得到这么多陌生人的关怀。

吃完晚饭，德福跑过来，神秘地笑着问我要不要吃冰激凌。

“冰激凌？在山里能吃冰激凌？”我根本不相信。

“那你要不要吗？”


©累了就在小木屋里休息片刻

“我不知道……”

“你只需要说要！”

“好吧，我要！”

“小子，害羞可不行啊！朋友的好意要坦然接受才对！”

一会儿，他就变戏法似的拿来一大盘草莓冰激凌，这成了苦若黄连的米尔福德里最甜美的回忆。我们用完甜品，小屋的客厅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和卡尔曼转移到温暖的壁炉前，围炉夜谈。卡尔曼拿出一个金属酒壶，他喝了一口递给我。从侧面看，他很像汤姆·克鲁斯。

“你喝喝看。”他神秘地笑着，简直和德福一样。

我喝了一口，平静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这酒度数一般。”我说。



◎德福和卡尔曼两兄弟，谢谢你们

“这可是白兰地啊。”他有点失望。

卡尔曼毕业以后就去了英国工作，他告诉我：“新西兰的年轻男人大都离开了这个国家，因为新西兰除了农业，其他产业并不发达。英国欢迎我们。”

“你学什么的？”

“图像设计。帮电影公司做外包，有活儿就签合同，算自由职业吧。”

“生意还好？”

“这两年不行啦，都是金融危机害的。”

我们一人一口，很快喝完了这壶酒，身子暖和极了，膝盖仿佛也不疼了。我们走出门，饺子小屋被群山环抱，一小方块天空里挂满了星星，和这个国家的无数个夜晚一样美丽。

我们跑回卧房，拿出大猩猩脚架来拍照。

“我觉得星空其实是一块大大的黑布，在上面刺一些小洞，于是有光透过来。”我说。

“这是我听过最奇妙的比喻之一。”他微笑道。

我们的告别相当仓促，没有拥抱，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这样也不错，感激是少数不需要通过联络来维系的情感，我会在每一次膝盖疼痛的时候想起你们的冰激凌和酒。胖胖的汤姆·卡尔曼·克鲁斯先生，你在英国还好吗？

徒步结束的那天，天空依然下着雨，我有点蹒跚地回到了车站，苏菲已经在千里之外的莫图埃卡（Motueka）找到了苹果包装厂的工作。我跟她报平安，我说，“我很想你，好想尽快见到你”。

机票太贵了，我的存款只够买一张到尼尔森的机票。巴士虽然便宜一些，但也要两天时间才能到。新西兰的公共交通不如中国发达，大概是因为私家车的普及程度高吧。

我说：“我还是搭车来找你吧，也许快一点儿。”地图告诉我这是段1089公里的旅途。从新西兰南岛的一端到另一端。

我体会到谷岳搭车去柏林见他女朋友的心情了。徒步的时候，在背包里装满食物，虽然起初很沉，但是每过一天，背包就轻一些。搭车去见爱人也是一种跋涉，背包里装了遥遥的里程，心里装满了想念，背包一点点瘪下去的时候，心里的思念就一点点重起来，最后满满地溢出欢喜来。每一秒钟都在更加接近爱人的信念是如此强烈，幸福并不遥远。

下午3点，我开始搭车去皇后镇。我在停车场挨家挨户敲开车窗问，“走吗？”我终于在加油站截下两个芬兰姑娘，不用问也知道，加了油肯定是跑路的，所以我问的是：“还有空位吗？”俩人面露难色，这通常意味着“想帮忙但是害怕有危险”。我立即憨厚地笑了，此举证明了我家世清白为人正直。果然，她们卸下心防，让我上车了。她们的目的地正是皇后镇，我知道今晚的计划顺利达成了。皇后镇有我一位故人，内皮尔监狱的狱友弗瓦德。他教我用法语怎么说“风水轮流转”。他果然在皇后镇交了好运，在一家著名甜点店找了份工作，一干就是两个月。我决定今晚去投奔他。



©寂寞的搭车路

芬兰的哈娜和艾薇把我放在海滩路。晚上9点的皇后镇和上海最繁

华的某条夜路并没有太大区别，连招牌也都是英文的。空气里仿佛还有樱桃味，我在这里的回忆没有蹦极和跳伞，难忘的是第一袋樱桃带来的心跳。

弗瓦德正在店里忙着，他用甜点招待了我。不过此后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说话，我回到他在镇上的公寓早早睡了，第二天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

＞＞万水千山总是情

理论上，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搭车从皇后镇到达莫图埃卡。事实可不是这样。我先是在烈日下走了很久，来到皇后镇外最近的加油站，英姿勃发的卓越山依然让我百看不厌，尽管是大晴天，仍有淡淡的雾气在山间流连。瓦卡蒂普湖的颜色也分外美，不喜欢蓝色的人大概都会喜欢上这蓝色吧。下午3点我才搭上车回到瓦纳卡，然后到达哈维阿。这又是一个很美的湖，可惜当时的我没有心情欣赏，天色暗得越来越早，秋天就要来了。我看了看表，还有5分钟到7点，我打算去找旅馆。这时候视野尽头出现了一辆五颜六色的房车，搭车久了，你会有一种嗅觉，知道什么车可能会停下来，什么车可能会漠然经过。当时我就闻到了愿意载我一程的气味。车上有一男一女两个以色列的年轻人，以色列全民皆需服兵役，那个女孩真是英姿飒爽。

“我们不去佛朗兹约瑟夫（佛朗兹约瑟夫是我写在搭车板上的中间站），我们去马卡罗阿（Makaroa），你要不要上车？”

“那是什么地方？”

“说不清楚，一个国家公园吧，我们要去那里爬山。”

“有多远？”

“不知道，大概几十公里吧。”

这位司机简直是一问三不知，我有点犹豫，万一那地方没法过夜可怎么办？但一想到离心爱的人更近一步，便决定上路。

半小时后，我被送到了马卡罗阿，这里和荒郊野岭唯一的区别是有一家咖啡店。我终于放弃继续北上，沿着马路走了几公里，山顶的橘红色积雪一点一点被夜色吞噬。天终于黑下来了，但我并不孤单或者恐惧，我知道远方有个人在等我。很快，眼前出现大片的低矮建筑群，发光的招牌显示，这是个旅游景点的配套旅馆。

我走了进去，大堂里出人意料地热闹，电视机正在播放橄榄球比赛。我向吧台后面的侍者要了一个床铺，付了钱，累得只想躺下来休息。这时，之前在门外停车的一对夫妇也走进了店堂，丈夫看到我说：“很抱歉，刚才拒绝载你，因为我们的车没有空间了。”



◎南拯救了我

我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也许这是之前无数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车辆之一吧。

我说：“你们去哪儿啊？”

他说：“皮克顿（Picton）。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

皮克顿位于南岛北面，这可把我乐坏了。

“我真的着急赶路，我女朋友在莫图埃卡等我。我愿意出油费。请让我上车吧！”

“我得和妻子商量一下。”他说。

他给我带来的是好消息，侍者也很好心地帮我退了房。上了车，我不断地想为什么转机总出现在就要放弃的时候呢？这只是巧合吗？

在车上，男主人告诉我他曾经搭车从奥克兰去南岛看望他的妻子。

“我年轻的时候，最爱搭车了。当年这一带搭车可不容易，有一次，我等了4天才搭到车！说起来，我现在也经常搭车。”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搭车啊？”我问他。

“油费这么贵，能用别人的就不用自己的嘛！欧洲油价涨，和我们新西兰有什么关系，这些石油公司没一个好东西，想钱想疯了。”

这天晚上9点我到了西海岸重镇哈斯特（Haast），距离莫图埃卡还有600多公里。

第二天，我早早地站在了哈斯特的高速路旁。强尼说西海岸搭车很难，我没试过，当然不相信。因为之前的搭车都挺顺利的，我以为这次也不例外。可我等了三个小时都没有车停下来，这太让人沮丧了。我打算中午在下一个小镇饱餐战饭。

我饥肠辘辘，头晕眼花，连有车停在面前都不知道。等等，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车门打开，跳下一个人，竟是在樱桃园一起工作的韩国帅哥南。


◎西海岸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毫不犹豫地拥抱在一起，仿佛阔别多年的老友。旅行真的有种魔力，会让身在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更加容易去爱和被爱。

终于得救了，我想。可南和我抱完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们不去那个方向，我是看到你才掉转车头的。"

"你从哪儿来？该不会是……"

"莫图埃卡。我们要去瓦纳卡玩一圈再回来。"

"……"

我们没工夫在马路边上叙旧，我告诉他我已经等了3个小时。

"这么久？"他异常惊讶，随后他也许是注意到我的狼狈，问我："你有没有带吃的？"

"没想到要等那么久，有点饿，可以的话，能不能给我点面包？"

"没问题，需要水吗？"

"我还有一些。"

南把他的土司分给了我一大半，他的朋友凯特和我是第一次见面，她给了我一条奥利奥饼干和微笑。我不爱吃甜食，但是我决定以后看到奥利奥就想起她的甜美笑容，那感觉一定棒极了。

南和凯特匆匆地离开了，也一并带走了我的苦闷。人的心情是很容易变化的，有时候无论怎样，都觉得难受，但开心常常就在下一瞬间闪现，跟雨后有彩虹一样。不过开心常有，而彩虹不常有，所以活着是一件快乐的事。

心情一好，运气也跟着好了，半小时后，一个墨镜哥把我捎上了，他要去福克斯（Fox）。奔驰在漫长的西海岸线上，天气绝佳，海景无敌。

到了福克斯，墨镜哥问我要不要去马瑟森湖，这个湖在天气好的时候能够完美倒映库克山，因此也被称为镜湖。

我一想，今天再怎么赶路也到不了苏菲那里，索性就去溜达溜达。纯为了赶路搭车，多没意思啊？郁闷的是，等我们进入这片林中小湖，才发现东方的库克山始终云蒸雾绕，没法看到任何倒影。

墨镜哥是个外表粗犷、内心细腻的人。马瑟森湖的小径是环形，可以沿不同的路返回停车场。我们往回走了一半，他忽然说："我想原路回去。"

"为啥？"

"刚才咱们不是在路边看到一个蓝色的小蘑菇吗？我想回去拍个照。"

"啥，就为这事儿？"我心里想着没说出来。

结果我们一路走一路看，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奇怪的生命体了。

"算了，算了。"他有点无可奈何。

"别难过了，也许下次你还会看到绿色的、紫色的或者粉红色的蘑菇呢？"

＞＞希望就在下一秒

新西兰最著名的两大冰川福克斯和弗朗兹约瑟夫相隔只有20多公里，告别了墨镜哥，我很快就到了大名鼎鼎的弗朗兹约瑟夫镇。南给我的面包还剩下一半，我坐在一个巴士车站，开始吃一顿充满友情的晚餐。人在落难的时候，会越发感到友情的珍贵。想起总是沉默的，甚至有些孤僻的南和他不动声色的脸，我知道他有一颗温暖的心。

我把南的友情塞满了嘴巴，这时有巴士进站。司机是个大伯，他看到我，问道："你等车吗？去哪儿？"

我举起身旁的搭车板，他竖起大拇指："还远着哪，今天大概到不了了。"

吃完晚餐，我回到路口，之前在这里搭车的一对澳大利亚青年已经不见了。看来已经搭顺风车去了。

弗朗兹约瑟夫是个旅游胜地，小镇上人来人往，相当热闹。斜对面的一家餐厅里，不时流淌出爵士乐和阵阵鼓声。在这里我不必担心住宿，我决定等到8点，那大概是天黑前的最后一刻。

搭车这件事最大的意义，似乎总在证明"希望就在下一秒"这句话。每当我准备放弃时，很快就出现救星。一辆房车经过，急刹车，黄灯闪烁，喇叭滴滴响了两声。我三步并作两步，车门打开，是哈娜和艾薇的熟悉脸庞。芬兰的姑娘们，我们又见面了。



◎艾薇停车拍照，我也顺便来一张

"非，怎么是你？你去哪儿？西港（Westport）？"西港是前往莫图埃卡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也是我写在搭车板上最后的中间站。

"北边，你们呢？"

"莫图埃卡。"

我在心里狠狠地把她们亲了个够，乐颠颠地跳上车。

这两位姑娘真是飞人，今天一早从瓦纳卡出发，轮流开车。

"你们说今天能到吗？从地图上看，还要开很久的车呢。"

“12点就到了，没事。”

“我说，咱们这么有缘，你们11月份来上海旅行的话，可一定要告诉我。”她们和我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件事。

“一定。”她们爽朗地笑了。

艾薇很喜欢拍照，她总是突然停车，捕捉某棵树的形状，或者某个夕阳的角度，好在新西兰对她这样的脾气十分宽容，笔直的国道上，常常好几分钟都不见第二辆车。要是在中国，你就造成大堵车了，艾薇小姐！



©莫图埃卡的午夜

我们就这样开开停停，直到天完全黑了，两位姑娘才专心开车。我知道自己快要见到苏菲了，心里激动不已。眼前的黑夜近乎无边，时间也静止了。望着一成不变的天色，我每次看表都发现时间在原地打转。

“我们可能一会儿就随便找个地方过夜了。”艾薇说。

“糟糕，那我住哪儿？”我在心里大喊。

“你别担心，我们会给你挪个位置出来让你睡觉的。”她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果然是同道中人。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旅行者来说，住哪里最省钱，永远是最大的挑战。

艾薇和哈娜又换了一把手，哈娜已经睡了一觉，精神奕奕。看样子，她是打算一鼓作气了。房车在漆黑的山路上左转右转，每个急转都让我紧张，生怕对面突然冲出一辆失控的卡车。我也怕哈娜睡着，于是不断地没话找话说。

最后，连坐车的我都累了，我说：“我睡会儿，有事儿叫我。”

这真是无比漫长的一天，我从早上10点开始搭车，15个小时后，我到了莫图埃卡。静悄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加油站旁的钟塔刚刚过了1点。

“姑娘们，辛苦了！”我很想给她俩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她们已经纷纷钻进睡袋。

我给苏菲发了短信，在路边等待她出现，心里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7个小时以前，我还告诉她，我可能要在冰川过夜了。一辆又一辆车零星地从远方逼近，我不知道朝思暮想的姑娘会从哪个方向出现，只好不停地四处张望。

又过了漫长的10分钟，熟悉的绿色车影闯进我的视野，我的恋人终于来了。我以为自己一定会激动地冲上去狠狠地抱住她，但很奇怪，没有。我平静得像块木头，上了车，在副驾驶座上轻轻地抱了一下她。

“辛苦你了。”我轻轻地说。

“也辛苦你了。”她缓缓道。

第14章 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



＞＞颠沛流离每一夜

莫图埃卡位于南岛北，这里聚集的背包客基本上分为两拨，采包苹果（2月底至5月底）和去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游玩，对后者来说，莫图埃卡不过是个短暂歇脚的站点。我就不一样了，为了能和苏菲留在一个城市，我可以做任何工作。苏菲住在包装厂安排的宿舍里。那宿舍有点奇怪，虽然位于某个果园里，但造得还不赖，宽敞的客厅里竟然还摆了一张台球桌，可以住20多个人。大部分是亚洲人，其中以日本人为主，据说工头对日本人相当偏爱，因为他在日本待过，对日本人颇有好感。我第一次去拜访苏菲的时候，厨房里有两对日本情侣正在做晚餐，客厅里还有几个日本姑娘在打球，我觉得他们和以前在工作中接触的日本同

事很不一样，开朗又热情。



◎果园的宿舍

苏菲工作的托马斯兄弟苹果公司已经满员了，这间宿舍并不对外开放，我便没办法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在车上住了两晚，然后搬进了一家BBH客栈，名字挺特别的，叫大笑的岛民。

“大概工作没那么好找，现在已经2月底了，很多包装厂都不缺人。”我跟苏菲说。

不过我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工作会有的。明天早上，你来接我，我把你们那一带的包装厂挨个儿拜访一遍，没准还有招人的。”

苏菲工作的托马斯兄弟公司位于日瓦卡（Riwaka）地区，这里集中了莫图埃卡相当数量的包装厂，我琢磨着这样找工作一来效率高，二来上班的地方离苏菲近，说不定以后可以一起上下班。

于是，第二天早晨6点多，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公司，离上班还有一阵子。苏菲先去打卡，我说：“你不用管我了，我一会儿直接去办公室找你们经理问问有没职缺，然后再一家家去问。”

我在二楼的员工休息室等着，楼下隐约传来机器的轰鸣声，8点过后不久，一个胖墩墩的男人出现了，活像头小熊。

他指着房间里的其他4个人说：“你、你、你，还有你跟我来。”

我也站了起来，他注意到我，便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工作机会吗？那个……”

我还没说完呢，他就把我打断了：“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们不缺人。”

语气毋庸置疑，我失望极了，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就匆匆离开了。

这是一天中最初的时刻，空气里还弥漫着露水的味道，太阳刚刚升起来，皮肤有点微凉，一切都清新得很。我开始沿途寻找包装厂。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了，不过那些记忆大都和暮色苍茫的搭车有关，还有寂寥的身影。

但今天的心情又不一样了。

我发现头顶的树叶有的已经变了颜色，红的、黄的，电线杆之间的几条细线笔直地向前延伸，跨过蓝天红叶，银白日光，温暖像电流一样，击穿了周遭的空寂。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啊，这不正是我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最初让我驻足的风景吗？



◎童话般的云彩

那时的自己，是多么无助和彷徨啊，站在奥克兰不知名的街道上，看着渐渐变色的树叶，竟莫名地有些欣慰。快1年了，我已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了那么久吗？我问自己，有点不可思议，时间过得太快了。重要的是，我依然活得很好，如同新西兰土地上的一片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再绿，年复一年地坚强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它们中的一员，平凡而认真地活着。

我花了整个上午走遍了日瓦卡地区的6家果园，只收获了几张经理的名片和一份果园地图。

在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女孩，茫然无助的样子。她身边有个招牌靠在树墙上，我走了过去。

“请问这招牌上的果园在哪里？”我问她。

“我刚去过了，他们不招人。”她是个日本人，她的口音出卖了她。

“这么说你也在找工作？打工度假吗？”

“对啊。”

女孩叫夏美，来自日本广岛，上有双亲，下有一个弟弟。

“你跑这么远，父母不担心？”

“担心啊，我以前在广岛的一个银行工作，很稳定，所以父母特别反对我来新西兰。”

“可你还是来了。”

“嗯。银行的工作每天都要加班，晚上不到7点钟根本走不了，而且无聊。我喜欢新西兰，我小时候来过一次，来看这儿的学校。可惜后来没能在这里念书。”

“加班不是日本的传统美德吗？”

“那是老一辈的观念，现在的年轻一辈可不这么看。”

我们一边聊，一边往市区的方向走。我提议我们一起找工作。回到市区已是中午时分，我没有来得及买食材，夏美就说：“去我那里吃吧，我来做午餐。”

“行，晚上我请你来做客。”

夏美住在白象BBH，这家BBH和一些包装厂有关系，只要住在BBH一周，就可以获得4月份在猕猴桃包装厂工作的机会，所以夏美不用担心4月份以后的工作。但是在那之前，她不愿意闲着，因为她在基督城语言学校上学已经花了很多钱。

厨房里还有一对亚洲情侣，男生来自香港，女生来自马来西亚。相同的签证让我们这些流落异乡的年轻人有种天然的亲近。听说我们在找苹果采包的工作，他们热情地给我们建议。

“你们可以试试看塔利斯（Talley’s），他们常年招人的，我们也找了一阵子包装厂的工作，最后还是去了塔利斯。”男生说。

塔利斯是新西兰最大的一家冷冻食品公司，专生产蔬菜、海产品、冰激凌等。

“不过就是晚班，晚上6点开始上班。”马来西亚女生说。

我和夏美谢过他们，匆匆地出门了。在新西兰找工作，没有车不

行，开车5分钟抵达的地方，我和夏美却要走上一个小时。不过走路也有走路的好处，可以慢慢地感受新西兰美丽的风景。在秋高气爽的下午，吹着清凉的海风，心情自然而然地开阔起来。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干两件事，走路和被拒绝。不对，还有一件事——轻松的闲谈和彼此的鼓励。

“广岛有什么好玩的？”我问夏美。

“我们县有个世界文化遗产，叫宫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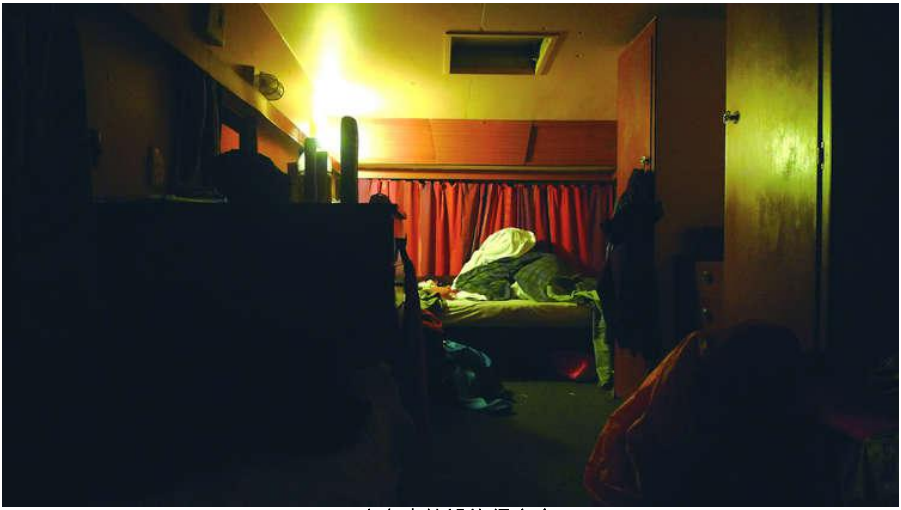
“哦，有啥特别的？是个岛吗？”

“不是啦，是一个神社，”她微微歪着头，接着说道，“至于有什么特别的，我也不太清楚。”

在夏美身上，我看到了日本女性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走了一整天的路，她没有喊声累，而总是把希望愉快地寄托在下一家包装厂。最后她说，太晚了，还是明天再来吧，从这地方走回市区还要一个小时呢。

晚上我做了几道中国菜招待夏美，有荤有素，有汤有干，以初次见面的朋友来说似乎有些丰盛了，苏菲也来了。我曾经和苏菲说，旅途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时间松松垮垮，相遇然后离开。你不用对你们的未来抱太大的期望。看上去越美的感情，凋谢得也越快。

苏菲似乎有疑问，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便接着说：“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用冷漠来保护自己，我们还是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别期待回报。”



◎房车内的设施很齐全

功利的付出太累了，而且容易失望。

夏美说，“有机会再做日本咖喱请我吃”，我笑了笑，说，“好”。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不过当我写到这里，仍然可以记起这个朴实的日本姑娘无华的笑容，像不知名的路边花朵，我自俨然地美丽。

晚餐后，我在客厅里和苏菲聊天，老板跑进来巡房，我逮住他问：“老板，你们要换宿的人吗？”

“这……理论上我们要两个，但现在是旅游淡季，我们已经有一个德国姑娘在帮忙打扫卫生了，我要请示一下老板。”

“难道你不是老板？”

“我老婆才是。”

我和苏菲相视一笑。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找工作的运气似乎被我用错了地方，我很快就在这间BBH换宿了。每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工作2个小时。打扫厨房，擦浴室，洗厕所，换被单，无非是这些普通的家务活。尽管如此，前两天我的工作节奏还是很慢，渐渐才跟上领班大姐的速度。作为回报，我被安排住在后院的一台房车内，不花钱，又安静。我找工作的压力暂时小了一些。

莫图埃卡西南有一片海滩，退潮的时候，就有很多贝壳类的动物可以捡。我还在失业中，但这不妨碍我和苏菲去挖鸟蛤（Cockle）的兴致。苏菲周末不上班，出发前我们查好了退潮时间。

退潮后的海滩全是稀泥，有些鸟蛤就卡在表面，有些则需要挖一挖。之前在苏菲宿舍遇到的两对日本情侣也一同前往。最终我们的战利品有满满一桶，苏菲不断把小的鸟蛤们放回大自然，请它们长大。晚餐

我们用烤和煮的方式，做了两种口味的鸟蛤。

其实刚到新西兰不久我就有了去海边抓蛤蜊的愿望，没想到一年快要结束了才实现。我想起当时许愿的激动劲儿，到如今平静地偿愿，时间果然是把杀猪刀。

在大笑的岛民住了一周，老板忽然告诉我，换宿到此为止。我有点愕然，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没办法，只好收拾东西走人。我不太相信有人喜欢一直在路上的感觉，有时候流浪也是身不由己。浪子可能比谁都想回家，只是他需要的归属感比普通人强烈，所以一般的眷恋不足以令他驻留。

苏菲告诉我在海滩附近有一处免费的营地可以过夜，限住一晚。我说："就去那里。"

到海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营地有一小片停车场，停满了房车，尽管光线昏暗，但看得出来房车上的喷漆图案光怪陆离，典型的背包客风格。停车场隔壁就是草坪，扎满了帐篷，我找了一个较为僻静的角落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还有许多不眠的人发出嘈杂的声响，不知何处的房车音响播放着摇滚乐。我闭上眼睛，想起在克罗姆维尔的樱桃园里，那些彻夜的、让我难以成眠的派对，挣扎着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外帐上草叶的影子，大概是海风徐徐地吹过，这些影子也仿佛有了生命似的轻舞起来。钻出帐篷，走上几级木台阶，眼前就是天高海阔，这感觉就像漫长的隧道终于到了尽头，整个世界的光明在一瞬间将你包围。我热爱新西兰，因为每一天的开始，它总能让我忘记前一天的不愉快。

＞＞最无聊的季节工作

来莫图埃卡快两周了，居无定所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句号。就在金湾果园的伊凡经理通知我可能做搬运工的第二天，苏菲带来了更好的消息，我可以去托马斯兄弟公司上班了。小熊布赖恩经理这次可是对海峡两岸人民的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令人感激的是，他还替我和苏菲安排了包装厂内的住宿，走路上班只有5分钟。

地狱般无聊的苹果包装生涯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的工作是将经过挑选后的合格苹果放入纸箱，传送带的一头是选果的女工们，而我则站在另一头，把一个个满满的托盘朝箱子里塞。稍不小心，不是纸质的托盘撕裂了，就是苹果从托盘上滚下来。

从早上8点进入工厂的第一秒钟开始，到5点钟下班，我每天重复这同样的动作超过3000次，同事老帅哥阿伦教了我两个英文单词"monotonous（单调的）"和"repetitious（重复的）"，正是包装厂生活的绝佳写照。

唯一的乐趣就是“爆果”。

有时候传送带会发疯，一下子把大堆的苹果往出口送，选果的姑娘们又没有三头六臂，当然应付不来，于是传送带上瞬间堆满了苹果，如果无法及时处理，这些苹果就被送到传送带的另一头，也就是我把守的装箱点，并且以决堤之势滚得满地都是。这是一天中最混乱最热闹的时刻，也是唯一打破令人发疯的平静和枯燥的方式。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被这工作整得变态了，变得唯恐天下不乱。

起初我在一楼工作，偶尔还能和一些传送带对面的同事吹吹牛皮，过了一段时间，主管爱琳不知何故，把我发配到了二楼。二楼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向一楼的包装工们输送纸箱。纸箱从机器出来后，被放在传送带上，我们再根据一楼每个装箱点的情况从楼上往下投递纸箱。整条传送带上只有三四个人，每人负责四五个装箱点，因此我们的工作互不干扰，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加上包装厂不见蓝天，久而久之，整个人变得像颗发霉的苹果。

我曾问厂里的其他同事，是否认为这份工作有趣，绝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这是我在新西兰打工度假以来最无趣的一份工作。”

就是这样无聊的一个工作，却给我上了一课。一天上班，背后忽然传来很多细碎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很多七八岁的小朋友站在楼梯和二楼的过道上，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我趁工作间隙，抓住一个小男孩。

“你们是来参观吗？”

“没错。”

“可是，这个工作很无聊噢，有什么好参观的呢？”

“我们是来学习怎样赚钱的。”



◎学习生存的小朋友

听了这个回答，我特别震惊。我立即发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国外的生存教育很早就开始了，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今后要赚钱养活自己。我这么大的时候，还只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等到大学毕业，才惊觉要自己赚钱了，真叫措手不及。第二个事实是，包苹果是有尊严的赚钱方式。在这些小孩子眼里，这样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国内的很多教育观念里，像包装厂工人这种工作，虽然不至于被人瞧不起但绝对不提倡学习。在德国，一个资深的饭店服务员收入非常高，但在中国就不可能了。偏偏高收入似乎是我们社会衡量一个工作体面与否的重要标准。很多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又是谁给了我们那么多欲望？

＞＞最可爱的爷爷奶奶

包装厂的同事大都是新西兰当地的老夫老妻，都已经一大把岁数的人了，居然还干着这些劳累的活。“圣诞老爷爷”高尔的女儿是新西兰最大户外品牌的创始人之一，而他竟然也如此辛苦地战斗在苹果包装厂里。他很喜欢钓鱼，每次到周末，他和“猎人”布鲁斯就跟我说：“这周末跟我们去扎比目鱼。”

“扎？”

“对，要找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退潮后两小时下水，到时候我一手海水探照灯，一手拿鱼叉，一扎一个准！”

“啥是海水探照灯？”

“海水探照灯只有在咸水里才工作，如果放入普通清水是不会亮

的。”

“真是太奇妙了！”

不过圣诞老爷爷和猎人显然没太把比目鱼当一回事，比起抓鱼，喝酒对他们更加重要。

周五下班后，果园有免费的烤肉和酒水供应，这是漫长而单调的工作中聊以自慰的欢乐时光。4点半下班后，众人来到包装厂外面的空地上，烤架和酒桌已经就位。烧烤的食材是牛肉饼和香肠，大家随意取用土司和黄油，然后到鲍勃大叔那里取烤好的肉，油光闪闪的烤架嗞啦嗞啦地冒着青烟，我们用土司包裹着肉肠大吃特吃。啤酒、红酒、白酒、果汁一应俱全。

强尼大口灌着啤酒，神采奕奕地说：“这种做法值得国内的企业效而仿之！”

喝酒吃肉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圣诞老爷爷和猎人从来不会因为果园的招待结束就善罢甘休。他们回到布鲁克林峡谷里的房车基地，继续胡吃海喝。所以我很快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抓鱼了。

到了星期六，工厂休息，我正在家里消磨时光，屋子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正是高尔和布鲁斯这对好搭档。

“嗨，非，不好意思，昨天我们喝多了，所以没能去钓鱼……”

哼，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我今天把海水探照灯拿过来给你看看，对了，明天我们要去抓青口（Mussel），还有蛤蜊和皮皮（Pipi），要不要一起来啊？”

“远吗？”

“不远，就在斯蒂芬湾，你们到了找布鲁斯的蓝色皮卡车。”

第二天下雨，我和苏菲一商量，觉得高布二老大概还是会如约前往海滩，所以我们穿上雨衣出门了。海滩上布满了贝壳残片，但海滩看上去很有生气。我们先是去了抓青口的礁石区，涨潮已经开始了，礁石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密密麻麻的黑色贝壳，它们是未成年的小青口。无奈，我们沿着海岸线随意漫步，在朦胧的雨雾里，努力搜索圣诞老爷爷和猎人的踪影。苏菲首先发现了他们，两位老人正提着水桶，看来收获颇丰。看到我们，他俩连忙把水桶放在原地，折返回来。



◎烧烤时光



◎满是贝壳的海滩

海滩上有若干既宽且浅的褶皱，而我们的猎物就埋在里面。高尔和布鲁斯奋力开挖，不一会儿，我和苏菲的布兜就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贝壳。

“去我们的移动营地参观一下如何？”

我也正有此意，伊恩邀请我好多次了。

＞＞最酷最温馨的家园

这是布鲁克林峡谷里的一个房车营地，隶属于新西兰房车协会。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中饭时间，主人决定做海鲜煎饼款待我们。高尔的妻子珍妮是今天的厨师，我们先将捉来的蛤蜊放在一口大锅里，加入一点点水，大火蒸上几分钟，眼见所有的蛤蜊都张开了嘴巴，珍妮将面粉、啤酒和洋葱调和成面糊，加入蒸熟的蛤蜊，最后放入平底锅摊成煎饼！配上李子酱和辣酱油，色香味俱佳。

酒足饭饱后，我们参观了伊恩家的房车，伊恩让我站在卧室里，接着按下某个按钮，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只听耳边响起轰隆隆的声音，整个卧室竟然向内收缩，房间变小了！当时的我就像看到变形金刚一样，惊呆了。

“我们在路上时，就把房间缩进来，否则可得把整条路都给堵上了，哈哈。”伊恩解释道。

除了能够变形，房车内部的现代化程度，更是令曾做过电子产品的我都赞叹不已。全套的地暖系统，多管道水路系统，卫星天线接收装置。

“这车多少钱啊？”我问。

“房车是9.5万新西兰元，里面的装修花了2.5万新西兰元，加上3万新西兰元的拖车，一共15万新西兰元（折合大约75万人民币）。”

伊恩和妻子苏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来到莫图埃卡包苹果，6月份开始旅行，之后帮灌溉系统公司工作到10月，12月去克罗姆维尔的樱桃园打鸟，下一年的2月份再度北上，回到尼尔森地区。

他们年复一年在路上，每天窗外风景都不相同。他们把家安在每一片热爱的土地上，就像我们游牧的先民。

在房车的外壳上，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徽章。

“这是房车协会的标志，徽章中央的数字表示会员编号，从1952年的第一台房车开始算起，新西兰已经有4万多台房车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少。”

“也有年轻人吗？”

“年轻人好像很少。”

也是，这样的生活委实太过逍遥。有些生活，只能用来羡慕或者赞叹，而不是拿来模仿的。每个人都有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和心爱的人平凡地生活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回家，我就开始淘米，煮饭；苏菲洗菜，切菜，打蛋，去皮，我们一边做准备工作，一边谈论当天发生的趣事。我和苏菲很少站在一起工作，后来就一人楼上，一人楼下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谈资，我们就彼此安静地继续手上的动作，偶尔相视一笑，享受这无声的默契。5点半，米饭煮好了，厨房里充满了米香，闻着很有家的感觉。我们住的小屋真的很小，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厨房只有一个炉台，所以每次要等饭煮好了才能开始做菜。大概是因为在餐厅工作过的缘故，我一开始觉得这样做饭太浪费时间了，简直难以容忍。后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我们并不会做很多菜。通常到了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要重复第一天的菜了。有的时候，连着几天都吃一样的荤菜或者素菜。为了方便，第二天的午餐和前一天的晚餐是重复的。苏菲常常问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的回答是：“到晚上就知道了。”

颇有点无赖。好在她对吃的并不挑剔，我做饭也没有压力。如果不进城买菜的话，7点半我们就吃完了晚餐。然后一起出门，赶在天黑前去果园里散散步。

现在回想起来，那张干净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黄色灯光，餐桌对面有质感的布窗帘，琳琅满目的冰箱和橱柜，成了比晚餐味道更好的东西。对了，还有苏菲吃饭的样子。

有一天，我们正在房间里吃饭，望着窗外的二手跑车，我开玩笑地对苏菲说：“我们也算是有房有车了，在新西兰。”

这是自说自话，但我们的快乐却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家园。

该来的总归要来，我迎来了在苹果包装厂的最后一天。2011年4月1日，我在新西兰的工作彻底地结束了。和一些大伯大婶们拥抱告别的时候，我感到一点点惆怅。每一次告别都是这样，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仿佛再见是一个愉快的未知数，唯一的解永远是不安的期待。这一次的拥抱结束以后，我和新西兰也快要再见了，我总是很肯定地对每一个问我的人说，“我还会回来的”。这不单纯是因为我在这里留下了脚印，更多的是因为各种人事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在要走的时

候，我的心逐渐和新西兰的长空一样澄澈。这些不露痕迹的往事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我知道它们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故乡；这些短暂的缘分也足够聚集成透明的乡愁，当我站在远方眺望的时候，可以看见它们的样子。

苏菲曾经问我，在离开新西兰之前，有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我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会深深吸一口这里的空气。”

就连这样小小的贪心，其实也是徒劳。我带不走更多的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带走了很多东西，很多很多。

＞＞尾声

飞机掠过南岛，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飞去。舷窗外是无瑕的蓝天和积雪的群山，新西兰待我不薄，连我最后的遗憾——没有在冬天看过南岛风景——都可以释怀。

我读着苏菲写的信，一年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曾去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拜祭一位音乐家，他的墓碑上刻了一句话：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

我又想起了这句话。



◎再见，新西兰！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letter
版权页
引语
图
目录
自序 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但又不知道要什么
第1章 出发，用一年时间换珍贵的回忆
第2章 幸运地当上了农民
第3章 旅行是虚无缥缈的，但梦想不是
第4章 搭车这件事必须去做
第5章 最美的彩虹下，做最炼狱的工作
第6章 这辈子第一次进监狱
第7章 在韩国人开的日本餐厅里做中国厨师
第8章 “要回头，就趁现在”
第9章 生命还有无数种可能
第10章 终于找到了最赚钱的工作
第11章 没有信仰，就是流氓
第12章 一个月的环岛之旅
第13章 最惨的时候遇见友情
第14章 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